

雨的抒情

雨，好像是千万支魔指，好像是千万条琴弦，弹出了千变万化的声音。

春雨柔软，夏雨粗犷，秋雨苍凉，冬雨肃杀，因季节变化，情调各异。但是，雨色一样美丽，雨声一样动听。

在图画音乐和诗歌里，有许多描写雨的佳作。线条色彩和音乐旋律，空灵剔透。

轻细的雨花，像飘忽的雾，白茫茫的，轻吻着人的脸，微微觉着痒，又轻轻濡湿着衣裳。雨伞仿佛是风帆，在雨色蒙蒙中载浮载沉；也像一只只大翅膀，东南西北，无边无垠，因风四处飘航。

沉默的雨，无声胜有声；逗人的雨，真叫人喜悦。可以不必穿雨衣，在户外踯躅漫步，雨似蜜似酒，滋润着心灵。

——这梦幻似的雨，这奇异的雨，梦幻似地教人幻想。

记得杏花春雨的江南，雨点敲打着船篷，雨中也有梨花的幽香。记得西湖的夏雨，元气淋漓，满湖荷叶被打得笃笃地响。记得天目山的秋雨，重雾深锁，万木萧萧，撑天的松柏经雨洗涤，显得分外苍劲。记得富春江的冬雨，如泣如诉，两岸茅屋炊烟阴阴沉沉，像一幅染湿了的铅笔画。

细雨微风的夜，适宜读诗和散文。狂风暴雨的夜，则宜恐怖神怪小说。要不然，便邀几位知己，泡几杯浓茶，买一包花生米，点上一支洋烛，又当另有一番情趣。风雨更宜怀人，怀人常不寐；一声风一声雨，都似离人低诉。

那年夏天，和友人在春秋阁小坐。那时候，菱角已经成熟，莲池潭上，乡人驾着小船，忙于采摘；天空的白云，和水面的白鹭相映成趣。阵雨骤来，如万马奔腾；半屏山忽然不见了，只有密密的雨，密密地替莲池挂上了珠帘。阵雨里，那些采菱角的船，依然从容地游移摇荡，船上的人连蓑衣也不穿。

台湾南部雨量不多。尤其是高雄，灰土漫天；树枝树叶上厚墩墩地堆积着尘埃，经阵雨一淋，苍翠碧绿。雨后的寿山，妩媚地俯视默默的爱河；银鳞似的水波也被青青的山染绿了。

河堤上，那一排水泥柱上，那一排路灯的瓷罩，白玉球似地镶嵌在山水之间，依稀是西湖的景色。

（《意林》2010年07期）

揽活儿

吕金才

本地西屯镇上于副镇长的兄弟从地仙洞回到镇子上来了。

李怀德那长年耷拉的厚眼皮一睁黄河清地裂开了一条缝儿。“请！”他对侍立在他办公桌前的营销人员下了一字令。当晚，就在西屯镇上超豪华的集仙酒楼请了于副镇长的兄弟。

这于家老二在西南白云建筑集团干着设备处长的差事，地仙洞水电站的设备订货采购正归他管。人都说，李怀德的眼皮难得睁开，只要一开，就会有一个惊人之举。西屯电控厂这个国营厂的老少爷们儿可就都盼着销售处长李怀德一年多睁几回眼皮了。宴席一散，李怀德拜别于老二的当儿，大拇指捻了捻食指说，这个，我跟于镇长办，由他反馈给于处。李怀德是个钓鱼迷，深知诱饵的厉害。

西南边陲地仙洞地区，一个偌大的水电站已经在策划中静静地上马，李怀德的肉眸子是冲着近百万电控设备的订货睁开的。当他与于老二在桌面上斟酒布菜的当儿，他的眼皮又闭上了，好像是要将于老二说出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人物都关进他细细的眼缝似的。

当李怀德从华北腹地千里迢迢、满脸灰气、裤裆潮湿地日夜兼程坐了最便宜的火车来到地仙洞的时候，于家老早已下了飞机在地仙洞恭候他的大驾了。

下午三点多的光景，李怀德焕然一新，一身崭新的褶皱百囊的化纤西装，像儿时扎红领巾那样勒上一

条鲜红的化纤领带，掸了掸青布鞋上的尘土，按于家老二的授意对地仙洞水电站的设计单位进行拜访。当李怀德捧着于老二给的名片，找到设计处的当儿，项目总设计解国强正攀着设计处长张青的膀子密谋着什么。门开着，李怀德就立在设计处长的门口站等着，低声耳语的二人连眼皮都没抬一下，愣是半个来小时没拿正眼瞄一眼来人，其实于家老二早就打来电话告之他们一个耷拉着厚眼皮的北方人即将出现。

李怀德大有程门立雪的功夫，他知道于老二那样的业主代表至关重要，设计处这样的衙门更是不能得罪，他们掌握着设计选型的大权，从某种意义上讲，订货订谁的这个生杀予夺的权柄就攥在面前这两个目中无人的小王八崽子手里，站立着的李怀德终于从厚眼皮里挤出一丝凶光，他在心里骂街了。也终于张、解二人与李怀德的耷拉眼皮比赛结束了。

解国强蜡黄脸，鼻沟很深，与其说是跟李怀德握手，还不如说是用枯瘦的手指去硌李怀德一下就快速地抽回去了。张青硕大的肉头上泛着薄薄的油彩，李怀德握完他的手就生出摸了带皮生肉那手中腻腻的感觉来。张青叼上一根香烟，望了天说，“噢，是这样，这个项目我们准备跟业主一块招标，目前本省的香溪电控厂和你们西屯电控厂准备投标，最后还要于处长的部里来人拍板儿决定用谁的产品，我们主要看产品的技术性能、实物质量。”终于他的目光从窗外收回来，恰在此时李怀德的眼皮难能可贵地抬了一下与他进行了五分之一秒的对视。张青就以很柔和的声调说：“当然了，还要谈一些其他的具体问题。”李怀德心里说，小子，又跟俺钓鱼。他知道张青所说的其他具体问题是什么，就心照不宣地说：“好说，好说，具体问题咱们下来具体谈。”

李怀德耷拉着眼皮，像土地爷似的回到地仙宾馆去的路上，反复地思谋着张青那段淡而无味的谈话，品味着咀嚼着，最后择出一句“最后还要于处的部里来人拍板儿决定用谁的产品”这么一句话。最后李怀德的厚眼皮抬了起来，像重要文件结尾的主题词那样提炼出三个词来：于处、部里来人、拍板儿。噢，原来这于家老二跟我打了埋伏，他的尾巴后面还跟了条大鱼没游到我打的窝儿跟前哩。

其实，这于老二却是留着部里来人这条大鱼反过来做诱饵来钓他李怀德的，直到在这大厚眼皮只是在西屯镇上吝啬地捻了捻两个指头，而一点真格的还没见呢。

当李怀德回到地仙宾馆的时候，他的心底生发出一种钓鱼的人常有的焦躁，凭他的经验，于家老二也该向他投出诱饵了。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窗外，地仙洞地区的宾馆外一条将干的污水沟烤得臭气熏天。下火车李怀德费了吃奶的劲头找到这家地仙洞宾馆，其实充其量不过一间大车店，刚才进屋的时候，李怀德细细的眼缝曾经扩张了一下，因为一个肥硕的虱子正爬过阳光地带到枕缝中去了，眼下卖煎饼的车上楞敢装上“煎饼商城”的牌匾，这地仙宾馆就算不得名副其实了。李怀德看见虱子的时候心中格外高兴，因为只有有虱子的住处才便宜。小伙子石强那张菜色的枯脸总关在他的厚眼里不能出去。这位年轻的西屯电控厂的领导人胃里长出癌楞是挺着，那一天石强用干瘪的肚子抵着破办公桌角拒绝了班子的领导们做出的让他住院的决定，他悻悻地命令着李怀德：“医院我决不去住，你给我拿上这几万块钱的家底，有本事去兵分几路跑活儿回来，等有了活，有了钱，不光是我，余老头有脑溢血、孙大个儿换肾、李腊梅的乳腺癌，我们都一块去看。”一想到这老几位有今儿没明儿的黄脸，李怀德的肉眼子里就像拉开一条细缝的柑子皮里挤出几滴浓稠的汁水。终于，李怀德这个垂钓的老手熬不过于老二了，李怀德直奔大车店门口那受话口上沾满黑泥儿污垢且散发大蒜臭味的电话。他不能再跟于老二拿时间做赌注进行较量了。他觉得每耗费一秒钟都在消耗石强他们的生命。他终于拨通了于老二住处的电话，刚一问到部里来人的事情，于老二直言不讳地说道：“部里的技术负责人吗，我不但能给你搭桥，还能让他替你们西屯电控厂说话，不是咱于老二吹，西屯镇上咱老于家说了算，这地仙洞咱于家老二说了也算，只是你老李头得动点真格的啦，可甭从西屯镇放着小鸟不逮，追着俺到这地仙洞来唾沫沾家雀儿呀！”

李怀德便冲着电话笑没了眼缝，毕恭毕敬地说：

“瞧您怎么话儿说的，二爷，业务咨询费是不，不就是咨询费吗，二爷您吩咐。”

于家老二在听筒里压低声音就说：

“这笔买卖你打算拿走是下不来百分之三的提成呀！”

李怀德听了，吃惊而费力地睁开了眼缝，冲着散发着臭味的电话听筒呆呆地足足发了半分钟的愣，才猛醒过来抖抖地答道：

“百分之三就百分之三呗，只要是这活儿咱们能揽到手，全凭你二爷吩咐。”李怀德想，诱饵已下，钓大鱼的火候到了，便试探着，笑了递过话儿去，“二爷，咱们是不是还得对您那部里来人意思意思？”

于家老二便笑了从电话听筒里送来一张阳光灿烂的脸说：“意思是要意思，要不就该没意思啦，三百五百块打点一下点点卯就成，不过是个大要饭的，比方买个矿泉壶呀，电热水器啥的，肥水不流外人田嘛，只要你跟俺够意思，俺老二就是把百分之三的提成分给部里人百分之二也得把部里来人给你调理顺了，只要部里的技术负责人一拍板儿用你的产品，局面就会一边倒了。”

李怀德听说大鱼已快上钩，就有些把刚才咬着后槽牙喊出的话奔回收的意思，这个时候的李怀德的厚眼皮里又现出了石强、李腊梅他们的枯脸，百分之三就是几万块的回扣呀，这批活揽回去还不知有多大利，先捧出去百分之三，这够那几个病秧子全都住进医院的押金呀。真他娘的黑了心肝！李怀德这么想着，手里的电话就在发抖。于家老二听见了他的举动，一语让李怀德把心放回了肚子：

“木了不是，我是业主代表，快甭小家子气，羊毛可是出在羊身上哟。”

李怀德便笑得眼睛混同于脸上的皱纹了，说：

“二爷您真够亮爽，不让一家人吃亏。”李怀德说完这话的当儿，蓦地感觉到自己捡了便宜柴禾，他就不禁想起小时候从要饭的瞎子背后的饽饽兜里顺出一块干饽饽递到瞎子手里，瞎子便自唱自拉的光景。可蓦然觉得很不对劲，这不是赚国家吗，李怀德觉得国家就是那个瞎子，而他李怀德和那个于家老二都是很不光彩的，从瞎子饽饽兜里偷饽饽的偷儿，李怀德木然地手握听筒立在大车店门口。

这当儿，听筒里传来于家老二神秘兮兮的声音，李怀德被告之招标会明天下午一点召开。

当晚，李怀德的大厚眼皮竟然一宿没闭，并且没有一秒钟低垂下来，这是白天里人们不曾见过的景象。熟悉李怀德的人们若是瞧见这光景一定会认为是地震的前兆或是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了。一个人竟然可以有这样截然不同的神态，平日里眼睛一睁黄河清的李某人仿佛变成了前沿阵地上匍匐在地待命的战士，精神抖擞，他从破造革包里取出笔墨纸砚，用那杆当年干生产大队会计的秃笔头参加这场“现代”商战，连夜做出标书，在保证微利的前提下，他尽量压低了报价。因为李怀德早已打探到香溪电控厂也是来者不善，香溪电控厂厂长的哥哥就是承接地仙洞水电站设计的地仙设计院的总工白总，也就是解国强和张青的顶头上司。

招标会如期举行。李怀德陷进松软的沙发椅里，大厅里宁静极了，李怀德听见女人的高跟儿鞋击打楼梯的声音，一阵惘然的情绪袭击了他。

在桌面上，白总、部里的技术负责人、解国强、张青、于家老二像庄严的法官正襟危坐在李怀德的对面，与他坐在一排的却是他的对手们——香溪电控厂的总工和销售厂长。随着一阵清脆的鞋跟声，香溪电控厂漂亮的公关小姐落座了，就在她步入大厅的一刹那，李怀德细细的眼缝中冒出贼亮的光来，他看见公关小姐两只高耸的奶子有节奏地颤颤着。

首先是公关小姐特有的口才将香溪电控厂产品的技术先进性，实物质量的过硬进行了充分的阐述，而李怀德的中心论点是西屯电控厂产品的心脏件采用了与美国MP公司的合作技术，而要购买国外原装的设备达到同样的性能价格就要翻番地上涨，李怀德的广告词是买西控的产品等于用买造革夹克的钱买山羊皮袄穿。

庄严的“法官”大人们终于把李怀德逗笑了，在李怀德的眼里，“法官”大人们神情庄重，记录认真，但是就在他离席去会议厅门口的路上，他的厚眼皮上闪出的一束亮光扫描了“法官”们的桌面，哇，他惊讶地看到解国强和白总的记录纸上竟然各画了一个小王八崽子和一个光腚女人。在离开会议厅之前，李怀德将投标的价格封在牛皮纸档案袋里，郑重地交给了部里来人。

下午六点的光景，李怀德正忐忑不安地在大车店里像沾在糖葫芦上的苍蝇抖动翅膀一样焦急万端，电话铃声把他呼唤到大车店的门口去，电话是于家老二打来的，他只简单地交待了一句：“部里来人已经倾

向你了，我估计张、解就要出洞。”

果然，二十分钟以后，解国强打来了电话，现在他那讨好的声调已全然没有了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画小王八崽子的主设计看来是不会拜倒在香溪美女的大石榴裙下了，李怀德的右手一阵阵发烫、发抖，那光景仿佛正握定一柄在水中已经有大鱼上钩的鱼竿，他企盼着牢牢地钓住张、解，出现一面倒的局面。

解国强就说：“老李呀，我和张处替你说了不少的好话，我看这事有门儿。”李怀德便赶忙道谢，又热情洋溢地从电话听筒里塞过一个诱饵去：“解工，请多多指教，俺不便到你的大厅里去，能不能劳你跟张处的大驾，咱们具体谈谈具体问题。”解国强一听谈具体问题，便从电话听筒里反馈回几声干笑。

晚上，这一胖一瘦出现在李怀德居住的地仙宾馆，张处的胖脸上泛着薄薄的油彩，脸上堆满微笑，解国强鹰色鼻子的鼻窝儿里埋满了笑纹。张青堆坐在大炕上，是解国强在替他说话：

“老李呀，张处今天来是指点迷津的，说明白了，只要按着我划的道儿走你才能中标。给你说个透底的，你现在的报价略高于香溪厂，这可是经济情报哟，就凭这一条，你就该谢谢我们张处。”

见李怀德洗耳恭听他的下文，解国强就开门见山地说：“老李呀，当务之急是你得落点价，落这么一万二三的就行。”李怀德一听便跳起来说：“不中，不中，再落俺们就白开了。”

一直瞅着天花板的张青，此刻抛出了他的锦囊妙计，他插话道：“老李呀，可以进行一下‘技术处理’吧。”解国强就接言道：“我说老李，亏你还搞了几十年经营，怎么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呢，你可真木得可以。你先把价落下来，等中了标，我可以找些技术变更增加元件什么的茬口把价再给回上去吗，况且于老二那小子又不真懂什么技术嘛！”

李怀德一听顿开茅塞，又有些拿不准，就做出犹犹豫豫的样儿说：“要是落下来之后你不答应再给长上去咋办？”解国强便嗤之以鼻搭便车地说道：“我不是还有一部分码子在你老李的手心里捏着的么。”说到这儿，他瞅了一眼依旧望天儿的张青，那肉头竟后脑海长了眼睛一般地心领神会，起身道：“国强呀，我去方便方便，你跟老李谈一谈具体问题嘛。”张青一出屋，解国强便露出了真实的嘴脸，单刀直入地说：“老李呀，咱说点真格的吧，我跟张处劲都使到这个份儿上了，你给多少咨询费吧？”此时的李怀德的胸中，有一种抓住了老鼠而要信手把玩的快乐，他仿佛觉得就能主宰张、解为他卖力似的，他认为此刻焦急的不该是他而是张、解二人，这是干过农村会计的人特有的狡黠。他便避重就轻，故意把话头岔开去，谈了足有半个小时的闲白儿，反正此刻他的心里有了根，沉住了气，他认为解、张二人此刻已经成了回扣的奴隶，他觉得此刻他对于张、解二人的鄙视可以不动声色从容不迫地去宣泄了。他要一洗自己“程门立雪”的羞耻，他那厚厚的眼皮中泻出的一缕光亮是一种老于世故的机敏，又是一种愉快与狡黠融合的快乐。

四十分钟过去了。李怀德从窗子望出去，见张青一直也未出那茅厕，李怀德一直也未提回扣之事，李怀德知那茅厕中的个中滋味，李怀德想张处长此刻一定有劳大驾，双腿此刻一定连蹲带熏已经麻木了，他心里一振，终于心里说，这狗日的熬不住了，只见张青红头胀脸出了茅厕，走到屋中来迫不及待地发问：“国强呀，跟老李的具体问题谈得怎么样？”

李怀德便笑了说：“俺看这么办成不，明天俺就落价，等定板之后，国强贤弟提了技术变更，咱就具体问题谈得愈具体越好。”张青便悻悻地说：“你真是块老姜！”

翌日，招标会复会。李怀德与香溪电控厂的报价已在复会之初公布，结果是李怀德的报价低于香溪八千七百元。但是这丝毫说明不了什么，因为评委们各持己见，张、解与他们的白总意见不一，“水大不能漫过鸭子”，怎么能与上司针锋相对呢？所以他们的代言人只能是于家老二。于家老二的脸上一派胸有成竹的神色，因为于家老二的背后有部里来人的王牌。

于老二就朗声言道：“从业主的角度，我认为选西控厂的产品好，首先它是国有企业，原为全国知名的电控厂之一，具有很高的质量信誉，产品符合GB IEC标准，特别是心脏件选用了美国名牌元件，而且价格具有竞争优势。”

于家老二刚一落座，白总便蓦地站起。李怀德厚厚的肉眼皮旁的鱼纹丝现出了一丝笑意，他心下说，真他娘有钱能使鬼推磨哩，他们关心的根本不是两个企业的产品优劣而是咨询费揣进谁的腰包。白总堂而

皇之的替香溪厂说话了：“香溪厂虽说是乡镇企业，规模不比西控，但作为改革开放后迅速崛起的南方的企业的产品，技术水平早已超过西控。况且香溪距地仙洞不足千里，而西控厂不远万里，无论在运输、售后服务、安装指导诸方面都不能与香溪厂相比。从经济的角度，我建议使用香溪的产品。”

一个半小时的唇枪舌战之后，东北大汉的部里来人以他浓重的东北口音庄重地一锤定音：“西控是全国知名的电控企业，历史悠久，产品驰名全国；香控吗，也不错，迅速崛起，各具千秋。不过这一次项目也不是很大，我的意见是先给西控，二期工程我们将优先考虑香溪电控厂。如果认可我的话，请大家举手表个态。”

于是，评委席上，部里来人、张青、解国强、于家老二都举起神圣而洁白的手臂。

此时的白总目瞪口呆，双唇哆嗦，香溪电控厂的三位阁下悻悻地拍案而起，公关小姐的双颊亦淌下了晶莹的泪花，就连李怀德也瞅见了，胸中也不免升腾起一股悲壮之情……

就在昨天晚上，解国强孤单一入，跟李怀德谈妥了技术咨询费的比例：给于老二合同总造价的百分之三，给张青、解国强二人合同总造价的百分之三，而不能在设计处里声张，给张、解领导的设计处合同总造价的百分之三。这些费用，连同投标时做“技术处理”落下的一万二千元共八万七千元，将以技术变更为理由，一并加到业主的设备投资中去。这就要在适当的机会，在设计处众目睽睽之下，在于家老二的眼皮子底下，由李怀德做主角，由张、解做配角再演一场戏。那时节，在昏暗的灯光下，李怀德看见一群莫名的虫子正在分吃他中午掉在地上的一块饽饽。

第二天，地仙宾馆门外的土路边野花上的露珠还没晒干，李怀德便急急地上路，去找于家老二，不知啥由头，他的胸中袭上一种莫名的失落与怅然的情绪。但是，他仿佛看见小伙子石强面带微笑，黄脸上有些泛红的时候，又变得坚强而镇定了。

李怀德跟在于老二屁股后头，耷拉着眼皮走进设计处合署办公大厅的当儿，解国强早已坐在设计处张副处长对面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等待着他们的到来。李怀德陷进松软的沙发里还在颤悠的当儿，解国强便开始嘟囔了：

“老李，不行呀，因为总体设计不周密，还得技术变更，一、二次线都得增件，而且有的很贵！”

李怀德的厚眼皮蓦然灵巧地现出一条缝来，窥视着于老二，他准备着遭遇于家老二的强烈抗议，便试探着说：“增加元件不要紧，只要于处的业主方面同意追加款项就成。”可是他出乎意料地看到于老二竟是那般木然而悠闲地跌坐在沙发里，全没有为自己拿回扣时的冷峻。解国强便接了话头儿说：“技术变更也不花他于处的钱，只要变更好了，让他这个设备处长露脸升官比啥都强，是不？”于家老二便笑了说：“你解工要是长了毛比孙大圣都能呀！”解国强干笑了几声，便马上退了皮笑肉不笑的笑纹，郑重地说：“老李，给你个计算器，我报明细你摁个码子。”说罢，解国强便熔断器、避雷器地念了一大堆，李怀德便煞有介事地做出逐项往上累数字的样子，其实是胡摁一气。当解国强问他累加数的当儿，李怀德脱口便是八万七千五，说完了他就在心下自语，看业人要是学缺德，学起来还挺便当。

这当儿，一直坐在窗边望景儿的张青走过来，解国强就所追加款项单递了过去说请处座审核，张青就咧了大嘴笑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嘛。”李怀德就在心下说，可党和群众相信你们这两个小王八崽子可就犯了个大错！张青看了一眼他的副处长就对耷拉着厚眼皮的李怀德说：“老李，给我们设计处百分之三的咨询费可是一分不能少哟，我们当领导的不想与民争利，我这是为民请命呀！”

李怀德便诚恳地连连点点头说：“处长放心，咋能让咱们工程师白干呢？”说罢就把一份与设计处签定的百分之三的技术咨询费的协议书塞给了设计处的副处长说：“这是一个君子协定，俺老李拿人格担保。”

晚上，就在地仙宾馆的破院子里，李怀德买了一瓶劣质的烈酒独斟独酌，在这不停地斟酌中，他的厚眼皮不断地挣扎着，打算睁开，可是愈加沉重，几天来的一幕幕场景在他眼前轮番地呈现出来，他忽然发现自己原来是个很坏的人，如果不坏，那个坏水儿自个儿咋能兼收并蓄呢？可是一想起石强、李腊梅那几张枯黄的脸，想起西屯厂几个月没有拿到工资的师徒姐妹爷们儿就又觉得坏得有理了。他喝高了，他无声地哭了。地仙洞地区肥硕的蚊虫围着他纵情地歌唱，吸吮着他的血浆，老式电话机像自行车铃声一样的

电话铃声响了，他仿佛根本没有听见，是瘦骨嶙峋的看门人拎了他的脖领子牵了他去接的电话。电话是解国强打来的，李怀德从声音里甚至看到了他那猥琐的神态，他干笑几声后说道：“老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你们走后，我跟张处一商量，张处想他跟我每个人要百分之二的咨询费。”李怀德一听狠狠地拍死一只正在他胸脯上吸血的蚊虫，他实在是喝高了，嘴里竟不干不净起来道：“你他妈的还加，我他娘的没啥油水可榨啦！”

听筒里楞子半晌，接着又传来解国强一阵干笑，接着就是嬉皮笑脸的声音：“急了不是，急了不是，谁说要你的钱了，我跟张处商量一下，你不是给我俩百分之三，给处里百分之三吗，现在改成给处里百分之二，我们不就各拿百分之二了吗？”

李怀德一听竟小声自语着骂起街来：“这两个狗日的，真是狼一样的心肝！”

“老李，你说什么？”解国强仿佛听见了什么在听筒里问道，声音变得冰凉，把李怀德的酒吓醒了一半儿，但嘴里依旧悻悻地喊道：“那咋成，给你处里百分之三的协议都塞给你们副处长手里去了，总不能拉了屎又往回坐吧！”

“哎，老李，又木了不是，你可以找到我们处里来要回协议，就说你回去算了一夜细账，结果没有利润赔本赚吆喝了，再要求把给处里的咨询费降到百分之二不就师出有名啦？到时候张处是会给你撑腰的。”说完就挂上了电话。

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第二天李怀德心里骂着街就奔了设计处的合署办公大厅，按照解国强的主意行事。果然遭到设计处副处长强烈的反击，他冲着张青的屋子喊：“不行，咱们一道去找处长说说！”李怀德做出低声下气的样儿说：“副处，副处，协议在您这儿，给你撑腰可千万别捅到处座那儿去。”李怀德愈是不让他去找张青，他愈是喊着去找张处，李怀德那细细的眼缝中泻出一缕不易觉察的狡黠的微笑。

张青听见喊声走出屋来，副处长见了就怒气冲冲地喊道：“昨天定下的给全处百分之三的咨询费，今天就变到百分之二了，还拿我们搞设计的当回事吗？”

张青一听顿时黑了脸说：“不行，不行！我们帮你们拿下了项目，我们还得代表处里群众的利益，你们不能揩我们技术人员的这点清水汤，心可不能太黑了！”

李怀德一听气乐了，心里就说哪个狗日的才心黑呢。张处长七个不依八个不饶，直闹到快吃午饭，李怀德就说：“咱先到外边吃顿便饭，有啥事饭桌上说。”张青、副处长、解国强这才气哼哼地走进附近一个酒家里。吃饭的时候张青又是一阵狠狠地奚落：“老李呀，朝令夕改这不成了老娘们儿啦？把全处的百分之三降到百分之二，连我这个处长的平均奖也要有损失的。”李怀德心里骂着街，脸上却一脸苦相地说：“处长，高抬贵手，咱这是头一次合作，后边肯定还有项目，有情后补。要不，我真要赔本这批活儿啦！”张青望了半晌天儿，终于拍了副处长肩膀头一下，说：“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看咱们就让老李一步，下次有项目再找齐，至于全处百分之二咨询费如果太少，就不要考虑我们这个处长了，咱们做领导的不能与民争利嘛。”

当晚，李怀德舒舒服服地平身躺在炕上，上炕之前用温水擦净了身子，只待明天在合同上签字万事大吉，很快便进入梦乡鼾声大作，他梦见回程的时候自己躺上了硬卧，再也没有了来时坐硬座时的拥挤，没有水喝、厕所紧闭，裤裆湿臭，这一觉他睡到了翌日太阳高照。可是，就在过去的这个夜晚一件让李怀德震惊的事情已酿成了结果。

那时节，香溪的公关小姐走进了部里来人下榻的高级套间，这个年轻漂亮、装束上等的女人脸色苍白、有点气喘，像刚刚爬完一道陡楼梯似的。此行她的确下了空前的决心，并要求她的上级为她绝对保密。她不忍心看见香溪厂整整做了四年经营工作为之倾尽心血即将到口的肥肉，被北方来的那个笨拙而粗俗的大厚眼皮子夺走。她决计在最小的极限这内，施行一点女人的招数，从而扭转香溪厂的败局。

其实部里的技术负责人，倒是位比较老实的人，无奈这位东北大汉，已久未归家。当这位年轻而漂亮的公关小姐与他就电控行业发展趋势长时间攀谈后打开音乐邀他跳舞的时候，部里来人就有点儿神不守舍了，只是在他跳得大汗淋漓，面红耳热，刚刚挽了公关小姐跌坐到松软的沙发里去的时候，香溪厂的经营

厂长和总工出现了。部里的技术负责人是位口碑很好、平素注重舆论，且正有上升势头的干部，他对自己前程的高度负责是可想而知也是可以理解的。

正是因为这一可以理解的原因，当李怀德一觉醒来之后，他被设计院和业主告之，投标结果已被推翻，必须准备重新投标，新的中标结果当然是可以想见的了。那时节李怀德如惊弓之鸟，购买了最便宜的硬座火车票，准备开始他艰苦的旅程，他的眼前重又显现出石强、李腊梅、陈大个，一张张蜡黄的枯脸。

蓦然间，一个念头浮升起在他的心中，他感到自己此行太亏了，花了厂里的救命钱，而没有揽回一星半点的活计。他觉得自己实在是无颜对江东父老。他决计留下来做最后的挣扎，潜伏在地仙宾馆内，伺机反败为胜。他要密切注视随时可能出现的转机。

五天后的一个拂晓，部里来人隐约听见树林中的风声，他头靠着枕头，倾听着风声，这是这家松林宾馆的独到之处，松林发出回声，他品味着这别致的韵味。此时，他早已落入香溪小姐的情网，她酣睡于他的身旁。她的上司在以沉重的代价揽下首批合同之后已经开拔，而她被留在他的身边跟踪第二批项目。

借着微弱的灯光，他感到自己和她的肉体真是天壤之别。用脚一触便知，从她的小腿到大腿，象牙一般光滑，柔软的皮肤与自己老婆已萎缩的皮肉的触感不能同日而语，他无法逃脱这娇艳肉体的魅力。部里来人贪婪地深吸一口云烟，吐出来，烟雾向一旁飘去，他猛然感到房间有股微风穿过。他心头一惊，抬眼向纱门望去，纱门开了缝，他慌忙爬起来，打开壁灯，顿时明亮的光线洒满房间。推开开了缝的纱门，他惊讶地看见客厅房门洞开，他慌忙奔向衣橱，没有了，他的裤子，香溪小姐满是花蝴蝶的连衣裙，只有他的尼龙袜子和他的领带。他陷入了难堪的境地，身上一丝不挂就无法出门，现在连买件衬衣、内裤的钱都没有了。如果报案，作为被盗者就要说明自己的身份，他的脑子映现出各种情景：部里通报了这件事，上司恼怒的表情，同僚和下属们嘲笑的神情，他仿佛听到上司命他辞职的声音。眼前又仿佛出现了老婆哀嚎的情景。部里来人绞尽脑汁，终于像一个天才的案犯，找到了一条生路。这当儿，香溪小姐醒来了，部里来人惊魂未定地说：

“他娘的，小偷偷光了俺们的衣裳！”

香溪小姐一听慌了手脚，部里来人轻轻将她按下道：

“没关系，我已经有了办法。”

“可光着身子怎么出屋啊？”香溪小姐冷静了一点。

“我等到天一亮，就给西屯电控厂的李怀德打电话。昨天他还给我留了住处的电话，现在还没离开地仙洞呢，这个人为人憨厚，用着放心。”

“可他是我们的老对手，这不是授人以柄吗？”香溪小姐若有所思地说。

“没关系，”部里来人胸有成竹地说道，“整个地仙洞项目的合同让谁干我说了算，他要想揽后边的项目就不敢得罪我！”他望着香溪小姐，脸上现出得意的神态。

天一亮，部里来人取出笔记本，查到了李怀德的电话号码，拿起桌上的电话。“喂喂——”话筒里李怀德的声音，音质粗浊，仿佛救世菩萨的嘶哑之声，“喂喂，老李吗，我是部里的老齐。”

“啊，听出来了，听出来了，齐领导，您好，您现在在哪儿？”

“老李，我在小洞天松林宾馆呀。”

“好，那可是个好地方呀，是于处长给安排的吧？”

“不，不是的。”部里来人的额头上渗出汗珠子来，“实不相瞒，我，我被盗了，在这……就在这个松林宾馆呀。”

“被盗了，什么时候？”

“衣服全给偷光了，钱放在衣袋里也没了，老李呀，能不能拜托你给我捎套衣服来。”

“我明白了，领导，我立即找于处办这事。”对方一言即出，倒让部里来人不寒而栗。

“不，不，这件事我不想让我的下属部门知道。”

“那我替你找香溪电控厂的人好了？”

“不，不，他们都离开地仙洞了。只有求您了，老李，等二期工程招标我一定惦记着您！”

电话筒里传来李怀德憨憨的笑声。

“喂，喂——”部里来人瞟了一眼香溪小姐说：“实言相告，我还带了位小姐，能不能给她也捎几件衣裳来？”

话筒里忽然爆发出李怀德开心的大笑，他笑着说：“好吧，我去买一套衣裳，估计两个小时以后赶到您那里。”

挂上电话，部里来人想着李怀德那憨憨的笑声，心里安定了许多，这下总算能逃脱尴尬了，他望着披着睡衣的香溪小姐说，“两个小时后，李怀德送衣服来，来的时候，你到卫生间回避一下。”

二十分钟以后，忽然有人敲门，部里来人认为是打扫房间的服务小姐，便披上床单打开房门，蓦然间，他惊讶得面无血色，闯进来的竟是厚眼皮子李怀德，卫生间就设在房门旁，一时间香溪小姐无处藏身，脸胀得粉红，床单从肩脱落下来，部里来人慌忙替她扯住。

李怀德的眼缝中闪出狡黠的光来，他笑没了眼缝说：“齐领导，艳福不浅哟！”

五分钟以后，部里来人穿上了李怀德带来的浑身褶皱的化纤蓝裤褂，香溪小姐穿上了一身十几元就能买下来的红化纤球衣裤，而且紧裹腰身，捉襟见肘，乳峰高耸臀沟深陷。在她红脸跑进卫生间之后，部里来人拉住李怀德的手说：“老李呀，多亏您雪中送炭，帮我度难关呀！”

李怀德便憨笑了说：“齐领导，那么您怎样回报俺哩？”

部里来人犹豫了一下，但很快轻松而不以为然地说：“二期工程，二期工程我多做点工作，让你中标不就成了，只要老李对今天的事守口如瓶！”

不想李怀德毫无礼貌，反客为主地操起桌上的酒瓶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狠命地呷了一口，他的细眼缝中泻出一缕凶光来，边咂巴嘴边笑了说：“咱也品品洋酒。”

蓦地部里来人感到了来者不善——李怀德会偶尔露峥嵘。

果然，李怀德从容不迫地说：“二期工程？那可是远水不解近渴哟，要不是香溪用了美人计……”李怀德说到这儿，就停住了话头。

部里来人的额头渗出了冷汗，不曾想这大厚眼皮子并不厚道，就想起香溪小姐说授人以柄的话来便针尖对麦芒地说：“怎么，老李，想拿这把柄要挟俺吗？”

李怀德蓦然狠命地瞪了一下眼睛，那神态很艰巨也很凶恶很让部里来人毛骨悚然，冷笑了三声，道：“进这屋，俺可不是私闯民宅，这可是你部里大人请俺来的，剩下的事，看得见，看不见，说出去或是烂在肚里，那是俺自个的事。”

部里来人慌忙道：“依你怎办？”

李怀德狡黠地眨了眨细小的眼缝，干脆道：“这批活一家一半，俺就守口如瓶！”

望着站在自己对面肆无忌惮的李怀德，蓦地部里来人感到自己仿佛面对着一个恶魔，他无神地垂下了高贵的头，又无力地点了点头。

当李怀德完成了他艰难的旅程（他还是坐了硬座回到地仙洞，因为他为自己仅挽回了预期合同的一半而自责。）回到西屯电控厂的时候，无钱疗治的李腊梅已病死家中。

李怀德跌跌撞撞冲进李腊梅家的当儿，石强正和几十个职工把小院围得水泄不通。李腊梅平身躺在一张单人的光板床上，样子极安详，仿佛走累了长路而和衣入睡的旅人一般。她那下岗在家的丈夫龟缩在墙角里去了。李怀德看见石强头雁一般站在人群前面满脸悲戚。有人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大家谁也没有注意李怀德的出现。李怀德带着一脸泪痕。太阳忧郁而宁静地踌躇于空中，空中苍茫。浅黄色的光照有质感地在地面上跃动。李怀德看见李腊梅家篱笆牙咧嘴地仿佛冲他苦笑，李怀德就明白了人们把承揽叫揽活儿的一层深意了——揽活儿，揽活儿，揽来了活儿才能活。

又有人从人堆里发出一声叹息，李怀德就听见一声女人的细语声：“从她家柜里再翻翻，让李姐穿身好点的衣裳走吧！”蓦地，李怀德的心中便生出一个好主张。他提了旅行包走到老槐树下去，从中翻出一

件漂亮的连衣裙来，他犹豫了半晌，忽然觉得那裙子很脏，他像被烫了手似的把裙子丢进污水沟里。

那裙子确很漂亮，上面印满了花蝴蝶。

（责编：杨振关）

虎彪

张连亭

上 部

—

宣统三年 西历 (公元) 1911年 10月 10日 就在这“滚滚”的长江边 就在这“黄鹤一去不复返”的地方 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特大事件——武昌起义。在革命洪流的冲击下 封建大厦土崩瓦解。大清的文臣武将跑的跑，降的降。湖广总督瑞澄躲到上海；湖北提督张彪跑到天津……最可恶的是黎元洪 竟然卖主求荣 当起了“乱军”的督都。大清啊大清 你的臣子千千万 吃俸禄 领皇恩 竟没有一个忠勇刚烈之士吗？！

祁幼章 山西寿阳人氏 时任武昌知府从四品。别看他级不高权不重 可他有感恩之心 奋发之勇。他家三代为官 世受大清皇恩 眼看大势已去 自己无力回天 他要为大清殉情 他紧锁大门 先是双腿跪地 冲北朝拜。然后放火！火借风势 瞬间一片火海 女人和孩子的哭声 撕心裂肺！值此千钧一发之时 斜刺间冲出一个人来 此人姓张名虎，陕西米脂人氏 年方而立 是知府的马夫。他踹开大门 冲入火海 先抱出一个孩子 等他再想回去 就听“轰”的一声，房倒屋塌 再听四周 枪声大作 喊杀震天。张虎抱起孩子 翻身上马 落荒而去。

此时的武昌城 追兵、溃兵、散兵游勇 乱作一团。枪声炮声不绝于耳。

慌不择路 张虎策马，一直跑到江边 江对面的汉口也是火光冲天 枪炮声不断。真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了。孩子可是老爷唯一的命根子，一定得保住他 顺着江边 快马跑上了德北轮船公司的码头。码头上物品堆积如山 还停靠着几艘轮船 毫不迟疑 张虎扛着孩子 上了最大的那艘普鲁士号货轮 然后 下到船舱底下 藏了起来。惊魂刚定，又困又乏 不一会儿 俩人都睡着了。这一睡可不要紧 他们随着轮船周游了半个世界 半年以后才返回中国。

原来 武汉三镇同上海、天津一样 都是开埠城市 租界集中在汉口 各国领事馆建在武昌。战事一开 外国人着急了 他们一边同双方交涉，一边把能撤离的赶紧撤走。张虎上的那艘普鲁士号轮船已装满货物 正当他们熟睡之际 船开了 等船员发现他们 已经过了出海口了。德国船长不错 给张虎安排了临时差事。就这样 轮船到法国、上伦敦、回德意志……半年后 也就是民国元年四月中 满载货物的轮船 停靠在天津海河德租界亨宝轮船公司的码头上。此时的大清，“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了。

谁会想到 改朝换代竟然这么快，起义军仅三天就占领全武汉 祁知府的顶头上司瑞澄又跑到日本 不敢回来。4个月后 宣统皇帝退位 袁世凯当了民国大总统 轮船的大副是中国人 在归国的途中 他把这些都告诉给张虎。

一切希望都破灭了 他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痛哭了一场。看来 老爷一家算白死了 这3岁的孩子怎么办 谁来管？他给孩子起了新名字——祁家根。张虎打定主意 先在码头上打工 等攒够了钱再把孩子送回山西老家去。

二

当年 海河西岸从穆姆街 今琼州道 往上一直到福岛街 多伦道 全是外国地。其顺序为德、米（美）、英、佛（法）、日。自穆姆街往下才是中国地。最近的是小刘庄 再往南有杨庄子。小刘庄的萝卜举世闻名 当年天津卫流传一句谚语 萝卜就热茶 气的大夫满街爬。刘庄村南有座“挂甲寺” 当年香火很旺。张虎就在村北 紧靠德租界的海河边搭了窝棚 安顿了一个简单的家。

张虎当马夫同时也是知府的保镖。当保镖就得武艺高强 张虎就是 他常年习武 几乎风雨无阻 到天津后也是

如此。他在河边整出一片平地 做练武场 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练。他练的是八极拳。相传“八极”起源于武当 为道士所创 我国自古就有“文有太极安天下 武有八极定乾坤”的说法。可见，“八极”在武林中的地位。巧的是，旁边码头的一块空地上也有人练 是个外国人 大约三十五六年纪 还带着一条狗 是德国黑背 张虎认识 知府家里就有 是德国领事送的。这老外也是风雨无阻，每天来了先遛狗 然后练拳击。张虎练功很随意 有早有晚 怎么练也凭心气。可这老外不一样 每天每 准点来准时走 半个小时遛狗半个小时拳击 拳击也就那几个动作 永远不变。有一次 老外刚把狗撒开 就见从货垛下面窜出一只老鼠 后边有只猫紧追不舍。“黑背”一见猫来劲了 也来个紧追不舍 眨眼功夫没影了 无论老外怎么喊叫，“黑背”就是不回来。这时张虎刚到练武场 见老外急得蹦高 就吹了个口哨 真想不到，“黑背”快步跑回来 围着张虎转圈 摇头摆尾 还舔他的手。老外悻悻地走过来 面无表情地用生硬的中国话说了声“谢谢！”然后 把“黑背”拽走了。

由于头一天活累 第二天起得晚了点 天已大亮了 来到练武场 就见老外牵着狗直转圈，一副着急的样子。见到张虎 老外快步迎上来。

“内（你）们中国武术横号（很好）看 内练的横号沃向（我想）和内比试比试。”老外扬了扬手中的拳套。

张虎听愣了 这……这是哪一出？稍一琢磨 似乎有些明白 准是“黑背”惹的祸 老外不服气啦 想以此来挽回面子。

“别、别 还是你们的拳击好 您打得真好 我不行。”张虎一边说一边鞠躬。在官府当差当的 谦卑惯了。

老外笑了 很满足的样子，“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是中国兵法上讲的 中国人投降了 他还想啗巴两句。

“内们的武术纠斥 就是 花夹 架 子 中看不中用。”

一听这话 张虎的脸色变了 躬也不鞠啦 腰板挺了起来。

“是骡子是马咱遛遛吧”

“嘛叫刘 遛 骡子马”

“开始比试！”

“号 斥爷们儿！”老外扔过来一副拳套 张虎又扔了回去。

“呆 戴 止 别上 伤了受手，”

“我不用手。”

“沃知道 中国武术姜（讲）究用脚。”

“跟你也不用脚。”

“随内便。”老外先把“黑背”拴好 然后披挂整齐 喊了句“开始！”就拉开了架式。张虎却站立不动 双手架在胸前 像个看热闹的。

“八极”是以“头、肩、肘、手，胯、膝、足、尾”为八极。它讲究头要顶 颈要挺 彼不动 我不动 动则干脆、刚猛。发如炸雷 疾若闪电。挨帮挤靠 无处不到。虽然老外比张虎大个三五岁 可他块头大 又高又壮 是重量级选手。他一个直拳打过来 张虎一侧身躲过拳头 顺势将右脚插入老外两脚之间 再用右肩和大胯一撞 这招叫“贴身暴发 肩膀并用。”只见老外倒退几步坐在地上。

“黑背”冲着张虎狂叫 想挣脱锁链！

老外迷糊啦 不知怎么坐下的 他唯一清楚的是 对方真的没用手和脚 他站起来 竖起大拇指说：“号 再来 三局 亮 两 胜。”

这次老外谨慎了 围着张虎转圈 不轻易出手。

在中国比武有很多规矩 其中之一 同一对手比武 无论比几局 甚至几年后再比 胜者必须用同一招术 变换招术就算输。第二次张虎没用那么大劲 而且一把将老外拽住 没让他尊贵的臀部再受折磨。

老外服了 认输 给中国人道歉 并坚持把“黑背”送给张虎 还说这是缘分。

老外走了 无论“黑背”怎么叫 他头也不回。

张虎不想要老外的东西 可他还是决定把“黑背”留下 是为了家根。孩子喜欢狗 在家时就总拿“黑背”当马骑 如今你看 孩子还有嘛可玩儿的 唉 不能提了 眼泪又下来啦。

“黑背”的态度变了，不让任何人接近，而且不吃不喝，冲着老外走的方向狂叫不止。天黑时，张虎只得把它放开，“黑背”溜烟，没影了。

第二天早晨，老外没来，只有“黑背”自己在老地方卧着。张虎心里一紧：昨天那两下别再把老外撞坏了？他想去看看，并当面道歉。他向“黑背”打了声口哨，它很听话，在前面领路，顺着海滨街，（今台儿庄路）拐过汉堡街，（今温州道）再向右一转，来到一座大楼面前。这是座局部三层并带地下室的楼房，中间两扇大门，门左边钉着路牌，上面全是洋字码 Wilhelm Strbe 78（德文：威廉街78号，今解放南路）。门洞上方的外墙上，有用水泥做成的中国字——“德兴记”。进了大门，通过楼洞，可达后面的大院，真气派。大清早，洋行还没上班，值班的先生告诉张虎：“黑背”的主人汉斯也就是德兴洋行的老板，有急事回国了，一时半会儿回不来。

三

装卸在天津叫扛大个。可别小瞧它，光靠力气蛮干可不行，也需要技术和窍门。张虎就吃亏了，只想多挣钱了，忙中出错，把脚砸了。虽说落不了残疾，可伤筋动骨一百天，这几个月别说挣钱了，还要搭上药费。唉，难哪。

即使受了伤，他也闲不住，每天拄着拐棍，带着家根到码头去等。卸洋面有袋子破的，他们就把漏在地上的面扫起来。不干重活就不吃干粮，用洋面熬糊糊喝，味道还真不赖。那天正喝到半截，就听码头上吵架，他端着碗去看热闹，就见一个老外和一位戴金丝眼镜的中国人在吵，吵得脸红脖子粗。俩人都讲洋话，听不懂。问工友，原来那中国人是德兴洋行的襄理，他们的货物装上船时才发现，货箱上的扉子贴错了。等了半天才把正确的扉子拿来，可又没法贴，没有糨子。那位轮船公司的调度火啦，这德国人最遵守时间，差一分也不行。不等啦，要把他们的货卸下来。很明显，是货主缺理，看来他们要倒霉了，等下一趟轮船得一月以后，延期交货，对方要索赔的。听完，张虎拖着伤脚挤过去，举着饭碗对襄理说：“先生，您看这个能用吗？”襄理先是愣了一下，而后迟疑地接过碗，用手指戳了一下，用最快的速度往箱子上抹，把扉子贴上。

“行，挺好。还有吗？”

“有。”张虎把锅里剩的糊糊全端了来……

当天傍晚，一辆四轮胶皮马车停在张虎的窝棚前。是眼镜襄理，他给张虎送来10袋米利坚洋面，每袋22公斤，还有一口大号的铝制洋锅。

乐得张虎嘴都合不拢了。“有一袋两袋的就够我们吃一阵了，用不了那么多。”

襄理：“不是光吃的，一半是给你们报的酬，另一半给我们打糨子。”他把大锅交给张虎。“咱们讲好，每3天送一次，一次50瓶；热天每天送一次，一次20瓶。明天我把瓶子给你送来，后天开始送货。”

这真是天上飞来的财神。张虎的欢喜劲还用说吗？他们说定，先试干俩月，到时干不干都无所谓啦，因为张虎的脚肯定痊愈了。

第二天一早，瓶子就送来了，那可不是空瓶子，而是满装的罐头。有鱼、肉和水果的。送货人转达了襄理的指示：食品是过期变质的，千万别吃。瓶子要刷洗干净，再给两袋洋面做工钱。

不让吃，谁听他的？咱穷人的肚子可没那么金贵。打开瓶子，里面的东西一点没坏，这下张虎可解馋啦。这么多俩人哪吃得哇，把打鱼的、种萝卜的都喊来，一家两箱，瓶子千万别碰了，涮得干干净净的，快点送回来。

吃洋罐头不要钱，这下炸窝了。小刘庄全村，家家户户，只要送瓶子的马车一到，全庄出动，搬的搬，扛的扛，比出皇会还热闹。自然，张虎也成了当地的名人，他告别了憋气漏风的破窝棚，住进了庄子里的农家小院儿。

两个月眨眼就过去了，襄理很满意，不但准时按量，质量还相当好。往常自己干，今天张三，明天李四，不是稀就是糨，还尽是疙瘩，太耽误事。那一回，小难题差点惹出大麻烦。这下好了，襄理向张虎建议，成立公司，扩大经营。他掰开揉碎跟张虎讲，光一个威廉街就有洋行十几家。再往上走，维多利亚道、大佛国路，各国洋行有上百家，像怡和、太古、大昌等洋行的规模都比德兴大，还有河对面的俄租界、义租界等，糨糊的用量很大，目前这方面的生产还是空白，所以，前景广阔。可不论怎么说，张虎也听不进去，他只想攒够了钱回家。对发财当老板没有兴趣。也难怪，当年的中国人很迷信，他们信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张虎更是信命。最后商谈的结果，成立公司，张虎只负责生

产和运输 其余诸如投资、经营、和工部局联络等 全由襄理负责。张虎除了领取固定工资外 还享有百分之十的股份。由于他没投资 只能称作干股。

襄理姓高名庆 祖籍天津芦庄子 和张虎同庚 现家住城里的王十二胡同。他 18岁进洋行 后又到国外闯荡 归国后即进德兴洋行 从普通职员到襄理已干了七八年了。

民国元年也就是西历 1912年 12月 中国第一家专门生产糴糊的股份公司正式成立，地点在海滨街 51号。注册商标“虎牌”。起初 糴糊公司虽然规模不大，投资不多 可它当时也算垄断企业 用老百姓话讲，蝎子粑粑——毒 独 一份儿。由于没有竞争 所以它的利润很高 发展很快。一年后 张虎将分得的红利 2000大洋投资入股 他成了正式股东。还在鲁尔街（今台北路）买了房子，成了天津德国租界地的正式居民。

四

有钱了 也轻闲啦 张虎开始考虑家根的问题了。民国三年清明节前 他们来到山西寿阳，一下车 张虎的心全凉了 这地方太穷了 荒凉一片。家根的爷爷奶奶全不在了 知府的大哥是家根唯一的亲人。大哥也在朝为官 大清垮台后赋闲在家 坐吃山空 而且他有三个老婆，一群孩子 生活艰难。大哥非常愿意 将家根正式过继给张虎。而张虎一再坚持 祁家根 改名不改姓。

由张虎操持 在祁家祖坟给知府立了石碑 建了空坟 还做了道场。张虎在坟前发誓 一定将家根扶养成人 以续祁家香火。

待一切停当后 张虎带着“儿子”祁家根回到天津。

这一个来回将近两个月 公司已有了变化。襄理以 200大洋的月薪聘请了一位化学专家 他搞出了一种高级糴糊 取名“家猫” 其主要用料为糯米 并加了防腐剂、香料等。“家猫”由于价格问题 销售不佳。本来吗 虎牌用的顺手 买着实惠 正应了那句话 先入为主。张虎更认为 这是多此一举。果然 年终算账 虎牌的盈利全贴给“家猫”了 红利一分没有。张虎坚决主张辞退专家 扔掉“家猫” 襄理不干。他看说服不了张虎 只得提议，“家猫”由他独家经营 虎牌全给张虎。

说定！

老产品 老客户 张虎轻车熟路 顺风顺水 头一个月纯赚大洋 200；第二月 250；第三个月……坏啦 销量直线下降 按毛利算还不及上月的一半。原来 市面上又出现了一种龙牌糴糊 它的质量、包装和虎牌完全一样 而价格却是虎牌的一半。据查 还有一种无牌无证的糴糊 价格更低 这种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产品 谁都能做 以后会更多。

“家猫”走高端市场 特意增加小包装，开始挨家白送。“家猫”香味迷人 又无腐臭变质之忧 很受白领欢迎 写字楼里 办公桌上摆的全是“家猫”。“家猫”跨出津门行销全国。一年后 虎牌销声匿迹 张虎关门歇业。而“家猫”却在更新设备 扩大生产 并准备杀向海外。

张虎从不认为自己有错 他说这就是命，“命中七两 难求半斤。”他就是喂马扛大个的料。他又打定主意 再回码头 等挣够了钱 回老家种地。

张虎又回到码头。

码头就是随便走随便来的吗？当然不是。装卸搬倒旧称脚行 脚行的老板叫把头 他们各占一段 自吃一方 互不干扰 毫不相干。脚行为嘛能站住脚 凭的也是信誉 头一条不能误点。为了不误点就要养一批人 这是把头的基本力量 我们暂且叫他员工。没活时也养着 养多了受不了 因此 员工的数量有限 活忙时就招一些零散人员 那叫打游飞的。员工没活时老板管吃管住 但没有工钱 员工因公造成的伤、病、损、毁老板都要管一部分 但不能打游飞。打游飞 顾名思义 哪有活往哪去 哪给钱多就往哪去。

第二条不能损物。上下搬倒难免磕碰 一旦货物破损 老板要在第一时间进行赔偿 从不矫情，然后再追究责任。要是员工就只赔货值的一部分。游飞可就惨了 要加倍甚至几倍。所以 要图稳就当员工 想挣钱多 不怕冒风险就打游飞。张虎始终在打游飞，在亨宝码头干了两天就没活了 他又来到英租界的怡和码头。

这一天是卸货 箱子不大 也就 30来斤 上面贴着高脚杯图样 那是小心轻放的标志。箱子轻大家就走得快。扛

大个有窍门 上船要快 下船要稳 张虎一没经验 再加挣钱心切 他扛着箱子借着跳板的下坡溜小跑 不料和前面的“大个”撞上了 箱子摔破 人也撞伤，要赔 加倍赔！那是贵重药品 货主做价 200，把头发话 不交钱可以 卸胳膊断腿任他选 这是脚行的规矩。

张虎自觉理亏，狠心 把增延胡同的小套间卖喽。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无债一身轻 他重新回到河边 搭起了窝棚 张虎来天津三年多，一切又回到原点。

五

民国四年 世界大战已打了一年 了 洋行的业务量急剧下降 码头上的活更少 连员工都歇菜了 何况游飞呢 张虎饥寒交迫 自己还扛得住 可孩子怎么办 万般无奈 横下一条心 拉开半张脸 正像那句老话说的 上山打虎易 开口求人难。

张虎来到威廉大街上的德兴洋行。看门的老头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 鄙夷不屑。“ 怎嘛咋 你.....你找老板？你.....有嘛四 事 ）？”

“ 想找活干。张虎的脸憋得通红。

“ 你做梦娶媳妇 竟想好四啦 都嘛司 时 候儿啦 连我都快没饭则 辙 啦 你还.....甭似 真是)素林匹 树林子)大 嘛鸟都有。 ” 老头从门房里出来 往外推张虎：“ 快走！一会儿巡捕 捕 来了把你逮走！”

张虎进退两难 正在僵持 忽听汽车喇叭响 老头“ 激凌 ” 一下，一把将张虎搡出去 然后 毕恭毕敬 笔管儿条直，叠肚低头 大气都不喘。汽车在张虎身边猛的停下 车门一开，“ 黑背 ” 先蹿出来 围着张虎摇头摆尾。汉斯下车，一厢情愿地和张虎热烈拥抱。

“ 匠 张)内到哪里去了？！”

张虎指着河边的方向说：“ 我.....还在那。 ”

“ 号 号 沃现在有斥要办 万厂 晚上)6点 沃派人去接内。一定！” 老板又同老头嘀咕了两句 然后上车走人。

“ 介（这）位爷 匿（你）了先等会儿啊。 ” 说完 老头跑进院子抱出一只小“ 黑背儿 ” 交给张虎。“ 汉老板交待 叫匿了务必搜 收 下。 ”

张虎接过小狗 冲老头鞠了俩躬。“ 谢谢，谢谢！” 然后转身而去。

老头望着张虎的背影 老半天冒出一句：“ 介事儿 还甭邪性！”

准时，一辆德国大众的“ 甲壳虫 ”把张虎爷俩接到海滨街 16号。这是一幢德国巴伐利亚风格的两层建筑 高贵、奢华 令人望而却步。院子很大 足有百米见方 院中央的喷水池里养着各色金鱼 四周姹紫嫣红 假山奇石 有如仙境。这就是汉斯的家。

“ 甲壳虫 ” 直接开到楼门口。进得门来 张虎“ 扑通 ” 一声 跪下了 并把家根拉过来 让他也跪下，一边磕头一边说：“ 感谢船长搭救之恩！”

这船长就是载着张虎爷俩周游了半个地球的普鲁士号货轮的船长 今天也在汉斯家里做客。船长慌忙将张虎爷俩扶起，一边的汉斯却成了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船长同他滴了嘟噜说了半天 而后 汉斯冲张虎单腿跪下 双手抱拳 说：

“ 号汉 请受沃一拜！” 这哪是洋行老板 俨然一位中世纪的骑士。

汉斯为何请张虎 原来他儿子来了。德国开战 学校停课 汉斯叫儿子到中国来上学 德华学堂的教育质量不比欧洲差。请张虎是叫他做儿子的武术教练，以张虎眼前的境况 当然求之不得。他们说定 张虎早晚当教练 白天干杂活 夜里在洋行值班 洋行管吃管住 每天再给几块零花。家根马上就到入学年龄了 先上德华学堂的学前班 接着小学、中学。大学到欧洲 让他接受中西两方的教育 争取叫他超过亲爹。

汉斯说：“ 沃全包了 沃也要当一会 回 号汉！”

六

汉斯的全名是 海德里希 冯 汉斯。可别小看这“冯”字 德国人只要名字中有“冯”那就是贵族。板上钉钉！您一定知道乐圣贝多芬吧 最初我们翻译他的全名是 路德维希 冯 贝多芬。结果人家提出抗议 贝多芬出身贫民，父亲是普通乐手 和贵族不沾边。后来把“冯”改译成“范”或“凡”这才了事。

欧洲的贵族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一样 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汉斯家祖辈世袭伯爵。

要讲冯 汉斯和天津的渊源 就得先说一下德璀琳。德璀琳是英籍德国人 19世纪 60年代他就来到天津 鼎盛时期他有三大职务 天津海关总税务司、英租界工部局董事长、李鸿章的国策顾问。说实话 德璀琳给中国人办了不少好事 更给李鸿章解了不少烦忧 深得李的信任和依赖。可德璀琳有一大欠缺 他不懂军事。李鸿章要强军 要建北洋海军 德璀琳就把自己朋友的儿子 德国海军少校冯 汉纳根推荐出来。汉纳根为何人 他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外甥 也是汉斯的姨表哥 他先在北洋海军当顾问 后又在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做总教习。新军需要新式武器 计划从德国进口 汉纳根不便出头 就把表弟汉斯招到天津 德兴洋行就此开张。当年 北洋军在国内所向披靡 袁世凯藉此当上民国大总统 汉家兄弟功不可没。试想 德兴洋行在天津卫那不是脚面水儿——平趟吗。因此 短短十几年 德兴就发展成能和“怡和”、“太古”等老牌英国洋行相抗衡的大公司了。当汉斯和张虎“遛骡子马”之时 那是“德兴”最鼎盛时期。各国租界地都有他的房产 德华银行 德华学堂甚至连利顺德饭店、起士林餐厅都有他的股份。

可是 好景不长 民国 3年 世界大战爆发。当然 业务量急剧下降是所有商家都要面对的 而德国是大战的参与者 冯 汉斯又是德皇的亲贵 他所担当的责任与义务是与众不同的。因此 他的不动产像切豆腐块一样，一块一块地换成黄金 变作马克 有的无偿捐献 有的买了公债。眼下 只剩下洋行大楼和 16号别墅 还有尚未竣工的光陆影院 解放后曾改名莫斯科影院 20世纪 60年代后又改为北京影院 了。原先“德兴”有五大业务部 而如今 进口部开战之初就名存实亡了；瓷杂部也瘫痪了；轮船房产部更别提 不仅所属房地产已变卖殆尽 艘货轮也被德国政府征用了；金属矿产部也半死不活 只有畜产品部的业务蒸蒸日上。在德国 畜产品是战略物资 而中国又有极丰富的货源。不只德国 其他交战国也在中国抢购各种战略物资。

正应了那句话，瘦死骆驼比马大。尽管如此 汉斯拔根汗毛也要比张虎的腰粗 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 那段时间张虎活得很滋润 孩子不用操心 吃住不再发愁。真是 干督军当知府有什么好 东奔西走还要把命搭上。张虎这才真切感觉 当普通百姓 过平常生活是多么舒坦。知足者长乐！

洋行中午管饭 汉斯和几个高级白领都到起士林去吃。

要说天津的起士林 那可是世界闻名的西餐厅 现如今开封道的地址是解放后搬过来的。19世纪末初创时地点在法租界的大法国路。20世纪初又搬到威廉街 67号 就在德兴记的斜对过 方便。周日 汉斯父子请张虎爷俩吃西餐。

起士林楼上 3号是洋行的常年包间 进屋落座 家根很高兴 而张虎却直皱眉头 牛排只咬了一下 沙拉仅尝了半口就罢吃了。汉斯问：

“内想吃嘛？”

“嘎巴菜。”

“哪里有？”

“河对面。”

“号。”汉斯把服务生叫来 给他一块鹰洋 嘱他快去快回。

待服务生回来 别人已经吃完了。两大碗嘎巴菜 10个烧饼 张虎狼吞虎咽 风卷残云。

见张虎吃得如此香美汉斯也想尝尝。张虎答应 明天带他到现场亲身体验。

第二天中午 一只小渔船把他们俩带到河对面的天妃码头。码头的东南面是小孙庄 从码头往东北约一公里就是大直沽。大直沽最醒目的建筑是西口的天妃宫 宫后面有一条 100多米长仅 3米左右宽的胡同 胡同南边是高墙深院 北面是平房矮屋 胡同过去是一片空场 和汉斯家的院子一样大 空场中央竖立一棵两丈多高的旗杆，这就是大直沽的中心。空场北边依次为理发店、说书场、鞋帽铺、澡堂子、诊所；对面和南边除了小饭馆就是大商店，百货、粮油、土产、医药、海鲜水产牛羊肉等等 应有尽有。而最多的是卖酒的，大直沽有十几个酒厂 像同兴涌、

直沽高粮等中外驰名。

汉斯不仅品尝了马记嘎巴菜和前台儿的油酥烧饼，还参拜了天妃宫和药王庙，真是不虚此行。汉斯决定每周至少吃一次嘎巴菜。

七

中秋节一过就到了畜产品收购的旺季。洋行的人一多半出门儿了，大楼里显得很冷清。

“德兴”的畜产品有四大项：牛皮、羊毛、猪鬃、马尾。收购基地一南一北全在直隶境内。北面是和蒙古交界的张家口；南边是临近河南和山西交界的邢台。

几天后，畜产部的刘经理风风火火地回来了。邢台那边出问题了，货收不上来。据调查，是上海一家日本洋行出高价撬货。汉斯一听，火冒三丈！

“赶快回去，他出多少，沃出多少，不管花多少钱，一定把货收回来！！”

张虎正在扫院子，气急败坏的汉斯拽住他。

“匠，赶快套车，内送刘经理，快走，沃随后就到。”

那时的电报电话刚传入中国，可只限大城市，边远地区的信息相当闭塞。刘经理报完信，紧跟往回返，天津到邢台，坐马车，尽管马不停蹄地快走，一个来回七八天也过去了。晚啦，货全被人家收了。汉斯暴跳如雷！这是责任，也是义务，他和德国政府有合同，必须保证战略物资的供给。可生米已成熟饭，只能面对现实。南边不亮，看北边能否挽回损失。汉斯安排他和刘经理直接去张家口，张虎自己回家。

张虎赶车早晨出发，晌午到达赞皇县城。见城门楼插着“国旗”，他恍然大悟，今天是“双十”节，那明天就是老爷的祭日。再一扫听，从赞皇到寿阳才百十里路，他决定去一趟。先找了个大车店卸车解套，然后骑马飞奔，太阳没落山就到了。先到老爷坟上烧纸，后到祁府拜访，他把家根的近况向大爷做了汇报。当讲到来邢台的遭遇后，祁大爷沉思了一会儿，说：

“我当县令时，曾断过类案。有奸商许以厚利，实为骗局，最终他销声匿迹，到头百姓遭殃。正巧，现任邢台县长乃老朽之学子，也是乡党，我与之修书一封，看能否峰回路转。”

能有一线希望，张虎心急如焚，他连夜赶回邢台，在第一时间将书信交给县长。县长立刻派人彻查，结果正如祁爷所料，奸商买通地方小吏，货收了钱没付。现货物全部集中在邢台货栈，正准备发运。县长下令，货物暂扣，限期三天将钱款交齐，否则全部没收！

哪有什么钱款，奸商怕吃官司，早已无影无踪。县长仁义，又等了三天，第七天，货物装车，发往天津。

五天后，货物到达天津，在海滨街德兴洋行的仓库门外，百十辆大车一字拉开，那气势，蔚为壮观！这壮丽的景观，一直保留了三天，为嘛？汉斯老板还没回来，他不在，钱款问题就解决不了。这回是县政府师爷押运，还有管账、司称，好几位。县长一再叮嘱，不见兔子不撒鹰。

此时的汉斯正在回家的路上，当然，他对家里的事情一无所知。这次，他不但到了张家口，还去了多伦和乌兰察布，结果收效甚微。因为季节已过，能收的全被别人收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他无法向政府交代，他们的士兵将要光着脚打仗，他们的枪炮也要……汉斯不知如何是好，一路垂头丧气。你想，在这种状况下，汉斯到家见此奇观，能是嘛表现？他先是大吃一惊，后又不敢相信，最后欣喜若狂，他把张虎抱起来，好一通旋转，他开了一张1万元的现金支票交给张虎。

“匠！匠爷，匠教练，沃要感谢内，沃要报告政府，授予内勋章！”

只是跑跑腿而已。用知府老爷的话讲，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最后，汉斯用200大洋将张虎的原住房赎回来，这才了事儿。

汉斯老板给财务部下达指示，从即日起，大洋10万以下，张虎有权支配。

八

新年过后汉斯还真拿回一枚勋章 是铁十字勋章 这是战争期间德国政府对有功人员的最高奖赏。同时 他还接到一封公文。

此时已到民国六年 也就是公元 1917年。战争打了三年啦 德国的兵源日趋紧张 服兵役的年龄上限从 20岁逐步扩大到 40岁 退役军官不足 50岁 含 50岁 的 全部返回部队 因此 海德里西 冯 汉斯和表哥冯 汉纳根同时接到应征的公文。

第二天早晨的船票。头天晚上 汉斯在起士林举行告别宴会 德兴记的全体同仁一个不落，张虎应邀坐在汉斯身边。

张虎对老板的座次安排并没留意 他就是想不通 人和人为什么要打仗 自己就和捻军打过 和义和团打过 为此还多次负伤。眼下 自己的朋友 又是东家 更是莫逆之交的汉斯 都 40岁的中年人了 也要去打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百思不得其解 酒入愁肠 人家敬也喝 不敬也喝 菜也不愿吃 空肚子喝酒 宴会开始不久 他就醉得不省人事了，后面发生的事 一概不知。

转天 太阳都老高了 他被砸醒 是畜产部的刘经理 请他在提款单上签字。张虎愣了 傻了 以为还在做梦。刘经理把昨天宴会的后半段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张虎丝毫不信 他去找高襄理 襄理还没等他发问就先发制人。

“ 哎呀 张董 好多事等着安排呢 您睡得还真踏实。 ”

张虎这才感觉到 似乎是有什么事。襄理又把刘经理讲的重复一遍 汉斯老板宣布 他走后 洋行的一切事宜都由您负责 您是他的全权代表 还要我们全力维护您 守好自己的岗位。他还说 战争就要结束了 他很快就会回来。当时您还满口答应 好 好 一定！

“ 哎呦 这叫什么事 我哪有这能耐 这不要我命吗？！ ” 张虎急得要哭。这才想起 前天 他和汉斯最后去了一趟大直沽 在沽上酒家 俩人推杯换盏 酒酣之时 汉斯问起他的家庭情况 他回答 自己是弟兄七个 父母双亡 由于打仗受伤 待结婚之时才发现 自己已失去生育能力.....汉斯保证 以后送他到德国去治疗 准能治好 再组建家庭。汉斯说了很多 张虎不管听清听不清 都点头称是 这是毛病 他的酒稍微一高 这耳朵和大脑就都不管用了。太耽误事啦！

现在 木已成舟 昨天 老板就给各部门下了正式文件 并在领事馆和工部局都备了案。

襄理一再宽慰张虎。“ 您的为人和壮举我们都亲眼得见 大家一定维护您 再说 老板讲得有道理 战争快结束了 用不了多久您就解脱了。 ”

“ 谢天谢地 快别打啦！ ” 张虎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稍微松了口气。“ 眼下 一切都听你的 你说说该怎么做？ ”

“ 很简单 按部就班 所有业务不扩大也不调整 各司其职 各守门户，以不变应万变。 ” 襄理胸有成竹。

张虎一拍大腿 说：“ 好 还是你们这些识文断字的 这下好了 我心里的石头落地啦。 ”

襄理递过一包东西 里面有大印、图章 还有老板办公室和家的钥匙。张虎没接 他说：我没本事挣钱 咱可以给他省钱。车和房子该停的停 能租的租 你看行吗？“

襄理回答：“ 行 您做主。要是这样 那人员也可以减，至少能减掉三分之一。 ”

张虎急忙回应：“ 这得慎重 咱可不能让人家丢了饭碗。 ”

“ 丢不了。 ” 襄理似乎早有安排。“ 光陆影院筹备开业 那正需要人。 ”

“ 太好了！ ” 张虎紧皱的眉头完全舒展了。

半个月后 一切就绪。花园别墅租给英国富商波尔顿 年租金两万大洋；光陆影院试开业 人员全部到位 买卖还算不错。这样一算 多挣少花 今年预计要比去年增加盈利百分之五十。大大超出预料 皆大欢喜！

德兴记有个传统 每周都要开一次经理碰头会 汉斯走后也不例外。在会上 刘经理提出 畜产品收购今年要早动手 资金更应提早到位 最好提前预付。

也难怪 刘经理是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绳。不过 他提的有道理 高襄理当即表示同意 张虎拍板 襄理发令 财务部马上拨款 畜产部人员尽快出发。

第一次世界大战 欧美强国全被卷入战争 战事越来越紧 人员死伤无数 及时行乐就成了有些人的信条。租界里 富豪大亨们醉生梦死 因此 餐饮娱乐业异常火爆。可以讲 民国 6年的天津 9国租界 就数德租界的威廉街最热闹。您看 起士林和光陆影院是齐对门 旁边还有豪华典雅的德国俱乐部。光陆不光放电影 它楼上有舞厅 楼下带商场 它同起士林配套 真是吃喝玩乐一条龙了。当时 卓别林的电影最受欢迎，一票难求 电影带动舞厅 舞厅带动商场 灯红酒绿 车水马龙 日夜不宁。试想 那金钱银币全部滔滔不断地流入德兴记的大楼！这财富来的 让所有人都措手不及。

下 部

—

在头天晚上的庆祝活动中，张虎又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上午他被惊醒。可不得了了，院里院外全是警察和穿官服的人员，他们把所有人都轰出门外，所有的大小门窗都贴上封条，大门外还有一张醒目的“布告”——

中国已经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现政府决定，驱逐所有德国侨民、商人、及政府官员出境 并没收其全部财产……

德兴洋行为德商知名企业 当然首当其冲。一夜之间，德兴 的大楼仓库被封 资金冻结 人员谴散……

天降横祸，张虎被惊得手足无措，目瞪口呆，欲哭无泪！他懵了，彻底懵了，他琢磨是不是在做梦？是不是自己已经到了阴间？他央求站岗的警察，人家是执行公务，爱莫能助。他去找工部局，找领事馆，德国人正在收拾东西，准备撤离。找警察局，找政府……跑了一天，根本没有结果。

高襄理、刘经理及各位同仁都聚在洋行门口等张虎，他们比起张虎还是有些思想准备，因为报纸上天天登这方面的消息。张虎不识字，有人谈及此事他也不感兴趣，那天他上心啦，也弄明白啦，世界大战中国和英吉利、佛兰西、日本成了一拨，同汉斯的德国以及奥匈帝国打，你想德国人在中国能落好吗？道理明摆着。

撂下远的先说近的吧。大家汇总情况。

由于想不到政府的行动来的这么快，做的这么绝，所以提前没有任何准备，以至于账上和保险箱里的资金全被冻结封存，库存的商品也被查封，万幸的是，提前预付的货款还在洋行掌控之中，加一块有 20几万。但是，这些都是定金，如果不能按期交款提货，那 20几万就打水漂啦。可眼下的状况拿什么去提货？怎么办？患难之中襄理高庆说出心里话，他早就有自己干的打算，并做了不少前期准备，这次正好，他可以把“德兴”的订货接过去，这些可以算作股份，具体多少再细算，不过得用张虎的名字，如按汉斯的名义政府和工部局的关口肯定过不了。事到如今张虎也想不出别的办法，他只有一个要求，新买卖尽量安排老员工，安排不了的也要给足生活费，不能叫人家挨饿。

新洋行取名“德新”。由于前期有准备所以筹办工作进行的很顺畅。“德新”开张时，老洋行的订货已经入库，按其价值折合百分之四十五的股份，由于“德新”规模小，大部分的老员工要另谋出路，张虎做主给每人发半年的工资，这样一来张虎名下的股份还剩百分之三十。他还一再表态，不参与“德新”的任何事务，一切由高庆做主。

二

张虎备受煎熬，晚上难以入睡，睡着了也是噩梦不断。虽然那些老员工一再相劝，可他就是想不开，朋友的产业是在自己手里丢的 人家对自己那么信任，几句对不住、不好意思就能解决问题吗？绝不能！要想办法，千方百计，努力奋斗，流汗流血只要能把“德兴”完完整整地还给汉斯，就是搭上性命也在所不惜！

可是雪上加霜，租界内外一片萧条，德租界已被政府收回，原先的洋行、银行、饭店、影院的大门全都贴着封条，还有警察把守。昔日繁忙的海河码头如今也是悄无声息，“德新”的货物全都压在仓库里，根本找不

到买主。生意上的事张虎是无能为力了，当务之急是解决吃饭问题，费了好大劲才在法租界建筑工地找了一个拉土的活，拉一车给大洋5毛，自己装自己卸。为了多挣钱，他把家根交给高庆照顾，自己在工地住窝棚。起早贪黑玩命干，不到两个月，人已累得变了形。

这天上午工地上来了一辆马拉轿车，下来一位“掌柜”模样的人，他跟工头嘀咕了一阵，工头冲张虎大喊：“别干了！赶快收拾东西。”

张虎愣了，这是……？此刻“掌柜”已来到他面前。

“你是不是叫张虎？”

“是。”

“打武昌过来的？”

“哎，你这么知道？”

“好，走吧，我们当家的要见你。”

大车被工头扣下，张虎满脸疑惑，很不情愿地上了掌柜的轿车，顺着杜总领事路穿过秋山街、旭街，再上宫岛街，来到大和公园，进了对面的大院。大院的面积比汉斯的别墅还大，左边坐北朝南是一座豪华的三层楼房，张虎被领进楼对面的一所平房内。这是个里外套间，生活设施一应俱全，看来是客房。

“掌柜”：“你先歇着，我去秉告。”

“掌柜”刚一出门，张虎一头扎在炕上，“呼呼”大睡。

傍晚时分张虎被叫醒，“掌柜”身后跟着女佣人，端着个大托盘，上边是热腾腾的饭菜，她放下托盘，把另一个托盘端走。看来那是中午饭，张虎一觉睡了大半天。

“掌柜”：“吃，吃饱了再睡。”说完即转身出门。

这一觉就到了大天亮。一个多月没睡好觉啦，张虎感觉浑身肌肉轻松，脑袋也清醒了许多。这下有精神寻思啦，“当家的”是谁？找我干啥，他和我不可能沾亲带故，怎么又是吃又是住的？到底咋回事呢？闷葫芦里究竟卖的啥药？

女佣又来送饭，她告诉张虎，“掌柜”是这里的管家，当家的老爷也姓张，从前当过大官。别的她就知道了。

晚饭后管家来了，面对张虎一连串的发问他的回答很简单：“晚上再睡个好觉，明天老爷见你，到时你就全明白了。”

睡了两天一宿啦，再也睡不着了，翻来覆去的烙饼。他想不出来，姓张的老爷，是谁呢？这么神秘到底……猛的他想起一个人——

祁知府的师爷是福建人，40多岁，瘦小枯干，可他娶了三房太太，最小的才16岁。自打三太太进门二太太就无事生非，打骂吵闹，更可怕的是她还知道不少师爷贪污受贿的底细，并用此来威胁，师爷只得彻底妥协。他亲自出头，找了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名为看家护院，实为二太太的姘头，民间土话叫“插杆儿”。自此，师爷院内相安无事。还有的大户人家，老爷没有生殖能力，为了传宗接代，他们就专找那些八杆子打不着的“野”男人，老百姓管这叫“借种”。是不是……？嗨，既然来了，爱咋咋的吧！

张虎再次进入梦乡。

第二天吃过早饭，张虎被领进浴室。这次是香汤沐浴，换上新衣服，由管家和佣人陪同，上到三层顶楼，一间偏僻而又封闭的屋子。仨人在门口站定，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管家慢慢地撩起门帘——哦！是祠堂。供桌上摆着供品，点着蜡烛，烧着香，中央是一张大相片——啊！是老爷？！是，就是知府老爷，家根的生父，没错！是！“老爷——”张虎一下扑倒在地，痛哭失声！

一袋烟功夫，张虎止住哭声，立起身子，擦干眼泪，这才注意到，供桌前一位老人在打坐，张虎如雷般的哭声似乎丝毫没能影响他。此刻，他微微睁开眼，慢慢抬起头，佣人过来将他扶起，老人似乎没有感觉到张虎的存在，他缓步走出祠堂。

管家把张虎带到旁边的屋子，他告知，老人就是原来祁知府的上司，湖北提督张彪，张提督是最后离开武

昌的，一开始革命军要他做湖北都督，可他死活不干，这才找的黎元洪。清廷退位后，袁世凯要他做湖广总督，他坚决不干，先是跑到日本躲避，待时局安定了，这才到天津定居。

张虎被领到二楼客厅，见到提督跪拜磕头。

从前在武昌，上下之间迎来送往经常见面。提督还开过玩笑，说马夫比提督只少三条尾巴。刚才，一是灯光昏暗，二是只见侧背，所以没能认出，张虎请罪。

提督很严肃。“听说你把祁知府的儿子带走啦？”

“是。”

“那人呢？！”

张虎慌忙磕头，眼泪不由自主地往外涌。他把前前后后，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原原本本地道了个明白。提督是唏嘘感叹，感叹唏嘘，眼泪浸湿了胡须。他离坐下堂，亲手把张虎扶起。赶快安排人，马上去接祁家根。

三

张彪是山西榆次人，和祁知府的老家相邻。他自幼习武，理想是考取武状元，以便光宗耀祖。那年他去太原赶考，中途遇一伙强人以拦轿喊冤为名欲行不轨，轿里坐的是新任山西巡抚张之洞。轿夫无能，被打得东倒西歪只顾躲藏。眼看巡抚处境危险，就见张彪策马赶上，一根梢棒舞得“呼呼”做响，打得强人腿折胳膊断，最终四处逃散。见强人没了踪影，张彪冲巡抚抱拳施礼，然后调头回转，扬鞭催马。巡抚高声发问：“好汉留下姓名！”

“张彪——”

张彪府试得中。按规定，几天后要去京城会试。发榜前，张巡抚对张彪进行了观察，张彪不但仪表堂堂，而且粗中有细，憨厚实在，巡抚更生惜爱之心。于是，提起朱笔在金榜上勾去张彪的名字，把他打入另册。

张彪名落孙山垂头丧气，正愁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时，巡抚特殊召见……就这样，张彪留在张巡抚身边，并被委以重任。张之洞青云直上，张彪也官运亨通。张之洞很快就任湖广总督一品顶戴，张彪也升至一省提督三品花翎。不仅如此，张总督还把干女儿嫁给他，把自己所有的积蓄让他保管……当年的北洋大臣是李鸿章，南洋大臣就是张之洞，南洋的洋务运动开展得比北洋要更早，更好。像京汉铁路、萍乡煤矿、汉阳兵工厂等大型企业硕果累累中外驰名。这些“肥差”张总督都派自己最得力的亲信张彪去参与。因此，张提督财源滚滚，富甲一方。

从武昌出走后张彪就打定主意，退隐山林，颐养天年。从日本回来后他先回了趟老家。当年大旱，晋中一带赤地千里。饥民遍野，他拿出大部积蓄，大量购买土地。他的购买很特别，手续办妥后土地还交给原主耕种，不收一分租子。

面对家乡的穷困，回到天津后他即改变了主意，要办实业，要挣钱，要造福乡里。

当年办洋务让他开阔了视野，增长了才干更练就了一双慧眼。当年汉口租界的地皮直线上涨，天津比汉口的位置更佳，规模更大，远景更好，搞地产不容置疑。可房地产需要巨额资金，他的自有资金几乎都投在老家了，他还是不死心，决定以现有资金，用滚雪球的方式先搞起来，于是，在法租界梨站附近购地15亩，在日租界宫岛街购地20亩，这20亩先行出租，有广东商人在地上搭棚子，建娱乐场，和对面大罗天遥相呼应，3年得租金2万元，本想用来滚雪球，怎奈世界大战爆发后，地价尤其租界内的地价一落再落，目前大战正酣，世事难以预料，只得暂时改变方式，正好，湖北的纱厂分红利8万元，加在一块建起这座庄园，取名“张园”。

四

张虎向提督讲了德兴洋行的经历，他说出心里话：“我就一门心思——挣钱，挣大钱，好把洋行赎回来。”

提督：“洋行的事也不要多虑，看形势吧，到时我替你出头和政府交涉。”

提督把家根收为义子，先送他去上学，并安排张虎在张园当差。

世界大战由于中国尤其美国的参战，形势急转直下，停战之日已为期不远。而租界的地价已落至谷底，此刻下手正是最好时机。张彪看得清，认得准，可资金呢？没钱难倒英雄汉，他决定卖出家乡的土地。这事交给张虎去办。

到榆次后，张虎拿着地契去各家交涉，可人家不同意，大家还联合起来共同“抵制”，他们选出代表和张虎谈判：

“张老爷买地那是啥时候？没有张老爷我们早成孤魂野鬼了。这几年年成好，我们缓上来啦，还按原价收回大伙不落忍，按眼下的市价呢，多数人家又出不起，大家商量好了，把卖地的钱还给老爷，就算这几年的地租。”

张虎拗不过众人，只得客随主便。

办完正差张虎来到祁知府的老家。虽然仅隔几十里地，境况却大不相同。这里遭了雹灾，青壮年出去讨饭，老弱病残只得在家等死。张提督买地救灾的事早就传得沸沸扬扬，远近闻名。祁家大老爷向张虎试探，能不能在寿阳来个“照方抓药”。

大老爷长吁短叹：“方圆几十里，天天饿死人，再这样下去整个村子都要绝啦！”

“救人要紧。这些都交给您，由您安排。”张虎把洋钱和银票全都拿出来。

“哎，好好！不过……留一部分就行，你回去也好交待。”

“不，全留下，多救一个是一个。”

大老爷赶紧安排儿子去找人，组织救灾。

大老爷非常赞同张彪的计划，以他的亲身经历，当初太平军作乱时，地价房价年年落，太平军一完，价格翻着跟头地长。闹义和团也一样，以后列强的势力会越来越大，租界会越来越繁荣，应该抓住机会。

大老爷出了个主意，并亲附书信一封。说不上多大的把握，他让张虎去试试。

张虎一大早就出发，直奔太原府。

“日升昌”是当年山西最大的“票号”，业务遍布大半个中国，天津就有好几家它的分号。张虎奉上书信，然后等待回音。约摸一顿饭功夫，张虎被请到里边的客厅，还没坐定，一位老者急匆匆地进来，嘴里念念有词：“军门（提督）张军门……”他走到张虎面前，拉住他的手。“你是张军门的家人？”

张虎答到：“是，我是他的兄弟张虎。”

掌柜的介绍：“这是我们老东家。”

东家：“好，好！军门可好？他快有60了吧？”

“是，挺好的。”

“好，好，汉口一别，十几年啦，再也没见，没想到，你们还救了我闺女一家呀！”

为开展业务，老东家曾到过湖北，和张彪有一面之缘。他的闺女嫁到榆次。那年大旱，亲家虽是大户，怎奈灾民遍地，她家的粮食被偷光，财物被抢尽……“造孽呀！！是张军门哪，救了那一方“冤孽”，也救了闺女一家！”

老东家摆酒设宴，款待张军门的家人。

酒足饭饱之后开始说正事。老东家表态：地契可以做为抵押，正常的放贷不超过抵押物市值的百分之五十，这次给张军门大开绿灯——百分之八十；利息也降到最低。

五

正当张虎在山西上下奔波之时，张彪派儿子远博去了湖北。

湖北是产棉区，可棉花要送到上海和江苏，然后再运回棉布，这一折腾花费不小。洋务运动时张之洞决定

开纱厂，派张彪去督办。纱厂取名“楚兴”。“楚兴”从筹办到生产一路顺畅。他们趁热打铁——开织布厂。布厂取名“楚宏”。“楚宏”开业后市场形势大变，国外的纺织品大量涌入中国，尤其日本产品，不但质量好而且价格低。在激烈的竞争面前，“楚兴”和“楚宏”的产品大量积压，至使资金链断裂，造成工厂停工，工人失业。要保住工厂！总督决定注入民间资金，发行股票。可是没人拿钱打水漂，作为督办的张彪只得采取下策——摊派。总督府下令：“二楚”股票200元一股。湖北七品以上官员每人最少认购一股。张彪带头，他认购了100股。

一战爆发，无论西洋东洋，他们无暇兼顾，而我们的民族企业就在这难得的夹缝中蓬勃发展。“楚宏”的棉布行销中南、西南，供不应求。企业连续3年分红。这次，张远博又拿回红利10万块。

张虎凯旋，这次他购买土地200晌，筹集资金60万。最可贵的是他给张彪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难以想象，张彪大喜过望，对张虎大加赞赏。同时，他把其中20万以股份的形式记在张虎头上。

资金到位张彪开始运作买地。他相中的还是法租界。法租界上有日租界，下有英租界，位置绝佳。而且大法国路北头的万国桥（解放桥）过去就是老龙头火车站，交通便利。最大的优势还是价格。“一战”的主要战场全在法国，法国的损失最大，经济形势更窘困，法租界的地皮已到了给钱就卖的境地。真是天赐良机！经过仔细勘测，他相中了梨站一带从杜总领事路（和平路）到海河的100亩荒地，最终以30万拿下，和原先的15亩连成一片。

当年法租界的中心在大法国路（解放北路）两侧，领事馆、工部局、洋行、酒店全在那，地价最高；其次是福煦将军路（滨江道）和樊主教路（新华路）交口一带。这里是商业和娱乐中心。1910年代那里就有“新中央”、“明星”、“北洋”、“新新”、“光明社”5家影剧院。最偏僻荒凉的就是海大道（大沽路）西南到墙子河（今南京路）一带，那里全是坑塘凹地。几天后法国人登门拜访，他们把张彪带到海大道，往西南一指说：“这里，你要多少？价格由你定。”

结果，张彪以每亩100元的超低价格，买下了300亩坑塘洼地。至此，计划实施告一段落。

六

张提督的产业分在三个地方——湖北一摊由儿子负责；山西的产业是慈善性的，由自己掌管，他也常驻在老家。所以天津地产的开发与经营全交给了张虎。

转眼又是半年，河西库即将竣工。仓库紧靠河坝路（张自忠路）占地30亩。这是为海河码头配套，用来出租的。

这天，高庆登门，还领来一位客人，张虎一看，原来是邢台县府的师爷。原来这两年市场不好，去年一半的畜产品都压农民在手里，他们对储藏、保管都不得法，一个夏天过后，生虫子的，腐烂的，全糟践啦！今年他们打定主意，再便宜也不能压在家里。可也怪了，从9月收购季节开始，竟见不到收货的，一个也没有。眼看就到腊月了，大伙就找县长想主意，县长干脆果断——装车！直接送往天津，到那找张虎，准错不了！这不，货已运到。张虎出门一看，哎呦！河坝路上一眼望不到边，和前年的景观一样。他慌忙把高庆拉到一边。

“你看这……这怎么办？”

“我和师爷谈妥了，给他们代卖。嘛时卖了嘛时算账。”

听罢，张虎稍稍松了口气。接着问师爷：“大伙愿意吗？”

师爷叹了口气：“唉！有啥办法，总比放家里糟践了强。”

“那好。”张虎给找好位置，让高庆安排卸货，自己则骑上快马，一路飞奔。进了张园直奔账房，把自己账上的两万块钱全都支出来，然后回奔河西库，把银票交给师爷。

“先过个年，这里只要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们。”

师爷攥银票的手直哆嗦。“喂，喂！大恩不言谢！不言谢……”

高庆把张虎拉到一边。“‘德新’已支撑不下去了，房租都付不起了。我准备报歇业，存货也得拉过来。”

本想大战结束后市场会马上繁荣起来，可是不行。事情明摆着，战败国等着挨宰，战胜国在勾心斗角忙着分赃，谁顾得了别的。高庆的“家猫”去年就关门大吉了，“德新”已借了不少高利贷，实在撑不下去啦。

三伏天已经过去，可天气依然闷热。河西库建成后张虎就在这盯着，一天24小时，他的卧室就是办公室。旁边是账房。账房的两位先生都是“德兴”的老员工。

晚饭后，西装革履的高庆来了，他明显的消瘦而且面无表情，他把一个包放在张虎的床上，然后像木偶似的转身往回走。张虎喊了两声，没有反应，张虎把包打开，里面是印章、公文、账本还有一个信封，信封上自己的名字张虎认的。他赶紧拿到账房，让先生念信。

张爷：

一切都交给你了，请关照我的家人。

“哎呦！襄理他要……！”张虎明白了，这两年经常有人在万国桥上跳河自杀。“高庆——”他冲出门外，一边解缰绳一边大喊：“快！快去万国桥！！”说着，飞身上马。河西库距万国桥仅几百米，张虎在马上看见了，高庆已经上桥啦，正往中间走，张虎高喊：“襄理——等等——”高庆显然听见了，他紧走几步，翻过护栏，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七

高庆在怡和码头附近被捞了上来。当时还在雨季，河流儿很大，亏了张虎的马快！捞出水面的高庆肚子滚圆脸色青紫，已没了心跳和呼吸。围观人中有个外国大夫，他出手相救——给高庆做胸部按压，按了20多下大夫就没劲了，张虎照猫画虎接着按，按到50下时见缓。脉搏有了。赶快送医院！

本来“德新”开业正赶的好季节，有原先“德兴”的基础，又赶上畜产品收购季节，货物入库后马上整理、打包、装箱、发运。往年，春节前货款就可以到账，然后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运作。小本经营吗，高庆的如意算盘打得好。可人算不如天算，美国参战后对敌国进行了强有力的海上封锁，德国也以潜艇战还以颜色，只要是货轮，谁也过不去。因此，国际贸易陷于停滞。但是也有例外。高庆做了两笔“冥罐”生意。所谓“冥罐”就是外国人的骨灰盒，白瓷的，这种贸易在战争期间受国际法保护。可高庆没钱，只得借高利贷。货款回来后仅够还高利贷的。“德新”再小也得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吧。人吃马喂，还得借高利贷。只盼望着市场回暖，哪想到，战争结束后连“冥罐”的生意也做不成了。员工要工资，房东催租金，债主追债……活得了吗？不死等嘛！死了是解脱。被救活的高庆一点也不感激张虎，他还想死！

张虎来气了：“你死我也死！你看你，人家汉斯那么大的产业都毁在我这啦，像你我得死十回，这事我还指着你那。啥也别说，你想个办法吧，先把眼前的坎儿过去。”

“办法是有，可那样不仅对不住你，更对不住汉斯。”

“嗨！别多想，火烧眉毛先顾眼前。”

“唉！唯一的救命稻草就是那批存货啦。”

“行啊，有人要吗？”

“认头赔钱呗，而且大赔！”

“行，‘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这是张军门说的。”

存货卖给了大陆洋行，对方很尖刻，不但价格压到最低，而且先付一半，剩下的年底付清。就这样，张虎还是千恩万谢，因为当时各家洋行都是仓库满满口袋空空，有人能拿出真金白银买货还真是万幸！这一半货款把“德新”的遗留问题全部解决了，可是分文未剩，“德新”还得歇业。邢台的货款也得等着。

张军门的实业，光天津就这么一大摊子，千头万绪，张虎虽然忠诚勤奋，可他缺乏经营头脑。正好把高庆请过来，以弥补张虎的不足。

不到一个月，“大陆”的谈经理亲自登门，不但将欠款补齐，还要和高庆签定畜产品供货合同，有多少要

多少，价格随行就市。原来谈经理是美国留学生，他利用自己的人脉把货物以战前的正常价格全部卖给了美国人。这一下就赚了个盆满钵溢。吃到甜头的大陆洋行还想扩大战果。此刻中秋节刚过，正是畜产品的收购季节。

这边张虎安排账房给邢台方面汇款，那边高庆马上出发直奔张家口。几天后邢台回信了，没有货。由于经过连续的打击，商民都灰心了，百姓不再养殖，商家更不收购，市面一片萧条。高庆也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情况大体相同。唉！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巴黎和会早已开过，战胜国已拿到第一批赔款，于是他们开始规划建设。租界的地产大幅升温。

叶景葵是兴业银行董事长，银行总部在汉口，因此，张彪经常和他打交道。这次叶董事长特地来津，要在这里设立“北方支行”并已看中法租界杜总领事路与福煦将军路西北交口的地皮。领事馆给出报价，每亩5000元。叶景葵嫌高，可领事说，这是今天的价格，明天也许就6000啦。叶又去英租界，维多利亚大街两旁的土地全都名花有主，那已经不是价格问题了。叶找到张彪，张带他重新回到杜总领事路与福煦将军路的路口，这次是东北角的地皮，张彪报价每亩3000块，叶大喜过望，当即买下10亩。几天后他们到工部局去办过户手续，人家告知手续冻结。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租界地皮的价格猛涨，而不允许个人之间交易，狼子之心。高庆首先悟到了，法国人要玩“耙耙蛊”。他向张彪建议，换个形式交易，那就是“租赁”。而且要快，把空置的土地出租，越快越好。之前日本三井集团找过张彪，他们看中了秋山街（锦州道）沿河往东南的20亩地。这次高庆出头谈判，他主动降低价格，放宽条件，于是，很快就达成协议。在和日本人谈判的同时，高庆又找到大陆洋行，大陆洋行是大陆银行派生出的企业，他们办公是借助银行大楼，存货租赁的是河西库。高庆对谈经理表示，愿意用以租代买的方式提供一块位置绝佳的地皮——从大法国路顺着河坝路往西北，同河西库接壤。这块地离万国桥最近，离银行总部也不远，谈经理理想一次性购买。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和“大陆”的谈判还在进行当中，法国人来了。他们郑重宣布：将已经出售的而买主又无力开发的土地，全部以原价格收回！

如何认定“无力开发”呢？那就是撂荒1年以上的土地。张彪在法租界前后共购地415亩，除了河西库的30亩外，其余全在“无力开发”之列。

八

法国人这样做是有全盘打算的。当初天津的9国租界，英租界最早开发。当法国人着手设计时，英租界已初具规模了，尤其和大法国路直通的维多利亚路，不但有英国自己的汇丰、麦加利等银行，更有美国的花旗、日本的横滨正金、俄国的道胜以及中国的中央等等银行，可以讲，世界上最大最有名的银行、洋行全都集中在英国人那，连原来大法国路上的“起士林”和美国俱乐部也迁到了英租界。法国人不甘心，大战后他们又找回了自信，他们想重振雄风，他们想把万国桥两边的沿岸建成像上海外滩一样的豪华世界。籍此在列强中称雄。

眼看煮熟的鸭子就要飞走，不能坐以待毙。张彪和高庆做了分工，高庆负责请律师，准备打官司，张彪全力以赴去找钱。因为海大道西南的200亩地只交了一半的地款，当时说定，余款可在一年内缴清。如今法国人不允许私人土地买卖，那就断绝了张彪的资金来源，余款不能按时缴纳，就使他们的诡计更加得逞。千万不能自己造成被动。

正当张彪着急发愁之际，一个叫欧尔耶的比利时人找上门来，他的一席话说得张彪愁云消散，顿时喜笑颜开。

欧尔耶是义利投资银行的董事长。义利银行专做房地产借款业务，对方只要拿地皮或房子作抵押即可，利息也不高。张彪似乎找到了救命稻草，他当即和欧尔耶签了合同，并办理了相关手续，签字的当天就有10万打到张彪的账上，这是第一批，义利的40万借款分三批到账。张彪赶快安排，把钱给工部局地亩处送去，以了却这桩悬案。

高庆从上海回来了，他请到了大律师陈清云，陈律师专门办理涉外官司。高庆看见张彪春风得意的样子时，

开始不相信，当见到工部局开具地产证明时，又感觉有些不对，他把义利银行的借款合同拿给陈律师，律师只扫了两眼就把它扔在桌上。

“这是个骗局，你们上当啦！”律师指着合同的第二款：所借款项只能用于抵押物的建设与整修。“单凭这一条，后面的款子你们不但拿不到，还要担负违约的责任。”

张虎傻啦，“违约会咋样？”

律师：“10万要还40万的利息。而且，借款期间抵押物的修建、经营等事宜要经过他们同意，根据下面条款，你们的土地房产最终都要变成他们的。”

果然，会计送来一份公文：介于贵方已违反协议，我方决定按协议之第6款施行。——义利投资银行。

高庆：“看来，又得打官司？”

律师：“对，赶快和他们解除和约。这是唯一可行的。”

张虎诉义利银行合同诈骗一案开庭。法庭认定，义利银行不存在诈骗行为，对张的诉讼不予支持。同时对义利银行要求赔偿80万的诉求也不予支持。法庭判定张虎与义利银行解除借贷合同，张在10日之内返还10万借款，并缴纳相同数额的赔偿金，共计20万。否则，法院将对河西库及抵押土地进行拍卖。

和法租界董事会的官司一审败诉。“加快租界建设，抑制和打击土地买卖投机。”这是法国驻华公使馆的统一决策，试用于法国在华的各个租界。有据可查，有章可循，法官扬言，不服判决可去公使馆申诉。

高庆算了一笔账，如服从判决，工部局可马上退还地款，退款除赔偿义利银行后还有盈余，这样，不但保住了河西库，还有发展的余地。可张虎坚决不同意，不吃馒头争口气，他认准了，上诉！官司打到底，不信没有说理的地方！

在张虎上诉的同时，义利银行也不服判决，他们为获取80万而继续诉讼。如果得逞，“德兴”的惨剧将重演，张虎将万劫不复！

九

“义利”的上诉从侧面讲也救了张虎，因为他没有钱，10日之内20万往哪哭去。陈律师对形势做了估计，“义利”想获取80万是不可能的，但二审下来肯定要增加赔偿数额，大约得30万。对法国人的上诉，公使馆没有审判权，他只能调解，很有可能限定建设时间，比如限定一年之内将地上物建好。总而言之，不想放弃就得准备大量的资金。

张虎：“不放弃，坚决不放弃！我跟他们拼到底！”心想，汉斯的产业已经毁在我手上了，悲剧不能再次重演！

找钱，可到哪里去找呢？正当张虎一筹莫展之时，山西“日升昌”来人了。“日升昌”今非昔比，由于现代银行的冲击，传统的票号举步维艰，大多关门歇业。“日升昌”强挺了两年，实在撑不下去了，他们开始清理旧账，准备关门大吉。张虎的60万借贷要归还，而且越快越好。说着，来人流下眼泪，原来老东家已病入膏肓，伙计们也在嗷嗷待哺，散户们更是翘首以待，请老军门体恤下情，尽快将账目还清，已解燃眉之急！

张虎白天吃不下，夜里也睡不着，顺着河沿上了万国桥。他爬上桥梁，蹲在上面，脸冲东南，看着静静的河水。想到高庆跳河，他明白了，理解了，人在走投无路时，死是最好的解脱，而眼下死是那么的容易和轻松，只要一纵身，一切争执、所有烦恼，都会被这河水冲得干干净净，无影无踪。

太阳出来了，张虎还在那蹲着。太阳一杆子高了，背后的河西库门口顷刻热闹起来，几十辆马车堵在大门口，而张虎浑然不知，依然纹丝不动，像一尊雕像。

张虎被两个伙计拉了回来，原来是邢台县府的师爷来了，当接到张虎的汇款后，所有人都被感动了。师爷对大家讲，天津那边还要货，看来市场又起来了，大家给想想办法。于是商家和饲养户全体出动，走家串户，犄角旮旯，有人甚至跑到四川、安康，这才勉强凑了这些，不及往年的一半。明年吧，只要张爷一句话，要多少有多少！张虎赶紧把谈经理叫来，让他安排卸车验货，自己带师爷一行人去吃饭。张虎一口饭没吃，光喝酒，

酒入愁肠，酩酊大醉，这下睡着了，这一睡就是一天一宿，外面的变化他浑然不知。

先是师爷，临走前他们买了鞭炮，刻了金匾——“润物无声”。俩人高举金匾，师爷领头，几十名壮汉跪拜行礼，此刻鞭炮齐鸣，河西库门前好不热闹，把个河坝路堵得水泄不通。看热闹人群中有个米国人，他很好奇，问了问情况，而后留下一张名片。

再是谈经理，他送来两张支票，一张2万，是这次货物的代理费；另一张是空白的，是下批货物的预付款。用多少由张虎自己填，没有上限。

最后是高庆，他按名片的地址来到维多利亚路53号，这是新建的花旗银行大楼，周经理接待了他。周经理透露，米国政府已决定，将中国庚子赔款的百分之五十也就是3200万用做中国的教育及慈善事业，慈善事业其中有一项是无息贷款，这要贷给那些信誉极好又相当有爱心的企业，名片上的LA DUNS先生是天津分行的总经理，他回来就交待了，可以考虑把你们做为第一家享受无息贷款的企业，这项贷款不需要抵押，但需要证明和担保。

十

在高庆精心安排下，张虎亲自出马，先去寿阳，再到榆次，有200多名村民代表在证明书上签字画押，最后在邢台，县政府鲜红的大印盖在证明书上。从山西到河北，马不停蹄将近半个月。到家后就见高庆脸色凝重，他告知，欧尔耶因为别的案子已被拘捕，关于和我们的案子法院要重审。再有，在我们和法国人打官司的同时，上海法租界也出现土地纠纷，官司竟打到巴黎最高法院，结果是工部局败诉。鉴于此次教训，公使馆命天津领事馆对张虎一案慎重对待，于是，工部局地亩处的官员主动登门，并提出和解方案：

- 一，无偿提供2万元建设资金，做为对张虎损失的补偿。
- 二，工部局将海大道西南之100亩地回购，其价格由双方商议。
- 三，其余经营全部放开，不在限制。

张虎：“这事太突然了，我得好好呐么呐么。”

高庆把证明信、担保书送到花旗银行，周经理催促，赶快办理，因为米国政府要他们汇报庚子款的运作情况，可目前一笔还没做成，总经理着急，他要求，张虎贷款的手续包括资金发放，一定在三天内办理完毕！

高庆劝张虎，赶紧答应法国人的要求，不然中途生变。可张虎不同意，他说，饭要一口一口吃，路要一步一步走。他一再坚持，见了赔偿金再谈下面的事。没办法，高庆只好去同法国人交涉。没承想人家挺痛快，当即开了一张东方汇理银行2万元的现金支票。高庆拿着支票，带着地亩处的官员来到河西库。

张虎问：“你们要这100亩地干啥用？”

“建公园。现在日租界有大和公园，英租界有维多利亚公园，我们的公园要比他们的大，比他们的好！”

张虎：“你们打算出多少钱？”

“地是你们的，当然由你们先出价。”

“那好。”张虎叫账房先生把地契拿来，先生按张虎的口述，写下《捐赠书》，将海大道、樊主教路、巴斯德路、宝士徒路之间的100亩地赠与法租界工部局，捐赠书上有两条限定，一，必须用于公园的建设，二，公园要起中国名字。

法国人没有异议，他们还提出可以叫“张虎公园”。张虎坚决不同意，怎么也轮不到他，自己是借花献佛。

1924年中国政府宣布，全部归还在一战期间没收的德国商人及侨民的财产。张虎作为法人代表，负责接收德兴洋行的动产及不动产。其中：原威廉大街78号办公大楼一座；海滨街16号别墅院落一处；河坝路10号12号仓库两座……银行冻结资金238万……

高庆代表张虎去了德国，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在慕尼黑的伤残军人福利院里找到了海德里希冯·汉斯，他因“沙林”（毒气）中毒而致使神经受损，丧失记忆，唯一的儿子死在战场。按照张虎的安排，汉斯被接到中国天津……

（责编：李蔚兰）

赔偿

杜秀芹

李三强后悔听了孙富的撺掇，回村竞选村主任。

这几年李三强在外面打零工，跑运输，最后开了个小饭店，起早贪黑受苦受累，积攒了十几万块，为了竞选村主任都扔了进去，本想上台后得点儿便宜捞回来。谁料想这制度那公开的束缚了手脚，三年一届的选举，简直是一眨眼的功夫。他原打算留老婆在城里继续开小饭店，可老婆只又干了一年就关了门。眼看又要选举了，不干吧钱扔进去了，干吧还得扔钱。老婆死活不让再参加竞选，孙富几个哥们说找李三强在县城的饭馆吃顿饭散散心火儿，其实都是幌子，还是怂恿他接着干。吃完饭又要去唱歌儿。这时李三强手机响了，是老婆打来的，要他回家说有急事。他知道老婆没事，她怕他禁不住撺掇接着扔钱，也怕到县城干那些事。平时就怕老婆的李三强自从扔了那么多钱换了个村主任，对老婆说话更加言听计从。他拿着手机在哥几个面前晃了晃说，你嫂子有令，我得回家。大家知道他怕老婆，没人计较。便嘱咐说晚上开车注意安全。

李三强上了车，虽没喝多少酒，但头有点晕，打了几下他那辆老掉牙的车才打着火。县城的大道很亮，两侧都有路灯车开的挺顺手，可出了县城没了路灯，再加上车灯不怎么亮，他心里有些发怵，这时头更晕了，他放慢了车速。眼看就快到村口了，突然他发现前面有个人，于是忙躲人，人也躲车，结果把人撞出了老远。他一惊，酒醒了一半。他没有下车，先给老婆打了电话，老婆，你快来，我在村口撞人了。老婆问，重吗？他躺地下没起来。哎呀，你快来吧！几分钟功夫老婆跑来了，他才敢下车。他蹲下去，被撞人抬起头，哎呦地呻吟着，脸上竟然有笑意。

李三强说：“对不起啊，把你撞倒了，让我看看撞得厉害不？”李三强开过饭店自然会说话。

男人指着一条腿说，你看动都不敢，还流血呢。我们还是上医院让大夫看看吧！被撞人是外地口音。李三强愣了一下，说好的，我们现在就送你去医院。那人点点头，李三强和老婆扶他站起来，站起来时，李三强发现他中等身材，但很壮实，身穿一件旧夹克。李三强扶着他一瘸一拐地上车，他让他在后座坐好，让老婆开车，自己在副驾驶位置上坐好，顺手递过他平时擦汗的毛巾，让他擦擦脸，又递给他一瓶矿泉水。他想，得先安抚他，别让他产生敌意才好，谁知这是个什么主？车子调头又驶向县城。李三强回头跟外地人商量说，咱们去骨科医院怎么样？离这比较近，外地人说：“那家医院太小，技术也差，还是去县医院吧！”

李三强说，你说去哪个医院咱们就去哪个医院。李三强想，看来这家伙不是个省油的灯，县城还挺熟，似乎有些来头。但李三强还是继续安抚，和颜悦色地说：“真是抱歉，我老婆开车时间不长，她为躲你才撞着的，让你受罪了。他捏了一下老婆开车的手，示意她别说话。

李三强之所以说老婆开的车，因为是酒驾还撞了人，新交规说得很清楚，本子吊销，还得判刑，这村主任的乌纱帽立马被摘。去年，也是在县城他被一个大个子酒鬼给撞了，他拿起手机就要报警，大个子苦苦哀求，托出了好多说和人，他开口讹了人家十万块，那大个子是个局头，无奈给了他五万了事。莫非这也是个碰瓷的。要不说呢人不能干缺德事，遭报应了不是。

外地人咕咚咕咚地喝完水，抹了下嘴说，我以为我一躲你就过去了，谁晓得你追着我撞。老婆说：“咱还不是相互谦让闹的。老婆见丈夫说是她开的车对方没反应就顺坡下驴啦。她也想起了丈夫先前被撞讹人的事。外地人说，算了算了，撞了就撞了只有认倒霉。李三强赶紧说，你放心我们会负责的。外地人说，儿子病，瞧了好几个地方都不好，听说你撞我的那个村有个好大夫，想去问问，哪想还被你撞了。

李三强一边敷衍一边想，他为什么不提赔偿的事，是在铺垫吗？对，肯定是，这不先说儿子病了吗？外地人又说，唉！得啥病都瞧不起，头疼感冒的也得几百，一住院就更邪乎，先交万八千的押金，小病不花净你钱不让你出院，大病，大病就更甭说了。李三强听着心里越发的打鼓。看来这家伙是有备而来，一直聊到医院门口，他还是没提赔偿的事，李三强想，也许他是想看看伤有多厉害。反正也没人看见谁开的车，一口咬定是老

婆开的，自己喝酒也没事。李三强给老婆打电话时也给孙富几个哥们打了电话，孙富闻听，立马就要过来，说帮他摆平。李三强说，自己先看看，摆不平再叫他。李三强是个实在人，他深知自己理亏。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李三强扶他下车，老婆去挂号，还好人不多。他们一起走进外科急诊室，李三强让他坐下，想帮他撩裤子，外地人说自己来，又哎呦两声小腿露了出来，已经肿了，还破了一大块，已经不流血了。医生看了看，说问题不大，李三强说还是拍个片子吧。

他们就去拍片子，等片子的时候，外地人又在说住院贵和县城房价高的事。接着又说。这个地方也不行，老板们拖欠他们工资，连工伤险都舍不得给上。

李三强心里更没底了，自己竟撞了一个生活无着的人。他看了老婆一眼，老婆拉长着脸，他想这回老婆一个月也不会让自己碰。

片子出来了，没有骨折，只是软组织受伤，医生说敷点药包扎一下子就可以了。李三强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他问医生：“你看得多少钱药？”医生也看出他们是怎么回事，就说：“换一次药五十元，换两三回就好了。”不用点吃的药？大夫看李三强一眼，李三强忙说：“用，大夫再开点吃的药。”

包好腿，看他一下子就变成了瘸子，李三强心里真的有些歉意。但他一句话也没说，等他提条件。外地人一瘸一拐地往外走，依然不提赔偿的事。走到车旁外地人忽然说：“哎呀，我裤子坏了，不能穿了。”老婆忙说：“我们给你买。”他们把他带到医院旁边的劳保店，花一百元买了一套迷彩服，外地人很高兴，说这衣服结实。他说你们两口子真不错。实话告诉你们吧，我上那个村是找那个会看香火的，看看我儿子得的是啥病，老婆不让去，我没听，跟着就被你家车撞了。还好遇到你这个人不错。李三强说，人嘛，就是应该这样，都有走霉运的时候，我今天也是倒霉催的。他差点说出跟孙富他们喝完酒去唱歌儿，然后再找俩小姐陪着，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这回李三强主动说，师傅，你就直说希望我们给你多少钱补偿你这几天上不了班的工钱。外地人反问说，你说呢？你说你们该给我多少补偿钱？李三强说，怎么要我说，应该是你提要求啊。外地人说，我也不晓得，我想听下你们的意见。李三强说，我老婆撞的你，你先说，我们再一起商量。还是你说吧，我也是头一次挨撞。李三强说，我们也是头一次遇见，你说吧。外地人指着李三强的老婆说，那就让她说，她撞的我。李三强有些不耐烦了，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我在跟你商量吗，外地人想了想说，先送我回去，路上说。

坐回到车上李三强想，我最多再给他两千，刚才在医院就花了一千，当这个破村主任工资低又没捞什么，要是碰着狮子大开口的，就得倾家荡产。惹急了我一个子没有，但他现在不能急，传出去会坏他村主任的名声。要不自己直接告诉他再给两千算了，可想想不对，万一自己说了，他认为很有钱趁机敲诈呢？还是不能说，先说就被动了。当着他的面又不能跟老婆商量，真不知他怎么想的。看他样子像个老江湖，肯定不好打发。

外地人开口了，还是你开价吧，我相信你，我一看你就是个实在人。李三强听他这么说，肚子里的话又蠢蠢欲动了，他想要不先说一千嫌少再加；可是说那么少，他会不会觉得自己没有诚意？等一会一生气，会惹出好多事。还是不能说。于是他坚定地说，不行，我们要尊重你的意见，还是你说吧。外地人沉默了。老婆忍不住了。老婆说：“我们给你……”，李三强马上打断老婆的话，你说什么，咱撞的人咱不对，让他说。他太了解老婆了，直肠子，心软，肯定开高价。老婆被他压住了，不满地瞪了他一眼。

车子到了外地人指定的院门口，停了下来，李三强说：“你想好没？”这时，李三强后悔送他到院门口，他一喊出来几个，他走都不好走，说不定还会发生别的事，他的心提到嗓子眼儿。外地人好像下了很大决心似的，终于开口说：“那我可说了，我算了一下，除医药费之外，你们再给我三百块。”

李三强吃了一惊，看了一眼老婆，老婆也惊讶地看着他，两人一起回头去看外地人。外地男人不安地说，不算多，这几天我上不了班，少说也损失这么多，我没多要嘛。

李三强从口袋里拿出钱，点了一下递给他，说，这样，除了刚才的医药费之外，我们再给你五百元作为赔偿，就算彻底的了啊！

这回轮到外地人惊讶了。他接过来，数了一遍，不相信似的看了李三强一眼，又看了他老婆一眼，然后迅速地揣进怀里，我早就说你是个实在人，那我就不客气了。下车后又回身对李三强的老婆说，大姐，以后开车

注意点，你也算买个教训呢！

李三强的老婆哭笑不得，还是点点头，李三强感觉怪怪的，这是什么人啊，绕了一晚上圈子，害我担惊受怕半天，结果就要三百，还不如他们唱俩小时歌花得多，真是的。

“我告诉你，过两天咱就回去开小饭店，竞争村主任想都甭想！”老婆愤愤地说。

汽车消失在黑暗中。

（责编：杨振关）

米米

尹桂花

米米是一条狗，一条大黄狗。

我下乡当知青那个地方在川南盆周山区，紧靠赤水河，是四川的最南端，距成都有五百多公里。

那一带全是山区，汉苗杂居，民风强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狗。苗族人家的狗最多，有七八条狗的人家占大多数。

狗是生产队长送我的，刚满月，那模样十分可爱。队长说：做个伴，看你怪孤单的。

我说：多少钱？队长把脸一沉，我们这方不兴卖狗，不谈钱字。这世卖狗，下世讨口！他说得极为认真。

狗抱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给它取个名字，我坐在山上足足想了半天，想出了十多个名，反复思量以后，决定叫它为“雄狮”。这个名字既响亮又威风，似乎还有点军犬意味，对此，我心中竟得意了好久，有文化的知青就是不一样。

李二娘那天到知青房来给我送苞谷粑，太阳正斜斜地照着，我和雄狮都在外面晒太阳。

叫个啥子名字？李二娘问我。

雄狮。我知道是在说狗。

雄狮？不好！不好！李二娘一个劲地摇头。

咋个不好？

明明是条母狗，叫啥子雄狮嘛。

我这下才回过神来。实话说，这样小的狗，我那里分得清公母，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

我帮你起个名字，叫米米。这名字好，米米、米米……

米米的到来确实给枯燥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它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左右不离地跟在我的脚边。那些年生活紧张，连人吃的都顾不过来，拿什么东西喂狗呢。尽管定量不够，但我每顿仍然要省下一点来给米米，米米吃不饱，到了晚上就一个劲的哼，闹得人心烦，好几次我都不想扔了它，但终究下不了决心，总觉得它也怪可怜的。

干饭吃不起，粮食实在太紧张，于是我就改吃红苕稀饭，苦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熬着。

大秋成熟的季节，满山遍野的苞谷每年都需要有人去守。于是在高处搭一窝棚，白天是妇女看，晚上就轮到男人。说是怕野兽糟蹋庄稼，其实主要还是防人，怕饿慌了的山民去偷。

晚上我去窝棚守夜，米米总是跟着我，它已长成一条大狗，全身油光水滑。几山几岭都没有人烟，我常常在窝棚内燃一堆火来壮胆。烧火既可驱蚊、取暖，又可以烧几个苞谷来充饥，日子倒也过得十分快意。

天晴了很长一段时间，临到要收苞谷了，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香，梦中似乎听见米米惊恐的咆哮声，我没管它，心想，只要有狗叫，偷苞谷的人一定会走的，懒得起来看。

米米恼怒了，用嘴来拱我，撕我的裤脚，气得我了不得，猛然翻身爬起来，正要打它，才发现窝棚已

经着火了。我慌忙扑火，奈何搭窝棚的山茅草早已干枯，见火就燃，到天亮时，窝棚只剩下几根焦黑的龙骨，东西全烧光了。

队长说：没烧到人就算是万幸。你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就不好交差，你们是毛主席的幺儿，迟早都是要走的……

米米立了大功，我奖励它饱饱地吃了一顿大米饭。

队长没文化，多少年后我都在想，没文化的生产队长何以会准确地预测到几年后的知青大返城？这是一个谜。那一带的山民大多不识字，不识字的山民无意间说出的文雅词常常会令识字人吃惊。比如天上的星星，山民们称之为“星宿”（宿读作秀），这种对古语读音的准确程度令读书人感到汗颜，这又是一个谜。

冬天到了，大雪封山，几乎无农活可做，知青之间便相互串联。

我到吴二他们生产队去是那天中午突然才想起的念头。吴二是我的同班好友，插队在另一个公社，距我这里有十多公里路，中间全是大山，山上是成片成片的马尾松林。

同学聚在一起，耍得忘乎所以，直到第三天下午，我才想起家中还有米米，坚持要走。吃过晚饭，天已经黑了，吴二说，雪太大，明天走。

下雪看得见路。我一定要走，吴二只好依我。翻过两匹山梁，雪下得更猛了，又开始刮起大风，风卷着雪在林间窜来窜去，山路早已被雪填平，分不出东西南北。

我在林中深一脚浅一脚地瞎走，四野无人，夜神秘得如同一张网，我知道我已不在人走的道上，但大方向基本上是对的。跌跌撞撞地爬上最后一道山梁，我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再也走不动了。雪，还在使劲地下着。

惊慌与恐惧之中，我忽然想起米米来，本能地连着打了几声口哨，口哨在夜空中格外响亮。大约十分钟左右，一团雪球从岩头上滚下来，径直飞到我的脚下，那根不停摇晃的尾巴亲热地告诉我，这就是我的米米。米米两只前腿搭在我身上，嘴上喷着热气，对我亲热的不得了。我一把抱住它的头，放声大哭……

路过李二娘家门口，米米欢快地高叫了两声，李二娘说，才回来呀，你这狗真乖哟，在岩头上等了你两天两夜。

吴二是大雪停了几天以后来的，同他一起过来的还有五六个知青。知青都是一家，既然来了，就该我办招待。

饭好办，就是无菜，我给吴二说，我到对面山上老乡家买只鸡。

一只鸡不够，再说来回十多里。吴二突然看见米米，两眼放光——狗！谁家的狗？

我的。

冬天吃狗大补，杀狗！吴二眼放凶光。

想得出来。我说，这方不兴吃狗。

知青怕啥子，你是舍不得，是不是？

不是。我心中不悦，但当着众多知青，我又能说什么，反正没人杀得来。

你怕就让开，我们来。吴二说着就操起扁担，招呼同来的知青，打狗！

米米被五个知青围住，知道大祸临头，拼命狂叫，全身的毛竖起，拼死夺路狂奔。

吴二几人累得满头大汗，折腾了很久，还是拿它不下。

我心中暗喜，这狗肉是吃不成了。

吴二在那里走来走去，我知道他鬼点子多，果然，吴二找来一根棕绳，打了一个活结，递给我：先给它套上。那语气不容商量。

我知道接着的后果，但我别无选择。我将米米唤过来，米米欢快地跑到我身边，它不知道死亡的阴影已经降临，温顺得像只羊羔。

我一只手不停地抚弄着它头顶光亮的皮毛，另一只手迟疑地凑上去，刚把绳套挂上，吴二就迫不及待

地猛拉，米米挣扎着，活结死死地勒住它的脖子。吴二狡猾地将绳头抛过屋前那根横梁，一下子就将米米悬空吊了起来，米米拼命挣扎，企图咬断绳子，但一切都是徒劳的。

此刻，我心如刀绞，看见米米那极度痛苦的表情，它的尾巴还在拼命地摆动，表示出对我的忠诚。特别是它那双眼睛，求救的眼神中滚出一串泪珠，凄凉而悲壮。它知道我是它唯一获救的希望，它在死亡线上顽强地坚持着。

我眼睁睁地望着它，麻木得像尊雕塑。

这家伙命挺长。吴二走过去，一扁担砍在它的头上，米米终于死了，两只眼睛一直大大地瞪着，愤怒地看着人世间。

我像大病了一场，睁着眼躺在床上，几个小时没动一下，脑海里乱糟糟的。开膛、剖肚等一系列工序我再也不忍看，那一大锅萝卜炖狗肉足足吃了两天，我连沾都没有沾一口。狗皮被吴二完整地绷在土墙上，吴二说，这张皮硝好后，垫睡可以去风湿。

回城那年，米米的皮早已风干，硬梆梆的，我把它送给了队长。

带回去做个纪念。队长说。

我不要！我坚决地说。我清楚，这里发生的一切都将影响我的一生，无论是善还是恶。生命中，逝去的不仅仅是青春，得到的也不仅仅是教训。

回望赤水河，米米于我确有与众不同的意义。

（责编：秦万丽）

咖啡打卤炸酱面

尤凤勇

今年的夏天比往年热得早，苏国栋早晨起来就感到了一股火辣辣的热。除了东大坑苇塘里的“苇炸子”在喳喳的吵闹，人和其他动物都失去了往日的喧哗与活力。他连早饭都没有心思吃。

昨天一宿苏国栋都没能合眼，今天是他那宝贝儿子、儿媳来看他的日子。他儿子是他在全村老少面前昂首挺胸的支柱，也是全村老少们都能伸出大拇指的人。这是他苏国栋一辈子的骄傲。他想好了，要为他们做一顿好饭，一顿大热天想起来就舒服的饭，这顿饭就是不能叫他们把爹忘了。他要为他们做一顿炸酱面，一顿地地道道的炸酱面。

他拿着菜篮子来到了龙河大堤上的自家菜园。菜地里各种蔬菜长得都很好，一小片一小片的，湛青碧绿。他从不打农药，知道农药不是什么好东西，自家人吃的菜更不能打。他要为自家人摘点放心菜，豆角、黄瓜、西红柿……

大道上他遇到了乘凉的二帮子。几十米外就看到了二帮子的秃头和火一样红的领带，在烈日下刺得眼睛有些痛。二帮子是有身份的人，村子里有名的百事通，到他家来的朋友个个西装革履，既“牛”又“洋”，而且别人没有的科学头脑二帮子有。老苏想请二帮子中午到他家做客，也尝尝他做的炸酱面。所以在请二帮子的同时，不忘先把儿子摆出来。因为他知道只有把儿子摆在前面，才能请得动人家。二帮子是高级人，他儿子也是高级人。他苏国栋只有沾光的份儿。但这一切却被二帮子科学地批评了一回。二帮子告诉他：“炸酱面里的酱到底是什么东西，那是可怕的东西，是所有的馒头都长成了菌，那菌是打着跟头长的，所以我们吃的酱里充满了菌。你想想用细菌做成的酱能是好东西么？你儿子文化人，你儿媳那也是文化人，他们是什么头脑？是不能被你的细菌感染的。”二帮子还告诉他：“你儿子儿媳是城里人，人家城里人吃的是西餐喝的是咖啡。不然人家城里人为啥头脑都那样灵！无论怎么说，这炸酱面是断然不能吃的。”他似乎明白了，活了五十年上了五十年的当。知错就改，他苏国栋不是糊涂人，赶快回家给儿子儿媳做一顿有咖啡的西餐。要让他们知道在家中还有一个不落伍而且又时尚的老爹。

回家的路上，本来很急的脚步又慢了下来。他苏国栋从小就没吃过西餐，更不知道啥叫咖啡。他后悔了，后悔没有向二帮子讨教清楚。

前面是黄二爷家，他拿定主意向黄二爷请教，请黄二爷给他拿主意。二爷在他眼里是圣人，以至于他觉得二爷和刘伯温之间的差别只在于晚生几百年和早生几百年。跨进二爷家的大门，就看到了喝茶的黄二爷，看到了二爷那张自信的脸和眯成一条线的眼睛以及手中那一对红得发亮的山核桃。没等他把话说完，二爷的眼就睁开了，睁大了，涨红了。二爷顿足捶胸，“咱村几百年你听说过谁是吃了炸酱面死的，咱几千年的吃食，他们那洋玩意才过几个春秋。西餐、咖啡那是咱们吃的东西吗？半生不熟的那叫时尚？！还有那喝着药水一样的东西也叫时尚？！啊呸！这是啥年头！”他不敢看二爷的脸，却时刻注意二爷手中红得发亮的山核桃。

他不知怎样离开黄二爷家的。他低头向家中移着脚步，两只脚不听话，像有人向后拖。黄二爷没错，不怪人家二爷生气。是二帮子错了？那也不可能。那一定是错在自己，错在自己见识太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的吃食。大半天了，他苏国栋什么都没做。他头大了，头痛了，头迷糊了。

迎面走来了提着猪食桶的胖嫂。她一手提桶一手拿着敲桶的木棍，拐着脖子呼喊她家的黑花母猪。胖嫂肥胖的身子挡住了苏国栋回家的路。没等他缓过神来，胖嫂的木棍就不轻不重地点在他老苏的头上，一阵大笑把邻家啄食的母鸡惊得咯咯直叫，飞向院中。胖嫂是泼辣女人，是老苏几十年来最怵头的女人。胖嫂是能人，当过生产队长，全村的红白事，哪家也离不开她。全村不管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幼，没有人不听人家胖嫂话的。苏国栋把自己的苦恼与迷茫一股脑地向胖嫂倾诉了一遍，真想把自己五脏六腑都掏出来摆在人家胖嫂面前。胖嫂的笑声更大了，她把猪食桶敲得山响，大声说：“真是没事干了，想吃啥就吃啥，就像我家黑花猪，想吃豆饼加豆饼，想吃稻糠加稻糠。”说完提着猪食桶，扭着肥胖的臀部，大声呼唤着她家的黑花向村里走去。

天更热了，村东苇塘里的“苇炸子”一阵一阵地吵闹。苏国栋似乎又明白了，这时头不大了，不痛了，也不迷糊了，他掂了掂手里的菜篮子，下定决心做一顿自己以为是最好的饭食，做一顿咖啡打卤炸酱面，那一定是世上最好的东西。他低头系紧了鞋带儿，大步向家中走去。

（责编：朱新民）

我的人生有你， 不寂寞

风舞飞扬

大连走后，我初与婆婆相处得磕磕绊绊。

与大连结婚后，我曾与大连过了一段蜜里调油的日子。那个时候，婆婆耳聪目明，什么活都能干。可一场眼疾后，婆婆的眼就盲了，紧接着，大连染上重疾，一个月后，大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大连走后，只剩下了我和婆婆的家，一下子显得空空荡荡。

而婆婆自从眼盲后，脾气变得古怪而难伺候。说实话，一人面对婆婆，我的心里是没底的。但每次夜晚做梦哭醒的我，听到隔壁婆婆的抽泣声时，我的心就很疼，我下定决心要对婆婆好，我要和她相依相偎地从生命的低谷中走出。

但婆婆并不领情，大连离开我们后，婆婆变得很敏感，有时我不小心说错了话，她就会大发雷霆，还

有次她提醒我烧水，我烧得慢了点。当我把烧好的水端给婆婆时，她手一挥，一杯滚烫的开水就全泼在我身上。听到我尖叫，婆婆却生气地说：你不想在这个家呆着，现在就可以离开，我不要成为你的累赘。

婆婆这席话气得我直掉眼泪，但想到除了我，婆婆身边没一个亲人了。眼盲的她需要人照顾，我真的做不到撒下她一走了之。

我想，要是婆婆的眼能好起来，我才可以放心离开。为此，我在工作之余做了兼职。我要挣钱为婆婆治疗眼睛。

这以后，我变得更繁忙了。

每天的早上，我都会早早地起来为婆婆做饭。那天，我把精心熬好的汤端给婆婆，婆婆只尝了一口，就摔了汤匙说：你想咸死我啊？可明明不咸的，但我仍忍了性子说：妈，我再重新给你做。

离开婆婆，冲进厨房的我，泪当即下来了，我抱着大连的遗像哭诉：大连，你不该撒下我一人走的，你不知道你走后，我都不知如何与妈相处了。

遗像中的大连，眼睛定定地望着我，这使我一下子想到了大连的临终遗言：老婆，我放不下你和咱妈啊，放不下。而我是答应了大连要好好照顾婆婆的，这样想着，我就擦干眼泪，重新做起了饭。

就这样，我整天繁忙地劳碌着，既要挣钱，又要照顾婆婆，但看着存折上渐增的数字，我仍有了欣慰，因为再攒够一笔钱，我就可以带婆婆去医院做手术了。

而见我留在婆婆身边，没有离开的打算后，我妈不干了，妈用手直指我的脑门：你照顾你瞎眼的婆婆，我不反对，但你不能为此耽搁了终身大事吧，你眼里要是有妈的话，就给我相亲去。

在妈的逼迫下，我只得去相亲。

我与婆婆关系改善后的温情时光

那天，我恍然地在镜子前梳洗打扮自己，婆婆则像预感到什么似的，她拄着拐杖不停地在我身边走来走去，一不小心，婆婆撞翻了我的梳妆台，那些瓶瓶罐罐就“哗啦啦”地掉落了一地，掉落的还有我忐忑的心。

毋庸置疑的，我的相亲很失败，男的秃头，长着一张马脸不说，他还一上来就问：你的生辰八字是多少，我看我们是否相克。

回家，心里升起太多挫败感的我抱了大连生前遗留的一瓶红酒，一口口地喝，我的泪则淌了满脸。喝到红酒快要垫底时，胃的灼痛使我忍不住呻吟出声。

当我疼得在地上直打滚时，是婆婆喊来隔壁的邻居帮忙，把我及时送进了医院。

在医院里，我看到了婆婆脸上的那块伤，我才知道昨晚在呼叫邻居时，心急的她从楼梯上一脚踏空，不小心跌了下来。

婆婆心里是有我的。这样一想，我的心就有了柔软的触动。

但婆婆对我仍很严厉，她给我端来一碗汤，用命令的口气说：喝了它。旁边的护士赶忙给我使眼色：你就喝了吧，你婆婆为了买这碗汤，走了好多冤枉路，后来，还是在我的帮助下才买到的。

汤的温度恰恰好，是我爱喝的八宝莲子汤。

正是这碗汤，让我和婆婆的距离拉近了。

想想，我和婆婆之间也没什么大的过节，婆婆是那么一个要强的人，眼盲后，生活一下子陷入黑暗中的她，极度的不适应才会让她的脾气变得暴躁的吧。而大连离开我们后，婆婆的敏感，也是她真的怕成为我的累赘吧。

这样一想，我的心就释然了。

身体痊愈后，从医院回家的我与婆婆关系缓和了许多。

我不再急急地为婆婆打洗脸水，不再急急地喊婆婆吃饭。当我对婆婆变得有耐心了时，婆婆脸上就有了笑容，她的脾气也不像过去那样暴躁了。

而在我妈的催促下，又进行了第二次相亲。

这次，我相亲的对象是一个小学教师，人长得也很儒雅，妈和媒人都说，我们俩很般配。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男人要我和他闪婚，这怎么可以？我还要照顾婆婆呢，我只得和他告吹。

为此，妈痛骂了我一顿。

这天的我回家，打开门的瞬间，一股肉香味扑鼻而来。

听到门铃响，婆婆拄着拐杖从厨房出来，摸索着走到我身边，婆婆把手背过去：艾艾，我给你做了你爱吃的糖醋排骨。快来吃吧。

糖醋排骨？我一把抓过婆婆的手，发现她的一个手指缠了纱布，纱布上有一大片渗出来的血迹。妈，是你做饭时不小心切中了手吧，你怎么能动刀具呢？以后再也不要这样了。

听了我的话，婆婆一改以往的风风火火，她扭扭捏捏地说：艾艾，你一人支撑这个家，太累了，我想帮你。

这是眼盲后的婆婆，第一次对我说这样的话。这句话，让我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值了。从这以后，我与婆婆相处得越来越好了。为了减轻我的负担，婆婆背着我把我的脏衣服洗了，每次下班回家，婆婆都会让我吃上热腾腾的饭菜。完全适应了黑暗的婆婆，人也变得开朗起来。

我做了婆婆的女儿

有时，婆婆又显得心事重重的，我知道她在为我的未来担心。那天，我郑重地对婆婆说：妈，你就放心吧，一切随缘，但不管嫁了谁，我都要照顾你。

婆婆哽咽了。

在多次相亲后，有一个叫明的男人撞入了我的生活，明很朴实，那天，明主动提出要和我一起带婆婆去医院治眼睛。

在医院里，明前前后后地跑，他还捎来婆婆爱吃的醉仙鸭。躺在床上的婆婆悄悄对我说：明是个好男人，你嫁给他，我也放了心。

但婆婆的手术没有成功，医生说，她复明的希望渺茫。为此，婆婆坚决地放弃了治疗，她说：闺女，你不要再往我身上扔钱了，以后你用钱的地方多的是。

闺女？婆婆改口叫我闺女了，也许潜意识里，她早已把我当做女儿了吧。

我与明的婚期临近，盲妈说要给我准备一份丰厚的嫁妆。

我从没想过要盲妈给我准备嫁妆的，再说，盲妈连为自己治眼睛的钱都拿不出来，哪有钱为我置备嫁妆呢？

在我与明的婚礼上，盲妈拿出一本新的折子摸索着拍到我手上：女儿，这是房产证，我已把房产证过户到你名下。

要知道，房子是盲妈唯一可以栖居的地方啊，这样的大礼，我怎么能承受得起？但盲妈没给我推辞的机会，她带着严厉的口气说：女儿，你必须收下，否则，你就不要做我女儿了。

末了，盲妈又换一种温柔的口气说：女儿，当着这么多人，你愿意喊我一声妈吗？我忙拉明跪下，我与明齐声喊：妈。

这时，我妈凑上前来，她扶着盲妈的肩膀说：谢谢你，大姐，你让艾艾有了两个妈，艾艾真是幸福的孩子啊！

与明结婚后，我们仍与盲妈住在一起。

这时的盲妈精神好了许多，她已从丧子的悲痛中走出，而且眼盲已不太影响她的生活，她甚至能摸索着做一些针线活了。

但我和明仍殷勤地照顾盲妈。

知道盲妈爱吃饺子，明常常调各种馅包饺子。饺子做好后，我会率先给盲妈盛一碗，而明则把饺子盛进保温桶，去给我爸妈送去。

在我和明的细心照顾下，盲妈胖了，气色也越来越好，她变得爱笑了，常常笑得像一朵盛开的波斯菊。

那天，我和盲妈去给大连扫墓。

盲妈蹲在大连的墓碑前说：儿子，在地下的你如果有知，也该放心了；我失去了你，却得到了一个女儿，而女儿女婿对我很好，这不知是我几世修来的福呀！

而我多想对盲妈说，遇见她，也是我最大的幸福，因为她让我的心变得丰盈，她让我体验到人与人之间真情的美好。

有盲妈，我的人生不寂寞。

（责编：秦万丽）

螃蟹老爹和娃

李 莉

螃蟹老爹姓王，因为靠捉螃蟹为生，乡亲们都叫他螃蟹老爹。

螃蟹老爹性格开朗，笑声宏亮，大家都喜欢买他捉的螃蟹。因为他的螃蟹没用任何药物来捕，全凭手艺捉得，全天然的美味。

他每次拎起几大串鲜活的螃蟹来到场坝上，早已等他的人一拥而上来抢购，螃蟹瞬间就会卖光。有时，会有来迟了的人盯着他装螃蟹的篓子，不甘心地问：“家里还有没？我出高价买。”他便呵呵大笑：“还有”，等别人惊喜地往下询问，他乐呵呵地补充一句：“家里那几只是留给我娃的，娃吃了营养好，聪明呢，出天价我也不卖。”大家便笑了，询问的人有点尴尬地跟着笑。

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有个娃，正读书，不知道是不是吃螃蟹营养好的关系，他娃的成绩一直在学校是第一。

老爹老来得子，四十岁才得了这娃，极其疼爱这娃。每次娃想陪自己去捉螃蟹，他都舍不得，对娃说：“你在家好好学习，你是读书的料，这活你不要做。”每每弄到螃蟹，他一定会叫娃他妈将螃蟹打理了，和着油盐在锅里煎炸，将螃蟹炸得又香又脆，见娃迫不及待“咔嚓”掰下一只螃蟹腿，往嘴里一放，吃得满嘴流油，他在一旁便呵呵直笑。

吃着螃蟹长大的娃真的有出息，大学毕业后，考上了公务员，当上了镇长。家庭条件好了，娃也不要他去捉螃蟹了。不捉螃蟹的他就将注意力放在儿子身上，没事就研究儿子。

老爹发现，来找儿子办事的人多了，请儿子吃饭的人多了，但最让他担心的是：隔三岔五来送礼的人也多了，他留心观察，发现儿子对那些礼象征性地推让了几个回合，然后就收下了。

老爹看得心里很堵，以前靠着手艺，在河边捉螃蟹时，虽然苦点，但心里实在。现在儿子做大事了，他衣食无忧，却觉得心里不安生。

“娃，那些人送你的东西，你不要收。”他终于恼了，对儿子下达命令。

儿子笑了，对老爹说：“爸，你不懂，你只管过好日子就行，我的事就不要多管了。如果觉得闲得慌，你可以去捉捉螃蟹，现在不为钱，只图个打发日子。”

老爹想了会，说：“好啊。我要你陪我去捉。”

儿子奇怪，从小老爹都不让自己陪他捉螃蟹，没想到自己是成人了，老爹却如小孩子一般撒起娇来了，都说“老小老小，越老越小”，果然不假。

儿子其实很孝顺，说：“成，一起去吧。”

来到河边，老爹对儿子说：“今天，你看你爸是如何捉螃蟹的。”儿子在一旁好奇地看着。

老爹在河边四下观察，发现一泥洞，洞下面很光滑。老爹小声地对娃说：“螃蟹就在里面，下面很光滑是因为螃蟹长期爬动，将泥面弄光滑了。”然后，老爹在旁边拔下一根结实的狗尾草，上面系了个蚂蚱，

小心翼翼地伸进洞里。

一会儿，老爹轻轻一拖草，发现草那头很沉，知道螃蟹上钩了，老爹缓缓地拖动草，螃蟹发现草在动，一惊，便放下蚂蚱，但它已经被拖出来一段距离。老爹又将草递了进去，螃蟹经受不起美食的诱惑，放松了警惕，又夹住了蚂蚱，老爹又拖草……这样大战五六个回合后，一只硕大的夹着蚂蚱的螃蟹被傻乎乎地拖出了洞口。

儿子看得津津有味，在一旁嘿嘿直笑时，老爹看了儿子一眼，拎起螃蟹对着螃蟹大声说：“你看你，活得多自由。舍不得放弃别人送来的东西吧？活该！现在只能呆在笼里去了。”然后“啪”地将螃蟹扔进了篓里。

儿子惊了一下，看了一眼老爹，发现老爹眼里有泪。一向乐呵的老爹从没在他面前流过泪啊，“娃啊，以前我捉这螃蟹时就觉得这东西很笨，舍不得松开送上来的东西，却不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以前捉螃蟹时，我就想过：要想活得自由，总要放弃一些东西。没想到，现在，我娃也成了一只舍不得放手的螃蟹，我担心啊……”在安静的河边，回荡着老爹的哭声。

娃的眼也有点湿润，沉默了一会儿，他将篓里的螃蟹放回水里。对老爹说：“爸，回去吧，我懂了。”

娃回去后，将几天前别人送的东西一一退还，没人知道，其中发生了什么。但从此，送礼的人开始知难而退。

老爹又开始在河边快乐地捉捉螃蟹，哼哼小曲了，遇到有人在河边问：“老爹，儿子都是镇长了，还用捉螃蟹啊？”他便响亮地回答：“他是镇长怎么了？他不管当什么都是我螃蟹老爹的娃，我娃爱吃我捉的螃蟹。”然后便是呵呵大笑，声音宏亮如响雷。

（责编：杨振关）

红月亮

潘秀芳

女人仰起头，你看月亮出来了，还是当年的模样。

哦，男人也抬起头，很感兴趣的样子。

女人觉得男人仰着的目光根本没看到月亮，当然更没有说起红月亮。女人接到同学聚会通知的时候，就希望看到红月亮，甚至跑遍了商场，买了条红丝巾。

今天上午，女人看到男人的时候，心里一热，心里一热的女人就抬起头。于是，蓝蓝的天上，就有一轮红月亮盈盈地挂在了女人的眼睛里。

男人看到女人的时候，心里也哄地一热。如今的女人，一条简单的银灰长裙，简约里透着典雅。当然，让男人吃惊的不是长裙，而是长裙里包裹的女人。当初的豆芽菜，如今丰满又不失高挑地立在那里，像极了一株秋日里的小法桐。这也难怪，当初的女人是细细的女孩子，身子还没有抽开呢。男人的眼睛就亮了，女人在男人的眼睛里看到了现在的自己。女人心里就痛了一下。

晚宴在学校的招待所里。坐在窗边的女人看到月亮升起来，借口走到外边的台阶上。抬脚顺着台阶向下走的时候，男人来到了她的身边。女人和男人互相看一眼，并排着在月亮地下走。当然，女人没有当初一样挎着男人的胳膊，男人也没有搂着女人的腰。

女人颈上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缠上了一条红丝巾。男人没在意，也许是没看见。走着的女人不经意地把丝巾结解开，不一会，丝巾果然就飘飘悠悠地从颈间滑下来。男人很殷勤地拾起，犹犹豫豫地递给女人，

女人看出了他的犹豫，也知道男人是想给她系在颈间的。在心里，女人愿意给男人这么一次机会。女人于是低下头。就是这时候，男人的手机响了。男人高高挺挺的身子，不知怎么的，在女人眼里就矮下去，然后是不耐烦的对话。

女人的心就是在这时候硬起来的。一会儿，女人的电话也响起，本来女人说了一句话那边就挂了，可是女人依然娇柔地应着，并且向马路牙子边靠过去一些，声音却没有降低。男人于是知道，女人是在跟一个男人通话。

好像是很长的时间，女人才把电话从耳边依依不舍地拿开。

“总是这样，我一出门，他就不放心。我这么大的一个人，还丢了自己不成？就是洗脚刷牙这样的小事情，也要嘱咐，真是烦死人！”女人似乎烦躁的语气里，透着被宠坏的娇嗔。

“噢，你那位很关心你呢。”男人说了这一句之后，就不知道该说什么。

“是呀，可老是被宠着，我都成了个弱智了。”女人笑着，不像是一个弱智的模样，“你呢，婚姻怎么样？县长的女儿，当然是大家闺秀，知书达理。”

刚才喝着酒的时候，男人已经想好了要向女人和盘托出自己的婚姻现状。可刚才女人的电话，让他觉得真实是这样难以启齿。

“我的婚姻……还好。老婆整个一个……贤内助，很贤慧。”他感觉谎言编造起来并不像在单位一样顺口，很艰涩。

女人没有说什么，好像对男人的描述很感兴趣的样子。

女人还是想红月亮。十五年了，自己不是一直想着红月亮吗？每个很难熬的夜晚，她想一定也有另一个人，在另一个地方，想着校园里的红月亮，虽然他终是离开了她。

女人就说：“今晚的月亮挺亮的。”

“是，很亮。”男人抬起头，可是眼里没有月亮，眼角是女人盈盈的身体。

“那时候我们都淘气，那么多女孩子买了红丝巾，月亮出来的时候，把丝巾蒙在眼睛上，让别人牵着手，仰头看天上的红月亮。”

“噢，你还记得这个。看来女人要比男人记忆好，男人喝酒，把脑子都喝坏了。”男人说完这句俏皮话的时候，自我感觉挺好。他觉得今晚自己终于找到了一点幽默。在单位里，在女人面前，他的幽默分子是很活跃的。

女人没有笑，她仰着头，把眼角一丝亮晶晶的泪光隐去。

男人的信心恢复的时候，很随意的把手放在了女人的腰间。女人柔软的腰陡然就僵僵的。其实女人这时想起了当初在校园里走的那个男孩，可怎么也无法和旁边的这张面孔联系在一起。女人就在心里叹了一口气，女人说，你看，月亮都那么高了，我们该回去了。

男人觉得很突兀，他觉得自己今天晚上发挥不够好。可也无奈，于是说，好吧。

分手了的男人和女人走出十几米远的地方，还是都忍不住回了头。

回了头的女人看了男人一眼，抬头把纱巾蒙在眼睛上，眼里就有了一轮红红的月亮；回了头的男人看着月光下凹凸有致的女人就想，要是今晚能够把这个女人搂在怀里，该是多么美好。

看着红红的月亮，女人想，回去，就跟那个别人介绍的男人结婚吧。

看着走远的女人，男人就想，回去，就跟那个退休县长的千金离婚吧，自己再也忍受不了她的跋扈了。

（责编：秦万丽）

走马高原

李福红

一直以来，我很向往大西北，总想有一次徒步远行，去一探那份源于心底莫名的孤独；总想有一次与高原大漠亲密的接触，去感悟那份源于自然和历史的广袤与苍凉。

2012年4月15日，我正在家里休带薪假，华儿要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去送货并邀我与其同行，真是难得他有如此这般的情愫。

4月15日凌晨一点，我们从廊坊启程一路朝西北方向杀去。据开车的师傅说，估计天亮即可到达张家口。上了车，我才知道这位小老弟有点儿不靠谱，不仅没有去过内蒙而且车开得飞快，具体快到什么程度谁也不清楚，因为那辆破车连个迈速表都没有，反正在午夜的高速上一路狂飙驰骋，一个劲儿超车从未被任何车辆所超越。好在副驾驶座位上还有根安全带，我不得不系上安全带，在适合的路段以适合的方式提醒他放慢车速。小老弟非常自信或许说很自负，他说：“您就放心吧，道上这么清静，什么事儿都没有。”华儿说：“咱不急，天亮之前过了八达岭就行。”那位小老弟说：“你快歇着吧！那样儿，天黑也到不了鄂尔多斯。”也别说，小伙子眼神就是好，手头儿也利索，这让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真的已经不再年轻了。

车过北京东三环，远远望见车窗右上方有一团星云向我们头顶上空飘来，眼看着那团星云快要与我们的车子擦肩而过的时候，我才将它的轮廓与中央电视台联系在一起。是的，此时的北京还在梦中，即便是号称不夜城的国际大都市也有睡眠的时候。

我们的车在城市昏睡的灯光下像离弦的箭一般急驰着，以致于我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一下夜幕下的北京城，它已然驶上通往八达岭的高速公路了，随后不久便看到路的两侧有山崖。我低头转颈侧目朝车窗外望去，隐约可见幽深的夜空有大山的影子。借着前边一辆大货车的灯光，我看到一座大山横在眼前，山崖之上有城楼、山顶之上有城墙，显然我们已经到了八达岭的居庸关。过了居庸关，道上的车渐渐多起来，开车的小伙子有点起急，看样子恨不得自己的车子长上翅膀。尽管车多得连成了串，但我们的车仍旧在这样的车队中穿行，真是让人提心吊胆不得不为他捏着一把汗。我不时地用欲速则不达这样委婉的话语来提醒小伙子要小心，可他根本没有理会我的话，依旧我行我素左右顾盼忽快忽慢不停地变换着车道，能超则超不超紧跟寻找着时机。用他的话说，这要是在天亮之前过不了八达岭，过一会儿车多起来了，只要一堵，说不定得堵多长时间呢。看着他开车的样子，我觉得自己比他还累，紧握着拉手的手一直在出汗。

好在这段路没有堵车，过了八达岭天依旧黑着，从开车小伙子借来的导航仪上，我看到汽车正行进在一片湖区，于是问小伙子到了什么地方。小伙子说，看意思像是在桥上。我抬眼向车窗外张望，既望不见远山也看不到灯光，四周黑乎乎的一团。突然，眼前闪过一块路牌，只见上书“官厅”两个大字，我立刻明白脚下肯定就是官厅水库了。只可惜是晚上，不然真应该好好看看这座对京津两地生态环境影响深远的大水库。

1988年我参加工作的时候，听（当时的信用站老曹会计）曹作连先生讲武清县六道口的历史，提及六道口村南的永定河故道，老曹先生讲：

永定河就是人们常说的浑河，故道是1937年华北地区发大水时在永清以西决口改道后留下的，那场洪水数月不退，不仅把老安次县土城淤为平地，还将天津卫变成了水乡泽国，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修建了官厅水库，永定河的水患才得以根治。在此之前，每年麦秋一过，上游的洪水就下来了，地势低洼的村子里的人们就不得不离开老家到外乡去打短工。每每这个时节，永定河里便有首尾相接成串成串的货船从上游下来，河道两岸刚刚收割过的麦茬地里到处都是螃蟹，提着马灯一个晚上能逮一篓子；河里的鱼大到上百斤，身上带着渔叉能连人带船游出五六里远而不死；河岸边草坑儿树洞里的王八一窝一窝的，但当地人从来都不吃浑河里的王八；大水过后紧接着就闹蝗灾，闹蝗灾比闹洪水还可怕，那蚂蚱要说来就铺天盖地，所过之处所有植物的叶子一点儿都不剩，蚂蚱多得没法说，人们拿着口袋到地里的沟里好歹一扫就是一麻袋，回到家往热锅里一倒一闷翅膀儿就掉了，人们吃蚂

蚱吃得个个都长眼屎。

现在想想当时的这条河简直不得了，可当时它却成了两岸人民的心头大患。因为永定河是季节河流，洪水过后的永定河两岸一片水乡泽国，庄稼所剩无几收成惨淡，人们连生活都难以为计，哪里有什么心情去品尝蟹吃飞虾呢。

正想着，我们的车子已经过了官厅库区，抬眼见一块路牌从面前闪过，上面写着鸡鸣驿，想想这样的地名都带着烽火狼烟的味道。虽然此时天已蒙蒙亮，但我们并没有听到雄鸡报晓的声音。过了鸡鸣驿，路上的车辆渐渐少了，我们的车速更是快得没了谱。其实这个钟点儿正是人最容易发困的时候，算起来从廊坊出发至此已经将近四个小时了，如果接着再往前开，应属疲劳驾驶的范畴了，因此我提醒开车的小伙子，如果觉得困了的话，咱们最好就近找个服务区下车方便一下，洗个脸清醒一下，眯一会儿都可以。小伙子听了这话果真放慢了速度，途经下花园时开进了服务区。我们仨人各自方便之后透了透气，耽搁了最多十几分钟就又上了车。上车之后，小伙说：“咱们下一站赶上哪儿是哪儿，七点钟吃早饭，争取中午之前赶到呼和浩特。”华儿说：“你要是累了，我开你歇一会儿。小伙子说：“不是我看不起你，咱这车你玩不了。空车跟拉着载儿根本就不一功劲儿。你放心吧，我现在精神儿大着呢，最难熬的是早晨七八点钟，那个时候我最容易犯困。”华儿说：“那行，咱们吃完早点，我再替你。”上了路，小伙子就把车速提到了至少一百多迈。我看了只好拉了拉系好的安全带，真是没有办法，说深了不是，说浅了没用，只能任其在黎明前的黑夜里飞快地前行。在四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里，我们已经从廊坊经过了北京、昌平、延庆、怀来、宣化、直逼张家口了。

看看路上的车不多，路况也比较好的，我的思想也渐渐有所放松，四个多小时的紧张情绪搞得我的确有点儿精疲力竭了，不知不觉竟然眯了一小觉，醒来之时，才发现已是天光渐亮，四周的景物也逐渐清晰起来，而此时已经过了张家口，比事先估计的速度要快得多，抬眼望去面前横亘着连绵起伏的大山，我们的车子正沿着依河谷地带修建的高速公路向大山深处行进着。峰回路转眼前尽是一直浮现在脑海里的苍凉景致，虽说此时的北京已是花红柳绿春意盎然的季节，而这里却看不出一点春天的意思，一眼望去到处都是披着土黄色的大山，只有山脚下的河谷地带偶见几株枝条光秃的白杨。道路左侧的河谷越来越深，右侧的山势越来越陡，突然发现远处的山峰之上好像有城堡之类的建筑，于是我尽快将录相机架好，然后打开照相机使用长焦将远处的风景拉到近前，一看原来竟然是烽火台，而且不只一座，远近的山峰上相呼相应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这样的烽火台。看着那些像是夯土而建的烽火台屹立在这样的河谷地带，不由不让人想象这里曾经是一条多么多么重要的经济和军事的交通要道呀。开车的小伙子见我举着相机不停地拍呀拍，不解地说：“这有什么好照的，秃山野岭的连根草都不长。”我并没有理会他的话，只觉得自己一下子仿佛闯进了历史的时空隧道，眼前似乎浮现四起的狼烟，耳畔似乎听到了人喊马嘶。张家口为什么叫张家口呢，这个口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从这个山口出去就应该是内蒙古了。

我们很快通过了这道山口，出了山口道路猛然下行，坡度超大且极长。开车的小伙子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坡道会让我们的下行速度加快到多大，一脸兴奋地说：“好家伙，终于下坡了，刚才怎么踩油门儿都行不起车来。”我一边回过头恋恋不舍地望着迅速远去的高山与烽火台，一边提醒小伙子控制好车速，不然稍有闪失都会有致命性的结果。小伙子没说话，但车速确实稍稍降了一点儿。虽然他嘴里没说话，但从车厢里的气氛可以感受到他已心生怨气，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说实话，从一开始我就有了上了贼船的感觉，上是上了，下是下不去了，如果说他烦、那我更烦，就在刚一下坡的一瞬间时，我都有了回来时改坐火车或飞机的念头。

紧张归紧张，窗外的风景依然吸引着我的视线，看到刚刚被甩在身后的大山上飘来几朵浓重的云，我急忙调转头想把它拍下来，只可惜车门子上的玻璃实在太脏了，只有把车门玻璃摇下来才能拍照，可紧挨着副驾驶右侧车门玻璃摇柄缺了一块，费了好大的劲儿我才将玻璃摇下了一条缝儿，再回头望那风景早已随风散去。寒风立刻钻进了车内，让人顿时感觉到了蒙古高原上寒风的力道。尽管我事先将已脱去多日的毛衣和毛裤套在身上，还是觉得有股寒气从脚底沿着双腿往上窜。

再往前走，真如我所想，一道架在高速公路之上的宣传提示牌上用蒙汉两种文字写着“内蒙古各族人民欢迎您”。再往前，又是一块这样的宣传提示牌，只是上边仅用汉字写着“兴和——中国京西草原风情第一景”。看来我们已经进入了内蒙古大草原。

举目四望眼前并没有出现我想象中辽阔场面，相反道路两侧却多了许多一丛丛一片片的白杨林，透过忽忽掠过的白杨恍惚可见三五人家的红砖房子静静躺在起伏的山岗或坡地上，根本看不到牛羊的影子。我想莫非还没真正进入草原，再往前走想象中的景色或许就会出现了。不知草原的风景什么时候才能出现，自进入内蒙之后高速公路上却出现了相当壮观的场面，那就是首尾相接连绵不断的重型卡车，一眼望去整个高速公路上的车队那真是见首不见尾，每一队都有成百上千辆之多，一排排出几十里，真有点儿让人不敢相信，更不让人相信的是这么长的车队竟然秩序井然，所有的车辆都在货车道上缓缓前行，没有一辆货车利用超车道超车。最初看到相向的车道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暗自庆幸，后来我们的前方也出现了这样的队伍，这让我们每个人都揪起了心，这么多的车要是堵在路上，别说下午两点四点了，还不知道会是哪天的下午两点四点呢。好在开车的小伙子没有尾随在所有车辆的后边跟进，而是再一次发挥了高超的驾驶技术，只见他左闪右躲在重卡之间在超车道与应急车道上迂回前行，还别说真就一气开到了车队的最前面，到了近前才发现道路畅通无阻，只是货车道上有一辆运输大件货物的货车行进速度有点慢而已。从这样长的长龙里钻出来，让我们各自都长出了一口气。

华儿坐在车后时睡时醒一路上很少说话，自从出了山口车速降下来之后，车速再没有提起来过，我看了看开车的小伙子，感觉着他可能有点累了，于是对华儿说：“现在离兴和服务区还有六十公里，咱们在兴和服务区吃早点怎么样？”华儿看了看表说：“现在快七点了，到下一个服务区正好，吃完饭咱们踏实着开。中午之前怎么也到呼和浩特了。下午两点到鄂尔多斯没问题。”开车的小伙子说：“照这样的速度，下午四点差不多。”我说：“不急，安全第一，下个服务区吃饭。”听了这话，大家似乎看到了希望，开车的小伙子也来了精神儿，不知不觉中车速又提起来了，将近七点半的时候，我们的车子驶进了兴和服务区。

兴和服务区里空荡荡的很清静，只有三五辆拉煤的大车停在里面，餐厅和超市的门都上着锁，只有厕所开着门儿。我们仨人下了车直奔厕所，从厕所出来看到一位六七十岁的老大伯正在打扫卫生，于是询问服务区的餐厅什么时候开门儿。老大伯说：“要九点钟以后。”没办法，看来我们只好往前走，赶到哪儿算哪儿了。

从兴和服务区出来，我们的车速始终就没有掉下一百迈来，由于此时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主要是上行车辆，我们行驶的下行车道车辆很少，因此路况非常好。上午十一点钟的时候，我们在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下了高速寻找气站补气并草草吃了点饭。

在吃饭的空档，我检查了一下车况，发现左后轮的气有点不足，于是建议开车的小伙子去打气。吃过饭，我们找了一个汽修站，结果不仅没有打进去反而又放了一些气儿，这样一来车胎就更瘪了。我有点不放心，问小伙子是什么原因打不进去气。小伙子说：“拉得载太沉了，没事儿。”我问他车子是什么胎，他讲是真空胎，听他这么说，我才多少放了一点儿心。怎么说真空胎也比过去那种里外胎好得多，如果不是爆胎的话至少不会突然间一点儿气都没有的。既然我们来到了集宁，所以我便拿起相机尽可能地将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地标性建筑拍下来。最具代表性的当属集宁一中了，不用说，这里肯定是整个集宁区最好的中学了。在集宁一中的对面，我还发现了一个两间的小门脸儿上竟然不可思议挂着集宁区信用合作社的大牌子，既然是信用合作社，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天津农商银行武清中心支行呀，它怎么可能连我们小小的六道口分理处都不如呢？

从集宁重新回到京藏高速上，华儿替换下开车的小伙儿。华儿开车开得稳当多了，这让我有了很多思考的时间。出了集宁不远，就看到一块写着距昭君墓多少多少里的路牌，虽说很想去拜谒一下这位伟大的女性，但现实的情况是绝对不允许。我只能挺直身子眺望着窗外，希望能够瞥见一下那墓的影子，聊以慰藉一下自己的内心，然而除了散落在沟谷坡地上的村落和一丛丛的白杨什么也没有看到。凝神望着窗外，想想王昭君直觉得中原汉族的男人们实在不像个男人，也亏他们想得这样损招儿；相反汉族的女人简直伟大得不可以再伟大了，她们不仅用自己的乳汁养育了整个汉民族，还要用自己的屈辱为她的子孙们换来苟且的安宁，想想都让人来气。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所有人都称“祖国母亲”没人称“祖国父亲”的缘故。不去拜谒也罢，倒不是因为人们传说有多少多少个昭君墓，哪个是真哪个是假，只是觉得身为汉人的子孙无颜以对。

一路上，并没有出现我期待已久的大草原的景色，我看到的仍旧是高速公路上见首不见尾的车队和道路两侧连绵起伏的丘陵、山峦、沟壑，在这些丘陵、山峦、沟壑的褶皱里不时会发现或大或小灰头土脸的村村落落。为了看清那些村落的房舍，我将相机的长焦拉到了最大，仔细观察才发现那些村落的房舍大多破旧不堪，很多房子

的窗户和门都已残破并用砖或坯封堵着，有的房子甚至已经坍塌损毁，不知什么原因，许多这样的村落根本看不到有人生活的迹象。望着窗外灰黄的风景，思考着眼前的问题。偶然看到与京藏高速公路若即若离的一条或省道或国道经过的一个热闹的村子时，我突然间明白了高速公路两侧的村子为何如此的萧条了，其原因是由于高速公路的隔离设施让这些昔日里繁荣的村子冷落下来了，由于有了高速公路的隔离设施，高速公路成了它们的风景，它们也成了高速公路的风景。

中午时分开车的小伙子睡醒了，让华儿把车靠了边。他替换下了华儿，说：“这到哪儿啦？你歇歇吧，照这样儿还不得黑了见。”小伙子上了车，几脚油门就把车速提到了一百迈以上，一路狂奔而下。事实也别怪华儿开不得慢，从集宁出来就是一路的上坡，等换了他开的时候一水的下坡儿，就单说福生庄隧道吧，它本身就是一个向下倾斜了足有十五至二十度以上的1515米的大管子，从福生庄隧道出来，一块路牌上写着“长坡一点五千米”。连隧道带坡道加在一起足有六七里的大坡道，那要是不踩着点刹车，时速一准能超二百，就那辆破车不散了才怪。我不再管他爱听不爱听了，时不时就提醒他减速保持车距。

中午时分，已经远远地看见了呼和浩特市高大的烟筒了，但我们却沿着京藏高速擦着呼和浩特的东南缘一路朝西南方向驶去。从呼市往南的路况平坦了许多。过了丰城白塔遗址，视野变得也更加开阔起来，简直和华北大平原没有什么区别，如果是夏秋季节地上长了草，肯定就会出现想象中的那种大草原的景象了。越往南走地势越平坦越开阔，再回过头遥望渐渐远去的呼市，这才发现在它的身后是连绵起伏的群山，整座城市像是躺在大山的臂弯里正俯视着面前这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虽说是行驶在辽阔的大草原上，却很少见到像模像样的羊群，草场上多的只是将草场分割成块的一排一行的水泥桩和铁丝围栏，与其说是围栏倒不如说更像界碑或界桩，有了这些散布在草原上的东西，草原也显得不再辽阔了。再往南，大草原又开始变得沟沟壑壑起来，在沟壑的土坡上偶尔可以看到几眼破窑洞，让人不禁想起影视剧里出现的黄土高坡。这样想着，眼前就真的出现了黄土高原的景象。看着那被洪水冲刷而形成的深沟险壑，使人联想到远古时期这里曾经的面貌，或许这里便是孕育生命的远古时期的海洋、或许这里便是远古先民们田平水阔的家园，只是由于地壳的运动，这里的海水退向了东方，这里的海底演变成了桑田，又经过了多少万万年之后，地壳运动再次将这里抬高，将这块古老的大平原演变成了如今的蒙古高原。如果说连绵起伏的群山是这片高原裸露的脊梁，那么滚滚东去的黄河就是深深嵌入这片高原的血脉。不信你看那万万年洪水冲刷留下给蒙古高原连绵起伏的群山与深沟险壑，它们就是岁月和时光在这片高原上流淌过的脉络，不信你看那条至今还在日日夜夜奔流不息的黄河，她正在用自己的方式深情地将这段历史诉说。

我们终于见到了黄河，此时的黄河正处于枯水期，河道里的水面不宽，更不见有行船。我们在黄河大桥的桥头照了几张相，算做到此一游的留念，然后又坐上车匆匆前行。过了黄河之后，我们的车子立刻驶入了连绵起伏的群山，相对之前经过的沟谷坡地，眼前路况还算平坦，虽说这里的山更高大壑更深但更多的是以桥相连。偶尔可见一汪汪碧绿的水静静地躺在深沟大壑赭红色的谷底，看来这里地表或山丘上所覆盖的土层已经很薄了。

下午两点钟，我们已经进入准噶尔地界了，道路上拉煤的重卡重现着此前刚刚由河北进入内蒙时的情景，天空渐渐浑黄像是起了扬沙浮尘，事实上外边的风力并不是很大。望着眼前浑黄的天空，想想这些年华北地区经常出现的沙尘天气，似乎找到了风沙源。然而事情并没有像我想的那样简单，这样的天气在经过了几座大型的煤矿之后便消退了，眼前又出现了高原所特有的蓝天白云。看来那团沙尘只是局部人为造成的。

下午三点半，华儿给他的客户打通了电话，看来我们离目的地已经没有多远了。在华儿客户的指引下，我们终于下了高速，在通向康巴什与东胜的路口等待着人接。事实上，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清楚康巴什和东胜就是鄂乐多斯的两个区。

在等候客户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一侧的小河滩上，我捡到一枚米黄色的卵石，在这枚米黄色卵石的表面有一抹殷红，乍看上去仿佛一匹裹挟着蒙古高原漫天风沙一路狂飙而来的汗血宝马，细一看又觉得有些牵强，但这足以令我为之一振，一下子忘却了一路上的劳顿。我如获至宝地将其托于掌心，凝神静气地仔细端详着它，能在这么遥远的地方得到这样一枚卵石、得到这样一匹有着大写意般神韵的汗血宝马，难道不是一种缘分吗？或许为了结此情缘，我们已经苦苦等了千万年。

正在胡思乱想，华儿已经招呼我上车了。我将这枚卵石拿上车，华儿见了说：“不错，尤其上面还有块红色，很难得。”我说：“你看看那块红色的图案像不像一匹马呢？”华儿说：“哎哟，您这么一说，还真像一匹前蹄腾空而起的骏马。”看来华儿还真没有白学了好几年的画，我将那枚卵石接过来用纸包好放进了包里，心里荡漾起一波一波的幸福感。其实，每到一处旅游，只要有山有水的地方，我都要寻一些石头留作纪念，这一习惯已经坚持了好多年，我觉得人和万物皆有情缘，缘到则聚，缘尽则散。只是不知在我有生之年能结多少这样的情缘，不只知何时聚，更不知何时散。

不知不觉，我们已随车驶入鄂尔多斯市区，刚才还是满眼荒凉的景象，突现一片花红柳绿的春意，让人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虽说眼前的绿意只是来自冬青和塔松，怒放于枝头的也只限在华北大平原早已进入凋零期的桃花，但仅此就足以映衬出鄂尔多斯在蒙古高原上是一片多么神奇与美丽的地方。

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康巴什区，汽车行驶在贯通鄂尔多斯市区连接东胜与康巴什的鄂尔多斯景观大道上，给人的感觉像是进入了某座城市的开发区，尽管内蒙古大学鄂尔多斯学院以及党政机关的办公大楼林立道路两侧，但路上的行人却极为少见。听带路的客户讲，康巴什是鄂尔多斯的新区，现在住在这里的人很少，鄂尔多斯的居民主要居住在东胜区。虽说人少但交通十分方便，这里的公共汽车是免费的，而且绝对不会出现没有座位的现象。这样的居住环境和便利的交通条件，要是让那些来自大都市的人听了，一准会羡慕得不得了。不要说他们了，就是我这个来自一个县级市的人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华儿的客户是一位全国连锁大型宾馆的部门经理，他们在鄂尔多斯康巴什开的这家宾馆还处在建设期，无论从规格和规模上都是够得上星级的。我只是不明白，他们把宾馆开在这样一个地广人稀的地方，客源从什么地方来，没有客源宾馆何以为计呢？我们的车子直接开进这家宾馆后边沉降式的庭院之中，华儿的客户立刻招来几个小伙子帮助清点搬运货物，之后又在职工餐厅为我们预订了自助餐。

由于华儿客户的宾馆还处在建设期，所以我们只能客随主便任其将我们送到一处相对繁华的地带。一找旅馆，我们发现这里的宾馆生意有多好，一连去了四五家旅馆，家家都是客满，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家正好有客人退房的旅馆，总算能够安顿下来了。

临近黄昏时分，我和华儿从入住的旅馆出来，朝着夕阳西下的鄂尔多斯大剧院方向走去。

在鄂尔多斯广场之上，我终于看到了那群曾经叱咤风云的蒙古男儿。我站在广场上，久久地望着那群足迹遍及欧亚乃至中东的英雄，不由得肃然起敬。是的，只有这片古老的高原才能养育出这样勇猛的男儿，只有这片古老的高原才能养育出这样雄霸天下的男儿，他们就像没有被黄河之水挟卷而下的蒙古高原上的群山一样，他们是留在这块高原上的远古先民们的子孙，他们就是这块高原上的脊梁。

（责编：孙玉茹）

水墨笔记（三题）

杨 暖

东边日出西边雨

下午的天阴着，酿着雨，又没下，叫人徒有了风雨欲来的烦闷。晚饭后有风了。倚着阳台看书，见东山顶上一轮月，古旧昏黄，像隔了很久的往事，在泛黄的毛边纸上氤氲开来。月影在云影里徘徊，我痴痴地望了许久……

往事，近来下笔老遇到这个词。记得有一回，有位老师对我感慨，近来着迷听戏、怀旧了。我还笑她，是心老了才会听戏吧。近来我也怀旧，难不成也是心老了？不过挺好的，读读老书怀下旧，飘浮的人心像

是老巷子寻到一青花瓶，有阅世的惊艳在梅枝上暗香。

也是一件往事，唐朝往事。

公元806年，史上发生了一件有名的“八司马”事件，即永贞革新失败，刘禹锡等八人被贬。

刘禹锡，字梦得。唐朝中晚期人。“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我们读他安贫乐道的《陋室铭》，亦是出乎背后不寻常的人生。

永贞流放中，刘禹锡先贬连州刺史，人还走在赴任的官道上，皇上听信谗言再降旨为朗州司马。这下清静了，连个封疆大吏也没排上，就沦为朗州司马。司马一闲职，无实权无前途，十年后方被召回。

贬谪十年，长安一梦。一脚踏上长安城，欣喜的是当年玄道观亲自栽下的桃花深红映浅红，流年不利依然盛开。前尘往事涌上心头，梦得写下“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虽无关痛痒，当朝权贵看不惯吧：这人都贬10年了，还这么得瑟！没落稳脚第二次被踢出长安城。再去13年，先后在连州、和州等地流配，期间游历不尽得知。“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那些年创作的《竹枝词》《杨柳词》，优美离伤，民间传诵至今。

公元826年，梦得在扬州遇白居易，好友席间唱和。梦得笑言往事：“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关于这段屡被流放的经历，搁外人也许不会那么惨。首次被贬，本是永不得赦，皇帝惜才将其召回。此时，若他肯委就，稍稍低头就可避过际遇的这场困顿吧。然而他不。出世的性情，积极入世，但不附势。以为有才华有性情，就顶着一身硬骨头，走到哪里都掷地有声，不摔跟头才怪。

中年跌宕，晚年享太平，刘禹锡七十岁终老故园洛阳。世人称为“诗豪”，传世诗歌800余首。如此丰富的心灵，背景为跌宕起伏的际遇。我想，诗意人生，大概就是梦得这种吧。人生不过是一种经历，再大的事儿都是自个儿的人生，内心有强大的能量，怎样的流年都可在阅历和襟怀中化为一缕诗意的芬芳。二十三年巴山楚水的流放，往事不堪回首，如何呢。

犹如我最喜的这首“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回望处，千年往事江水东流，东边日出西边雨，晴空依然照在我们的肩头。

梅妻鹤子

“邓尉山一名元墓，西背太湖，东对锦峰，丹崖翠阁，望名图画。居人种梅为业，花开数十里，一望如积雪，故名‘香雪海’”。《浮生六记》读到香雪海时，脑子里即时跳出一个人，林逋。难不成，沈三白游历竟然经过林逋的孤山梅林？这也太巧了吧。转念一想，时间不对呀，三白生于乾隆年间，离林逋隐居种梅的北宋相差五百年呢。不过，由此亦可看出，从宋到清，苏杭一直延续着种梅的古风。

林逋生于宋朝建国的967年。彼时，朝纲不稳，战乱频繁。赵家兄弟先是杯酒释兵权，紧接着弑兄杀侄，从上至下掀起巩固王权的血腥讨伐。国事不平，百姓遭殃。离乱间父母早亡，年幼的林逋流离失所，过早品尝了生活的艰辛和世事的离乱。

童年的基调往往奠定了一生的格局。贫苦中长大的孩子，要么成年后精进努力，极力要俗世的繁华而追求功成名就；要么性情淡泊，一生无欲无求隐逸独行于江湖之外。林逋属于后者。

青春时节，林逋常年漂泊于江淮一带，饱读诗书，行万里路，且书法造诣精进。生活依然多艰吧，特殊境遇中成长的林逋，逐渐形成秀逸、疏离的人文气质。亦是看透了这纷乱苦难的世道吧，他不入世，不为官，四十岁后，隐逸杭州孤山。种梅养鹤，晴耕雨读，二十年书生布衣，青山绿水间彻底了却尘缘。

据《孤山旧志》载，“林逋种梅三百六十余株，花既可观，实亦可售，每售梅实一株，可供一日之需。”隐居是需要本钱的吧，种梅售梅，就很自然地解决了生计问题。彼时，孤山梅林还有一双髻小童相伴。遇人来时，乖巧的小童就放鹤入云，鹤唳传于数十里。在山水间游赏的林逋抬首见白鹤翩然，就知有客来访，

驾舟而返。

北宋是个充满人文气质的朝代。江南书阁，多少楼台烟雨。偏北宋皇帝也个个富有艺术修养，朝纲虽懦弱无能，都是奔了轻武重文，精于书画诗词音律的路子上去了。说到底，时事把他们摆错了位置，本该是优秀艺术家的偏作了皇帝。

随着《山园小梅》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咏梅问世，林逋声名远播，其孤洁隐逸的士子品格，连远在汴梁的皇帝都仰慕了，派人专访。北宋有了咏梅风潮，林逋诗词被人争相传读。然而，心性淡然的他随写随弃，不愿留片言只语。有人偷偷记下，方得以数百首传世。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对迎。争忍有离情。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这首《长相思》是林逋颇深情的一首词吧。吴山青后越山青，既与你分别了，执手相看泪眼，怕这一个转身就是沧海桑田，再也不能重逢。

林逋62岁离世，百年后有贪财者掘开林墓，仅见端砚一方、玉簪一支。林逋自封“梅妻鹤子”，一生没有婚娶，没有孩子，连野史中都清正得没留下一丝桃色绯闻。

然而，读这首《长相思》却是深入骨髓的深情、忧伤。一个情感淡漠的男人能写下这么缠绵悱恻的字句？我宁愿相信，林逋中年隐逸，是千帆过尽的深情和坚守。在凄风冷雨的北宋，在妻妾成群的现世，孤山梅林成为一个传世的精神图腾。他用一生的隐逸和坚守为那个动乱年代留下一抹冷香，直至今日，梅妻鹤子，依然是美得清冷忧伤，让人想一下都心口隐隐作痛的世外家园。

我们的灵魂一半是树，一半是鸟

黄昏日落之间，秋风渐凉。一洛阳官邸前，朱门苍树，风卷黄叶瑟瑟啦啦地响。一缕薄薄的炊烟在院子里弥散，那是隔壁厢房的家仆开始烧制菜蔬吧。

轻掩手中的案卷，他望着窗外轻叹。

离家数载，仕居中原。他想起，秋风里太湖鲈鱼莼菜茭白，江南故园的小食正是秋风越紧，滋味越浓。天高云淡的日子里，携家人泛舟太湖，把盏菊花酒，对饮话经年。然而，多年了客居他乡，黄花庭院，白发秋风。此时此地，除却入乡随俗填饱自己的胃，哪怕一碗莼菜羹也是不可多得了。

思乡的胃揪着思乡的心，那些从小果腹的食物分外相亲起来，那些从小生活的地方也分外可爱起来。再展案卷，就着黄昏的炊烟，他挥笔写下一曲《思吴江歌》：“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正肥，三千里兮家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看吧，人生在世，重要是适意，何必为争一仕途而远离家乡亲人呢？且罢且罢，还是回吴江老家喝我的莼菜羹、鲈鱼脍吧。翰墨未干，他毅然收拾起行装，不管不顾，跟着南飞的雁群，回了吴江。

他的身后，从此关上了一道通往王侯将相的朱门。数年后，时事政变，当年同朝为官的仕友们相继落难、获罪，而他因早弃官南归，躲过了一场浩劫。这些，多是机缘巧合吧，所谓的命大福大命不该绝。能让人值得一提的是，无心插柳，当年他被人讥笑的回乡理由——“莼鲈之思”遂成后人思乡的代名词。

他是西晋文学家，张翰。代表作即是《思吴江歌》。

这个下午，没有秋风。是盛夏光年的8月，天空蓝调，阳光有热风。我在阳台上敞亮地读着这些曲子，光阴无声无息，又仿佛回溯千年。

一卷《元曲小令精华》，491首元曲小令，集八十三家散曲之精华。我从孔夫子旧书网上淘来时，书卷已然泛黄。旧纸张粗糙，却难掩文字的丽质天成。我总觉得这些文字里，有一种泛黄的情感力透纸背，日渐新鲜。

游子、秋望、前程、故园。从古到今，万水千山，我们依然要从这里奔向那里，我们觉得美好的风景在远方。而那时节没有电话网络飞机呀！双鱼鸿雁，远远不够。只能既歌既诗既词曲，寄望于无限的空间和灵魂能懂得。代代相传。

其实，我们的灵魂一半是树，一半是鸟。既思恋故园的陈旧安逸，又渴望远方的鲜活气场。那么，可不可以假想幸运？年轻的时候，我们是鸟，想飞多远就飞多远，扑腾累了也老了。老了我们是一棵树，落叶归根，鸟是树上盛开过花朵。

（责任编辑：李善成）

爱情探戈

李 婧

我说我不会跳舞几乎没人相信。

但我确实不会跳舞，任何一种都不会。或许最初是意识的问题，我不喜欢被某个男人用滚烫的大手揽住腰肢拥在怀里暧昧的感觉，因了最初的心理抗拒，后来就永远也学不会哪怕最简单的交际舞了。

虽然不会跳舞，却喜欢欣赏别人的舞姿，喜欢在某个半明半暗的舞厅，迷离的灯光下把玩一杯咖啡，不要任何人打扰，看别的男男女女纠缠在一起或和谐或别扭的舞动，从各式的舞步和各类搭档的神情中，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

交际舞是否与爱情有关我不知道，但我自己认定所有的舞蹈都与爱情有关，没有爱情最初肯定不会产生任何舞蹈，没有爱情也不会使各种舞蹈延续下来并发扬光大。

在所有的交际舞中，华尔兹的浪漫柔情和拉丁舞的激情肆虐，诉说的只是爱情的某个美好阶段，只有探戈把爱情的美丽忧伤，分离的无奈，欲说还休欲罢不能进退两难的矛盾演绎得最到位，最淋漓尽致，惊心动魄，跌宕起伏。

那左顾右盼的迷人眼神，那看似冷漠却充满欲望的脚下动作，那转身的萧瑟哀怜和甩头的毅然决绝，那难舍难分的勾腿的纠缠。优雅华丽里埋藏着忧郁、激情、欲望、颓废甚至悲壮，优美、凄美、壮美，一种舞蹈承载如此多的内容于一体，从这一种舞蹈中可以体味爱情的全过程。最经典的探戈以小腿的动作为主，男女以天衣无缝的配合舞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舞步，互相缠绕的肢体、严肃的面部表情，深情的相互凝视以及快速拧身转头、左顾右盼，没有品位的男女，没有经历过真正爱情的人是断然跳不好探戈的，只是动作的到位似乎不对，表情要到位，眼神也要到位，全凑齐了实属不易啊。

在探戈的故乡阿根廷那个叫做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当初的探戈酒馆已经落寞下来，那曾经被激情、被音乐、被爱情渲染得令人热血沸腾的地方，只有飘摇的灯光依稀还记得那曾经的岁月。探戈爱情已经成为阿根廷人昨天的记忆，现在他们从舞场玩到了足球场，不需要音乐，不需要零距离的肌肤相亲，男人在球场上玩命地表现力与美，美女们静坐场下为心仪的男人做粉丝。

不管爱情在球场还是在舞场，人们转移的只是场地而不是爱情，探戈音乐的创始人皮亚佐拉时代虽然已渐渐走远走进了历史的褶皱，但爱情没有变。被探戈演绎的那种蕴涵生命原动力的激情依然全方位地在这个时代重演着，尽管走进了电子时代的人类观念意识甚至音乐舞蹈都在变，还是有许多人在喜欢探戈，喜欢探戈绮艳柔靡和低吟委婉的高雅，喜欢探戈激昂决绝和看似冷酷实则热烈的内涵。某个灯火飘摇的高档舞厅，偶尔还会时光倒流一般飘出冗长的略带沧桑略带忧伤的皮亚佐拉音乐，合着乐音，一些男女在那快速琐碎的行进音与戛然而止的顿音很投入地舞着人生，舞着酸甜苦辣的爱情。

恼人的舞步不休 你的手沾湿了我

寂寞一失神便燎原成火 耳边语那么轻柔

喝不完醉人醇酒 让心事归于沉默

短暂的幸福啊如烟似火 我只求片刻的温柔

午夜的最后探戈 请与我相拥 这一刻什么都别说

伴著红灯绿酒 任爱销魂蚀透 淹没滚滚的红尘之中

午夜的最后探戈 盼时光别走 可惜爱只能活一宿

曲终莫要回头 留住指尖温柔 过了今夜 请你忘了我

这首歌叫做《最后探戈》，MV故事很俗套，但是生活中的爱情故事本来也是一样的俗套。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探戈演绎的爱情大抵也是如此，似乎很符合现代人的爱情心理。

（责编：周淑艳）

活成一棵树

孙文胜

年少的时候，我腰缠麻绳，手握弹弓，时常流连在村头地畔的树丛里。掏鸟窝、粘知了、摘果子……树不呵斥我，不逼我说话，我跟树走得很亲近。我熟悉树们的高低粗细，牵挂它们的曲直正斜，就连犄角旮旯今天这棵萌了芽，明天那棵笑开了花，我都把它看成是老朋友给我防不住的惊喜。见我每天无所事事地对树发呆，父亲骂道，你爱树，咋就不学学树的样子？树能打家具、担房梁，最差也能做个烧火棍，你就做不了个顶门杠子？

做个杠子能如何我不知道，但一棵成材的树，对于土里刨食的农人来说，实在是个金蛋蛋。有次，我在后院折香椿，父亲瞄见了，紧慢三火地喊道，下来，下来，还指望这几棵椿树卖了给你哥说媳妇哩，你把树枝、树头都折了树咋长？我下来了，父亲心疼地给树刨了个坑，又是浇水又是施肥，眼里满是爱抚。树选择不了自己的家。一阵风吹过，一只鸟飞过，沟坎、渠畔、田间、地头就扎起了它们的影子：或立或卧，或高或瘦，或细腻或粗糙，或喜悦或苦涩。活着，春天就绿了叶子；大了，就做一根材料。它们无言，但无不昭示着生命的活力和责任。树有树姿，人得有人形。那年冬天，我跟着父亲去赶庙会。行走间，冷不防身后就有铿锵的锣声响起。初始我以为是耍猴的或练杂技的，等挤进人群一看，才知道是武师傅在练拳脚。那师傅，红黑脸膛，赤裸着上身，肥大的裤腿紧扎着裤脚，先是低腰下臀快步绕场一周。待人群退后，腾空啪地就来一个的包脚。眼看着师傅的双脚还未着地，他手里的九节鞭呼呼呼呼地又抡开了。那时候，徒儿们的锣声一声紧似一声，观众的喝彩也一浪高过一浪。恰到好处，哐地一声，大锣响了。定睛一看，师傅已在场中稳稳地扎了一个“白鹤亮翅”的拳式。这时，有一女子和一愣头小子准备对打。开始前，俩人都伸胳膊、踢腿、扭腰、翻跟头活动骨节。坐着喝茶的师傅，“哇——”地发一声喊，俩人立马掌来拳去就演练开了，脚攻腿防，拳来身闪，鲤鱼跳江，鹞子翻身……姑娘的长辫子呼呼生风，小伙的红腰带刷刷劲舞，拳到眼到，招招凶狠！

那个时候，评书《隋唐演义》、《岳飞传》、《杨家将》播得正火，我问父亲，这两个人对打算不算“手似流星眼似电，腰似蛇形脚似钻”？父亲笑着说，把式把式，全凭架式。这俩娃轻似猫，猛如虎，撩拳收抱，定若磐石，当然算。

那一天，我因为他们绝佳的姿势，记住了那位师傅，记住了那位小姐姐和小哥哥！而且多年之后见到他们，仍然光影如昨，神采飞扬。此后，我看树就觉得树像人。从村东走到村西，我想到了黑蛋，麦花，玉儿嫂，看到了忙了一辈子，老了还愁一碗饭吃的麦囤叔……他们风雨一生、了却一生，似乎还在做着一棵成材树的梦。

父亲是个庄稼汉，扎不起大气的姿势，但“犁耧耙耩入麦秸，扬场使得左右锨，吆车能打回头鞭”这些庄稼行里高难度的技术活，还没有父亲玩不转的。

就拿扬场来说，这活看似简单，其实窍门很大。有年夏收，父亲让哥学扬场。哥戴上草帽，抓起木锨就扬。扬出去是一团子，落下来是一蛋子，没扬净不说，还把麦糠洒到了净麦里。父亲说，扬场要顺风，端起麦耢要知道轻重，不能使蛮力。风大，锨要落低，不然麦粒就夹到麦糠里吹跑了。风小，锨要抬高，要不麦糠扬不出去。锨上扬，要抛开。说着，他两脚叉开，双臂轻挥，锨头的麦子迎风刷地一声就飞了出去。麦粒浴着阳光欢快旋转，在空中散成了一个带形金弧。麦糠被风吹了出去，麦粒均匀地落在了麦堆上。

扬完一堆，父亲就着落日的余晖，舒适地半躺在新麦草上伸展身子。我和哥轮流上场扬，嘴里念着父亲的口诀，手里脚下却没个姿势，麦糠、灰尘落满了脖子、身上。父亲见了说，学不会也得学，生在庄稼行里，不

会干活还咋活人哩！隔了几年，哥哥娶回了嫂子，而这几棵椿树并没伐倒。娘说，你爸一辈子是个木头人，亏得还落了个正经庄稼汉的好名声。

父亲木讷寡言，愿意跟他对话的是土地，是庄稼。他们的话题是劳动的姿势，是犁耩耙耩，铁锨木杈。说出的话语是一锄一杈，一锄一犁和无边的稼禾。苍茫落日，寂寥旷野，父亲或一人一牛踽踽独行，或手握锄杆汗流浹背，劳动的场面沉静而孤独。可也正是这些木头人般的父辈隐身于稻稷麦豆之间，倾尽了生命的精力和热情，才养活了城市和乡村。是木头，那肯定曾经是棵树。

一棵树一生经历的事情太多了。读懂它，并不比读懂一个人或一本书省事。而要做好一棵树，也必须忽略人的想法和外来的诱惑。我觉得活成一棵树，其实是个不错的选择。

（责编：李善成）

舅舅留给我的.....

孙玉茹

2013年国庆节后的一天，表弟来说舅舅去世了。

舅舅已85岁高龄，而且患病多年，不久于人世本在我意料之中。尽管如此，但一想到永远不会再见到舅舅、再听不到他那“呵呵”的笑声的时候，我还是悲从中来。那晚我彻夜难眠，舅舅的影像和故事如从地里冒出来一样排着队从远处走来。

母亲姐弟五个，舅舅行三，是家中唯一的男孩。说起来，我和舅舅接触并不是很多，甚至不记得舅舅年轻时的模样，但对舅舅家的印象却极其深刻：姥姥一家人住着的是有破旧院墙的老院子，院前的磨棚，棚外边拴着的那头小黑驴，院子外的枣树和大水坑，还有我们住着的临街的那间土屋，都如老照片一样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姥姥家的村子叫慕贤营，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离我家牛驼镇有十几里。听婶婶说，解放前夕，母亲的两个孩子在一个月內相继因病离世，为了让父母换换环境，疗养身心，爷爷就让我父母搬离了伤心之地，到离姥姥家不远的梁庄住了下来。解放那年春天母亲生下了我，姥姥为了照顾我们，就把我们一家接到了慕贤营。我三岁开始记事，大脑中那些影影绰绰的镜头和故事都是姥姥家的：天刚蒙蒙亮，我在睡梦中似乎看见父亲就打开门出去，母亲用块布包好馍也出了门；醒来后老姨把我抱到姥姥那院吃饭，哄我玩，一直等到天黑父母回来；妗子到磨棚推面，我跟在拉磨的驴后边拿小棍打驴屁股，不小心摔了跤，被驴踩了腿，我哭着被妗子抱进院，姥姥、三姨、老姨一家人都慌得不知怎么好，记得那天特意给我做了炸饼吃。那时我白天很少见到舅舅，只记得晚上吃饭时桌边多了一个黑瘦面庞的男人。长大些才得知，为了维持全家生活，舅舅每天骑车出去串村做买卖“羊毛、羊皮、狗皮”的生意，很晚才能回家。

我五六岁的时候，才回到牛驼镇老家，有好长一段时间当别人问我是哪村人时，我的回答都是“慕贤营的”，大家听了都笑。可那时在我幼小的心里，慕贤营才是我熟悉的家。所以只要有姥姥村的人骑车来赶集，我就会求着他们把我捎回姥姥家住几天。舅舅忙着做生意不常来我家，只有到镇上买东西时才来，也许是因为少见的缘故，我对舅舅的印象也更加深刻，那声音如在耳边，那情景好像就发生在昨天。

“姐，快看，这是小昌（大表弟的小名）妈妈用缝纫机给我做的褂子。”舅舅刚一进外屋就冲着正在猫腰掏猪食的母亲喊。母亲起身看了看舅舅穿着白褂子说：“不错，不错。”说完母亲就要接着干活儿，舅舅又拦住母亲，掀起衣角说：“你再看看，这针脚。”母亲看后又夸赞说：“是比手缝的匀实，手艺不错。”舅舅听了好像还未满足，一边抹着嘴角一边呵呵笑着继续夸赞：“没想到小昌妈还真行，刚使缝纫机就做得这么好，往后做裤子什么的你就让小昌妈用缝纫机做！”“好好，往后有针线活儿就交给小昌妈。”听母亲这样一说，舅舅这才憨笑着进了里屋。

“姐，姐夫，我儿子上学了，这是他的生字本，你看看这字写得还行吧！”舅舅又来赶集，进屋后没聊上几句，就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个小学生作业本举着让我父母看。父亲识字不多，母亲根本不识字，但看后还是要

夸几句：“好，好。”“真不错，写得规整啊！”舅舅听后呵呵地笑着，用手抹着乐得合不拢的嘴角说：“你说，家里也没人教他啊，怎么一写就这么好啊。”那种作为父亲的骄傲感在他黑瘦的脸上久久荡漾着。

每次见到舅舅，他总有值得向我们炫耀的内容：孩子考了多少分啊，小昌妈给村里人做了几件衣服啊，家里喂的猪比别人家长得快啊，等等，母亲当面总是顺着舅舅的话头夸赞着，等舅舅走后才笑着对父亲说：“你瞧我这傻兄弟，夸自己的媳妇手巧，夸自己孩子比别人家的聪明，没的夸了又夸起猪来了。”而我倒欣赏舅舅那从心底发出的“呵呵”的笑声和边笑边用手抹嘴角的样子，因为这不仅让我看到了丈夫对妻子的爱，父亲对儿女的爱，而且还看到了他对生活的那如醉酒般的快乐享受。母亲对我说，那时舅舅的家境并不是太好，他每天带着两个干饽饽风雨无阻的在外奔波，可从未叫过苦喊过累。赚了钱高兴，买货时看走了眼，卖赔了钱也仍是笑呵呵。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多年后的一个夜晚再见舅舅时，他完全变了个样子。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我们家虽离地震中心有几百里，但这一灾难却打乱了我们平静的生活。当时我正在家过暑假，母亲一边张罗着搭防震棚，一边向周围的人打听在唐山某部队当兵的我表弟的消息，十几天后姥姥村来赶集的人带来了一个噩耗——表弟小昌在地震中不幸遇难，并说舅舅已去唐山处理有关事宜。母亲得知了这一消息后，每天都在流泪，摇着头说：“又一个儿子没了，这叫你舅可怎么受得了啊！”我知道母亲的意思，因为多年前舅舅8岁的二儿子已意外溺水而亡，现在地震又让他失去了大儿子，这对于爱子胜于爱己的中年汉子来说肯定是天塌般的打击，我真担心舅舅会倒下。

不久后一天傍晚。舅舅骑车来到我家，父母赶紧迎了出去，只见他把自行车往台阶旁边一扔就径直进了里屋。大家谁都没说话，母亲擦着泪出去做饭，父亲和舅舅各自坐在椅子上抽烟。我倒了一碗水给舅舅，只见他像被霜打了一般，坐在椅子上，身子佝偻着，黑瘦的脸上沾满了灰尘，平日总是带笑的眼睛已变得暗淡无神。如果不是卷烟时抬一下身子，简直就像一尊木刻的雕像。过了好久，父亲才问了一句“把事办完了？”“嗯，办完了。”直到母亲把饭和酒端上桌，仍然谁也无话。母亲的眼红着，让舅舅上炕吃饭。母亲不住地给舅舅往碗里夹菜，舅舅也不作声地喝着酒。在我的记忆中，舅舅很少在我家吃饭，而那顿饭吃的时间却那么长。那一晚，舅舅喝了很多酒，还没等收拾桌子，就歪倒在炕上睡着了。母亲一直盘腿坐在他身边看着，看着，不断地用手擦着眼泪。昏暗的灯光中，我第一次发现母亲和舅舅长得是那么像，都是瘦削微长的脸庞，挺直的鼻梁和如枣树一样干巴的身躯，也是第一次发现他们姐弟的情是那么真那么深。他们尽管没多说话，可我知道，舅舅忍着悲痛不顾劳累大晚上的赶来是为了让母亲放心，而母亲在舅舅面前强忍着不流泪，是怕惹得舅舅更伤心。我靠在母亲身边看着沉睡中的舅舅。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舅舅醒了，起身就要走。母亲说：“大半夜的，明早再走吧。天这么黑，你又喝了这么多酒。”但舅舅执意要走，说：“放心吧，我没事了。我必须走，要不小昌妈该不放心了。”母亲见拦不住，只好一边叮嘱着“路上小心点”一边送舅舅出了门。舅舅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黑暗中，而舅舅的硬汉子的形象也留在我的记忆中。

由于工作在外，我很少回老家，很多年我都未见到舅舅，只是从老姨和三姨及表弟润林（舅舅的另一儿子）等亲人那里得到些零碎的信息。舅舅还在骑着那辆破旧自行车继续做着收羊毛、羊皮、狗皮的生意；家里把老院子拆了，又盖起了新房；儿女们都去县城了，接他到县城住，可他还舍不得慕贤营的老家、老院，有时做买卖回来，自己还回到老宅住；他仍然惦着亲人们，舅舅知道在石家庄工作的妹妹、妹夫爱吃杂面，就从老家推了大半口袋绿豆面坐火车送去；年龄大了，不做买卖了，去了县城跟儿子住在一起，可他依然闲不住，儿子住的平房当时没有暖气，舅舅就一趟趟往家里搬蜂窝煤，孩子们阻止，他就等孩子们上班走了再搬，说这是“锻炼身体”；每天下楼和老人们一起晒太阳、聊天……

得知舅舅的晚年生活如此快乐幸福我很高兴，但想起舅舅时我心中不免总有一些愧疚感。因为从小到大舅舅给我许多疼爱，而我却没能回报。前些年我专程看望舅舅，此时的他已是近80岁的老人了，他的脸还是那么黑瘦，头发已染霜，由于驼背，身材显得比原来矮了不少，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他的精神矍铄，布满皱纹的脸上仍然荡漾着我熟悉的微笑，当我夸他模样没大变，只是腰有些弯时，他还用力挺了挺腰板说：“没事，我能直起来。”老人一般都喜欢回忆过去，于是我就提到他当年收购羊毛为丢了一把剪子而在墙根蹲守了一夜的

事，他一听真的来了精神，笑着说：“我就想着是丢在道上了，本打算回去找，可天已黑了看不见，又怕天一亮让过路的人拾走，于是就找了个背风的墙根蹲下来，等天蒙蒙亮就顺路往回找，还真给找到了。”他一边笑着，一边用手抹嘴角，好像又回到了当年。我嘱咐他年纪大了要注意身体，他又挺直了腰板说：“没问题，硬朗着呢，我每天从五楼上上下下都不喘，别说周围那些退休的老干部，就是年轻人都不如我呢。”走时，我要给舅舅留下点钱，可他不收，说：“我用不着，孩子们孝顺，吃的喝的什么都不缺，再说，政府每月都给我钱，我都花不着。”说着又呵呵地笑起来。

后来我又看望了舅舅几次，他的身体明显一年不如一年，但仍然满足地笑着，话语不多，大多都是夸儿子、儿媳、女儿和孙子怎么孝顺的，他还坚持和我们同桌吃饭，我知道他一方面是为和我们多坐会儿，另一方面也在暗示“我还能行”……

岁月是一条无情的河，每个人都是如浪花般的匆匆过客，但只要流过时能给大地留下点响声就算没白流过。舅舅走了，他留给我很多值得回味的响声：他对家庭和亲人的爱，不怕吃苦的精神，面对不幸表现出的坚强及对待生活的乐观态度，都将影响我的一生。

（责编：李蔚兰）

老虞的座右铭

周淑艳

“好好生活，天天向上”是我朋友老虞的座右铭。

老虞教师出身，立志传道授业解惑，中学、大学教过之后，越发觉得当下教育缺乏风骨与精神，遂辞职他就。老虞有一腔的家国情怀，先后投身于报社、电视台。此间，记者老虞阅尽了世间百态，众生万相。刚直不阿，敢言敢干，不逢迎，不媚俗，不屈服，不肯弄虚作假的秉性怎能干得舒坦，离职便成必然。同事送行的话满是惋惜：“你离开学校，是教育界的损失；你离开电视台，是新闻界的损失。”

几番职场进出，老虞无奈承认自己不适合从事团体性的工作，因为实在不愿压抑自己的个性。于是，老虞做了自由的生意人，自己的生活自己主宰。都说商海诡异，无非为了一个“钱”字，多好的人利欲熏心下都能变了性情。但老虞心里揣着“取之有道”，人轻松，心轻松，反而不缺钱的来处。

老虞有一身好功夫，更有一身的侠气。他遇良则良，遇恶则恶，手持降魔杵，专爱惩恶扬善，常常路见不平一声吼，所做“恶”事自言罄竹难书，年轻时尤甚。老虞恨鸡鸣狗盗之徒，街上遇有小偷行窃必抓，若碰上团伙凭人多势众逞强，正好，打个痛快。他曾以一敌六，将对方打得人仰马翻。老虞不只在自己的地盘上行侠，走到哪儿，仗义到哪儿。在火车站收拾倒卖火车票且不讲信用的黄牛党；在昆明的街头，与朋友两个人对抗震慑八名敲诈勒索的恶徒；在西安的市场，追打当众随地小便的痞子；在贵州瓮安，星夜驰援，解救被不良司机挟持的生意伙伴；在重庆街头，挥舞钢管，抡向耍鬼手调换假币的杂货店老板一家，直至对方求饶退赃；在中越边境，吓退欺客的蔗农……罄竹难书，罄竹难书呀！

人到中年，老虞收敛血气，不再做走南闯北的生意，开始安稳生活。他在家门口经营起一家超市，销售水果蔬菜粮油。超市取名“谢天谢地”，感谢天地赐予苍生的食物。天地不可欺，人心不可欺，老虞超市的一棵菜、一粒米都秉着诚信，让顾客吃得放心，花着放心，做买卖凭的是良心。有一段时间，当地水源受到污染，为了让家人喝上健康水，老虞反复考察，选择了某种品牌的山泉水给家人饮用。这水的质量有足够的保证，业内排名全国前列，有了如此保障，老虞索性做了该品牌水的销售，他希望更多的人喝上放心水。老虞开着小货车四处送水，那些机关单位里常见一个光头家伙扛着水桶蹬蹬轻松爬上五楼，活脱脱一个京剧的武生。市领导见了送水工老虞，也多着几分尊重，因为对当年那个犀利的记者记忆太深刻。

百善孝为先，老虞是孝上慈下的典范。多忙多累，都要去看望老人，陪老父喝酒、聊天对老虞来说比生意重要。老虞有个令他骄傲的女儿。女儿聪明好学，琴棋书画、歌舞、体育样样出类拔萃，学习成绩数一数二，更重要的是，小姑娘有一颗善良、柔软的心。女儿的出色背后是老虞十数年来付出了一个父亲少有的智慧、耐心和细心，其中的操劳只有老虞知道。

老虞爱自然，爱生活，与朋友肝胆相照，身边聚得一众志气相投的男女。周末，一行人或徒步山林，或畅游江水，相互鼓劲儿，互增勇气，看花花艳，见天天蓝，满身的活力，满心的热情。老虞还有一手好厨艺，他选择食材很讲究，纯天然、原生态是首选。料理时，则最大限度地尊重食材本身的味道，做出来那叫一个鲜美。一个能满足你胃口的人不能不交，这一众好友自是明白这个道理，老虞免不了要常常施展手艺。老虞要写写得，要打打得，如果说他还是个舞林高手就有些说不过去了。然而，事实如此！大学时，老虞曾在校园的舞蹈大赛上跳出过冠军。如果你在舞会上看到一个彬彬有礼的绅士伴着音乐在舞池里与美女优雅地旋转，还能否联想起那个街头的“杀手”呢？不想也罢！

这个杀手不太冷，老虞有一颗悲悯之心，一份恻隐之情。他常常援手贫困山乡的穷苦人，并游说资产丰厚的朋友一起做公益，助贫助困送温暖。这些，老虞不愿多说。

从老师到记者到商人到送水工，老虞的人生一步步走来，一步步践行着他的座右铭——好好生活，天天向上！

（责编：李克山）

雨牡丹

吴树俊

碧叶，绿波起伏；鲜花，七彩缤纷。这一次，我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花的海洋，在这里——洛阳隋唐牡丹园。

风，意想不到地来了，绿裙舞动，粉面娇柔，它们表演着新春的律动；雨来了，翠征相依，红颜羞怯，密集的雨珠无情地洒落在叶片和花瓣之上，花朵承受不住雨水的重量，都耷拉着脑袋，无奈地摇头叹气。本以为熬过冰雪的严冬该一展娇容了，迎来的却是一场痛心的灾难，绿叶零乱，花瓣满地，这是牡丹花所不愿接受的，也是众多观花者不愿看到的。但我却觉得雨后的牡丹花，更是别有韵味。那低垂的花朵掩映于绿叶之间的神态，那花瓣之上晶莹的水珠的光芒，那被雨水洗礼后娇嫩的花苞，那半朵花瓣挂满雨水弯腰的神情无不让我投以怜爱与惋惜的目光。耳边时而听到有人说：“这不是残花败柳吗？”又有人说：“花瓣掉了还有什么可看的。”而我此时却有不同于他人的感觉。以往看到的花都是在阳光里开放的，花色浓艳，正侧可人。待仔细观察后，会发现，它们正侧反转之外，似乎千篇一律，不免有些呆板。尽管全开的，半开的等等。争奇斗艳，各色相呼。然而，却让人在看过百朵，千朵之后产生一种视觉上的审美疲劳。

我欣赏雨后的牡丹花，一朵一样，百态千姿，让我目不暇接，对于牡丹花来说，真可谓：“满含泪眼对春风，蕊瘦红残叹落英，苦度寒冬心企盼，无言羞语愧君情。”当我的目光又投向一朵下垂而欲放的花朵时，它似乎有一种未梳洗时不须看的娇羞。它们是不想让远道而来的赏花者扫兴而归。当静下心来审视那纯净的“白鹤卧雪”能让你杂乱的心情瞬间熨帖；那娇红的“杨妃酒醉”能让你驻足良久，不愿移步；那金色的“黄冠”能让你体会到皇家贵族的气派；那满身雨珠的“洛阳红”能让你观后愉悦萦怀。看着雨后片片残红，不禁口占一绝“春雨霏霏润玉酥，红衣仙子叶含珠。杨妃醉酒人间卧，风送暗香满洛都。”

蕴含雨洗娇无力，风吹倦容苍。雨后的牡丹花让人流恋、伤感、怜爱、惋惜、遗憾、兴奋……雨后的牡丹开出了生活百味。

（责编：周淑艳）

父亲的岁月

肖紫韞

总是在匆忙的光阴里迎来新岁。大年初二的夜晚，家人团聚，其乐融融，亲情在心里流淌成河，涓涓不息，温暖，安然。子夜时分，我独自栖息在父亲的书房里静静地守着时光，给心灵自由停驻的空间。窗外，霓虹闪烁，熠熠生辉，不知何时，无声无息地落起了蒙蒙细雨，给这大年初二的夜晚平添了湿润与温馨的别样味道。目光停落在写字台上厚厚的几张叠放整齐的宣纸上，墨香犹存，字迹浑厚中透着清丽淡定，遒劲大气。这是父亲书写的古诗词。侍弄笔墨是父亲多年习惯，之所以“笔耕不辍”，一来兴趣所致，二来练就手臂的稳健力度。自幼耳濡目染，未能学及父亲书法一二，倒是像极了父亲钟爱古诗词。字迹在手，看着看着，不由得痴了，思绪蔓延开来，往事依稀浮现……

1940年暮春时节，父亲出生在武清县西南部一个偏僻的村落里，百余户人家，村名叫庞庄。和许许多多村庄一样，那时的庞庄，土地贫瘠，十年九涝，只有天空是纯净湛蓝的。这里虽然贫穷，土生土长的村民那质朴、善良、率真的性情却始终不曾改变。人们的神情和内心，就好像这天空的色彩，蓝的就是蓝的，纯净透彻；阴郁就是阴郁，直白而容易读懂，不带丝毫掩饰。父亲的性情自然而然地秉承了爷爷奶奶和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质朴善良。

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父亲的出生在后来越来越绵长的岁月里给爷爷奶奶和家人带来了许多的快乐和慰藉。听爷爷奶奶说，父亲自幼喜好读书，聪颖有灵气。入学以来，村东小学校的大门旁，常常张贴着他考试名列头榜的大红喜报。那时爷爷看过之后，还总是趁没人的时候悄悄端详红纸上父亲的名字，欣慰地笑着，良久良久。照奶奶的话说，父亲是块读书的材料。所以家里再贫穷，都省吃俭用，坚持让父亲读书，直到1963年高中毕业留校工作。1965年，父亲与同在学校工作的母亲相识、相知、相爱，组成幸福的家庭。我们姐弟三人也先后幸运地成为这个家庭的成员。

少年时代的我，和家人全生活在这里。我喜欢这穷乡僻壤，天大地广，古朴的平房院落一片连成一片，每到春夏，荫绿荫绿的树木交互掩映，小草在溪水潺潺的岸边生生不息。一切都是原生态的，没有任何人工雕琢的痕迹。晨起炊烟氤氲，鸡鸣犬吠，暮晚则静谧安宁。自然和谐，恰恰是乡村的动人之处。我眼中的父亲，中等身材，眼神明澈，高鼻梁，肤色白净，长相儒雅。性格内向沉静，平日言语不多，却表达能力极强，准确果断。不知是因为父亲肤色白净、长相儒雅还是他多读了几年书、写得一手还能过得去的毛笔字的缘故，村里人总是说父亲更像一位书生。每年岁末，父亲还会欣然应允很多村民的要求书写福字、对联，为他们送上新年的喜庆吉祥祝福。

那时，父亲在离村几十里开外的一所学校工作。每天清晨骑辆旧式自行车出发，日暮黄昏才回到家中。每每此时，和孩子们在一起的父亲，爽朗健谈，他道出的故事和许多古老传说总是那么新奇地吸引着我们。

生活上父亲对待我们是细致慈爱，充满呵护，但在为人处世上则要求我们必须正直，绝不允许做出任何有悖良知的事情。父亲对单位同事，对村里乡亲，对互不相识的陌生人，都乐于帮助，与人为善。当人们因父亲的帮助表示感激的时候，父亲总是温厚地笑笑，虽是出自内心的礼节性物品也一概回绝。

父亲自己为人处世如此，也时常这样要求着我们。那时来我家和我一起写作业的同学喜欢上我的一支带橡皮的红色铅笔，拿在手里不舍放下。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学生中能有这样一支橡皮铅笔实属难得。看我丝毫没有送给同学的意愿，父亲在同学走后，开导我说：“小孩子家，要学会分享快乐，一支铅笔，既然同学喜欢，送给她，她高兴了，你心里不是也同样分享到一份喜悦吗？”父亲的教诲令我豁然开悟，我抓起那支笔跑向同学家。从此，我懂得，向善与给予，实为人性的本真，实为人與人之间的默契。它并不是施恩，因为从不需要回报，只是传递着一份快乐，一份美好。

父亲爱憎分明，敢于作为，却始终持有一颗悲悯之心。1966年初夏时节，高中毕业留校做干事的父亲，在一次值班巡查到学校食堂库房时，看到窗户有被人撬开过的缝隙并隐约听到里面轻微的动静。机敏的父亲握住手电，果敢地推窗跳入库房，抓住了正在盗窃集体粮食的小偷。很快，学校保卫人员也闻讯赶到，将小偷关在保卫科，并派人看守，只等天亮送交村里的民兵队。审讯中得知，盗粮者是个年届五旬的邻村农民，只因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孩子饿得哭叫，他才违法偷粮。父亲找到邻村的村干部，查明了实情，便做出大胆的决定，要保卫科进行批评教育后放人。

当时已是“文化大革命”初期，放走这样的人，无疑会被扣上一顶“同情坏分子”的帽子。果然“文革”之火烧到学校时，父亲因此事被质疑与坏分子“同流合污”。好在学校领导和同事们坚决保护，据理力争，才幸运地免于遭受牵连。

父亲重情义，懂坚守。中年时父亲因一次肺部手术，身体不如术前健朗，但心态极好，始终坚持锻炼，保养得宜。那年，我陪同父亲看望他一位85岁高龄的老朋友，老朋友身体欠佳，精神上也颇受煎熬。父亲耐心劝慰：“……年纪大了，哪会像年轻时候，要看得开，看得透，不仅要好活着，还要赖活着，不是为自己，是为儿女家人，让他们安心工作，少忧虑……”我从旁倾听，心里感慨而温暖。

父亲一直喜欢读书写字，于是我提议父亲可以写写自己多年工作和过往的经历。父亲听了，只是淡淡地摇头：“写与不写，我人就在这里，也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么平常的一个人……”父亲说，做人最重要的是实实在在，对上没有辜负国家，对下对得起家人和朋友。父亲说，工作几十年，无论初入学校任职干事，还是乡镇任职校长，及至后来辗转教育系统创建教学仪器设备站，都做到了兢兢业业，以身作则，没有辜负国家的培养。曾经的荣誉也都是过眼云烟，真正留下的只是许多年来踏实做下的那些实事儿。

如今，父亲母亲退休在家，子孙满堂，对于未来没有过多的奢求，也没有过多的期许，平安即是福。每日里与母亲相伴，饮食起居、锻炼散步、练习书法等日常安排都很有规律。虽是七十几岁的年龄仍保持简单生活、寄身翰墨、见意篇籍的生活态度，如同《幽窗小记》中洪应明所言“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边云卷云舒”过着恬淡朴素的日子。

父亲，就是这么简单，淡泊。看似平淡中无所为，实则有所为。父亲的一言一行，父亲的思想，父亲的人格魅力无不影响着我们，感染着我们。

流年似水，有一天，我也将步入中年、老年，在时光的无涯的考验里，我但愿自己同样持父亲这样的心境，这样的生活态度，踏实做事，安心为人。没有过多的言语，内心安适、幸福。

今夜宁静祥和，写下一纸文字，给父亲，给家人，也给岁月。

（责编：李克山）

时刻准备着

李克山

“时刻准备着”，是我上小学时姐姐给我绣在书包盖儿上的五个红字。

快入学了，姐姐一直为我忙碌着。忙什么呢？主要是忙书包。那时，农村小孩的书包多是用各种厚实的布头儿“家做的”，我家也不例外。为给我做书包，姐姐真是绞尽了脑汁，开始，姐姐想用穿破的旧小褂改做，可是布已经没了筋骨，而且很薄，即使做成，也背不出去。姐姐憋想一两天，办法终于有了。她在麦秋到“河西”拾麦穗结识一个外村的女孩，女孩的姨开缝纫作坊，姐姐托“拾友”跟她姨说说要几块小布头儿，说做书包用。那天，姐姐顶着烈日跑了20里路，找到拾友所住的村子；拾友的姨见姐姐咳着喘着跑了那么远来要布头儿，很受感动，不仅给了她好几块儿很厚实的咔叽布头儿，还管了她一顿饭。

姐姐有了布头儿，如获至宝，当晚就给我做起书包来。书包的前脸儿用蓝布，背面用青布。姐姐先用剪子剪好大小，然后飞针走线，借着煤油灯缝了起来。尽管灯光不怎么亮，可是姐姐眼尖，缝得又快又好。我躺在姐姐对面的炕上，不错眼珠儿地看着她，看着看着却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等姐姐的咳嗽声把我吵醒，我惊异地发现，书包已经快做成了！只是本来不太亮的油灯更加昏黄，姐姐说灯油快熬干了，因此她正用针线穿已经剥去外皮的蓖麻仁，我曾见她点过这种“灯”，穿得一二尺长，掉挂在眼前，“刺刺”地燃烧，光亮忽明忽暗，看书或做针线活十分费眼。姐姐把蓖麻仁点亮的时候，油灯正好自己熄灭。也许是“灯光”总跳动的缘故，姐姐一不小心扎手了！疼得她嘴里直打吸

溜，可是她擦擦指头上的血滴，又抄起了针线。我偷偷地流泪，感动与不安使我好久不能进入梦乡。

第二天，一个簇新漂亮的书包做成了！我背上它屋里屋外雄赳赳地走了好几遭，可是姐姐对它却还不够满意，说书包上好像少了点儿什么。货郎来了，姐姐一阵风似地跑了出去，她用自己积攒的零花钱买回一绺红丝线，她想往书包盖儿上绣几个字。绣什么呢？姐姐很快就把词儿想好了，可是她写不好毛笔字，因此就用纸比好大小跑出去找一位官称“老秀才”的人去写；姐姐把字写来，就用复写纸往书包盖儿上描摹，描摹完便急着刺绣。我站在旁边看着，见姐姐一个字老半天也绣不完，就跑到村外瓜田找父亲看瓜去了。可傍晚午我从瓜地回来，姐姐却早把书包上的字绣完了。灰盖儿上的五个红字，就像五团鲜红的火苗，我虽不认识念什么，心里却被烤得热乎乎的！姐姐告诉我，这五个字念“时刻准备着”。我问姐姐“时刻准备着”是什么意思，她当时没有回答我，只是微笑着对我说：“你慢慢就会明白的。”

我背着姐姐缝制的新书包上学，心里很自豪。我发现，不少新入学的小朋友，书包上也刻着字，我问他们刻的是什麼字，有的说是“向科学进军”，有的说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而他们问我的时候，我就很响亮地回答：“时刻准备着！”

次年“六一儿童节”那天，学校要吸收一批学生加入少年先锋队，其中有我。班主任说根据我的表现，已经达到少先队员的标准，因此才叫我参加入队宣誓仪式。誓词的最后一句是“时刻准备着”，我这才明白，姐姐绣在我书包上的那句话原是出于此。“时刻准备着”上一句话，少先队大队辅导员说的是“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宣誓完毕，“老”少先队员为我们新队员系戴红领巾，自此，我每天佩戴着红领巾上学下学，心里感到既光荣又幸福。

此后，我心里时常思谋着“誓词”里边的话。一天我问老师，什么是“共产主义”？老师回答说，“共产主义”就是“人类最理想的社会制度”。哦，正像姐姐说的，我慢慢地明白了，为了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就得从小“时刻准备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几十年过去，但每一天，每一周，每一年，我仍“时刻准备着”。“时刻准备着”成了我的信仰与追求，它时刻提醒我不要虚度年华，不要懈怠消沉，要坚实地迈好脚下的每一步。

（责编：秦万丽）

让冰心之爱永驻人间

柳 哲

在著名作家冰心女士逝世15周年之际（冰心忌日：2月28日），我怀着一份感激，一份思念，回顾她的道德人生，学习她的大爱精神！她的名言“有了爱，就有了一切”，仿佛仍响在耳际！她的作品，深深影响了我，也深深影响了无数的读者！

冰心，20世纪的同龄人，20世纪的文学大师。在读者心中，冰心是永远的；在我心里，她是爱的“圣母”。她的儿童文学，她的名篇《小橘灯》、《寄小读者》等，温暖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我虽与她生前并没有一面之缘，但却有幸与她有过一次书信交往，在她逝世后，我曾怀着悲痛之情，为她最后送别。

1996年3月，我到北大中文系进修时，我的老乡陈屿女士是冰心的亲戚，长期住在老人的家里，照顾她。由于这一层关系，我有机会走进了冰心的书房，感受冰心的爱。

冰心的书房，书架上整齐有序地摆满了书。陈屿女士告诉我，冰心老人早已把她藏书的一部分捐赠给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并成立了“冰心文库”，另一部分则捐赠给她的家乡福建长乐，建立了“冰心文学馆”。书架上的冰心头像和蔼可亲，仿佛在对着我微笑，我情不自禁地与她“合影”留念。看着这书这像，我感觉她好像就在屋子里行走着，空气也变得温暖起来……那是1994年的6月1日，在浙江老家的我，做梦都没想到，一名普通的农村青年居然收到了冰心寄来的亲笔题词。一位大名鼎鼎的文学家，竟会如此地平易近人，如此地关心年轻人，让我始料未及。

1999年2月28日，冰心遗憾地告别了人世。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我参加了冰心送别仪式。今天，我仍依稀记得，老人慈祥地安卧在鲜花丛中，红色玫瑰点缀着灵堂。冰心手迹“有了爱，就有了一切”悬挂在灵堂正中，这正是她一生的写照。领导来了，亲友来了，读者来了，海外的好友来了，送别的队伍排成了长龙。在灵堂里，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发愿要把冰心所倡导的“爱”永远传递下去。我与躺在鲜花里的冰心老人依依惜别，并留下最后的一张合影。

冰心帮助过的读者数不胜数，我的朋友中就有不少，他们或得题词，或得见面，或得写序，或得回信。是她春风般的爱，温暖了大家！冰心在晚年，她多次把稿费捐给了希望工程，心系大山里那些因贫困上不起学的孩子。

冰心，毕生提倡“说真话、做真人”，鞭挞“假恶丑”，歌颂“真善美”。冰心女儿吴青女士，最近与我谈到如何纪念母亲冰心时，她说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将母亲的“求真”、“博爱”精神，进一步去发扬光大！

冰心爱儿童，爱家庭，爱家乡，爱国家，爱民族，爱世界上所有的人。她用一生的爱，铸就了辉煌的一生。在她逝世15周年之际，写此小文，以示缅怀！但愿冰心之爱，能够世代相传，永驻人间！

（责编：李善成）

蚂蚁的幸福（组诗）

中华民工

夜色

月亮一直亮着，霓虹得瑟地叫嚣
一只蚂蚁，用触角划开它们的胶着点
潜进夜色。在斑马线上留下硕大的脚印
踩伤白天路过的阴影

一双粉红的高跟，跟在它身后
咋咋的敲着鼓。鞋跟上的铁
碾碎了那么多苍白的盐粒。滑落
几声媚媚的冷笑

她的身后，跟着一群蚂蚁
无视车轮与柏油路的摩擦。捡拾
盐沫里生锈的铁屑

俯视

它，像足了喝醉的我
站在脚手架顶端，被一阵风里的尾气
熏得转了个圈。被一种无法左右的力量
固定

不敢想象，被灰色水泥绷带缠绕的呼吸
与头顶那不洁白的云朵，微弱的感应
竟如此剧烈。触角被压制得呈抛物线状
弯曲

它的目光躲不开风，却躲得开
混凝土上蒸腾的潮汐

幸福

在尾气和工业废气滤过的阳光下，搬来一块石头
比自己身体大几倍的石头，放在屋顶
寄居的屋顶。好在灌满风声的夜里
安睡

天亮了，再驮在背上
给轻浮的脚步配重，一步踩一个坑
一个坑里保存一粒盐，一粒盐裹紧一粒铁屑
把握乡音的铿锵
等到哪天，搬不动石头了
就搬着自己。在推土机开进村庄之前
赶在炊烟飘开之前，和草尖上的露珠一起
被黄昏收留

蚂蚁

一只蚂蚁，提着一盏灯
另一只蚂蚁，拖着城市灯火通明的夜
一群蚂蚁，将月亮还原成石头
驮出水面

一只长着翅膀的蚂蚁，落在石头上
它的身体比夜色更黑。夜的眼睛眯成一条缝
石头的安静不再忠于形式的隐喻。这群蚂蚁原路返回
咬噬一面镜子背后的水银

蚂蚁 蚂蚁

我写下的每一个字，就是一只蚂蚁
从我的诗句里爬出，一只、两只、一群
一滴滴黑色的墨迹，在黑夜的空气中缓缓爬行
它们个头小脚步轻，不会打扰谁的梦

不用躲避星星的光芒

因为渺小被忽视，因为卑微无惧背后的箭簇
因为容易受伤，总是警觉地转动触角
因为我们是兄弟，它们走路也像我
内心忐忑战战兢兢。因为我们都在寻找
被一整粒米就能呛死的幸福

因为被忽视，它们往往都能准时达到预定地点
最迟钝的那只最先到达，并且长出翅膀
它带头飞向夜空，目标是最亮的星星
在黎明到来之前，将这枚发光的石头
安放在我诗歌的结尾。指引其他兄弟
回家的路

那一剪时光里的我们

方纪民

时光，流逝着
岁月，沉淀着
一剪闲云一溪月
一程山水一年华
掬一捧光阴
握一份懂得
走过红尘喧嚣
走过时光深处
多少个值得珍惜的日子
多少个值得等待的守候
水一样清澈的心
云一样淡泊的情
舌尖流淌着阳光的美好
那些锦瑟年华的句子
诵说着似水流年的故事
纵然窗外风起云涌
我心依旧风轻云淡
我想知道 为什么银屏遥隔的思念
在月光下就会格外温馨
谁能告诉我 为什么思绪飞向远方
往昔的回忆就变得年轻

我想知道 为什么打开灵魂的窗户
起伏的心潮就难以平静
谁能告诉我，为什么有时候寂寞唱着歌
我却快乐着从来不想逃离
让我来告诉你，因为我们的声音
把文字的琴弦拨响
美妙的情感就叩击我们的心襟
让我来告诉你，因为我们的灵魂
让朗诵艺术的灵魂起舞
精神的家园就遍布绿树浓荫！
我们就这样一步步走来
踏上灵魂的净土，踏上惺惺相惜的舞台
在银屏上下隔空的对话中
我们自有我们的气概！
我们朗诵高山
缭绕的云雾就飞向远方
我们朗诵云雾
幽深的峡谷就豁然开朗
我们朗诵江河
飞腾的浪花就欢声歌唱
我们朗诵浪花
沉默的风帆就张开翅膀
我们朗诵太阳
嫩绿的禾苗就焕发荣光
我们朗诵禾苗
收获的季节就走进辉煌
我们朗诵月亮
徐徐的清风就阵阵飘香
我们朗诵清风
沉静的夜色就柔美芬芳
我们朗诵田野
深厚的土地就爆发力量
我们朗诵土地
旺盛的生命就蓬勃成长
我们就这样朗诵着
走过昨天，走到今天
在诗韵美文的字里行间放飞心情
在人生春秋的大道上荡气回肠
我们就这样朗诵着
走过岁月，走过时间
在山重水复的旅途上一路歌唱
让心路历程洒满五彩的阳光

我们就这样朗诵着，朗诵着
风华无双，唇齿生香
在转身的刹那间
请不要忘记
我们曾经重叠过的那剪时光

（责编：朱新民）

信 仰

梁文华

—

我从寒冷的东北飞来
风雨的裹挟中
驰入你这一腔热忱的怀抱

你用温柔的软语
告诉我
莫怕

依偎在你温暖的胸房
兴趣盎然听你的诉说
我全然，忘记了恐惧

二

我依稀看见
秋风瑟瑟中，广袤千里的雍奴薮
寂冷中，被风吹弯的腰杆一次次坚强的笔直
我隐约听见
硝烟厮杀时，绵延百里的青坨长城 上
燕民，顶着烈日声声的沉重喘息

桀骜的隋炀 曾在
舳舻千里、旌旗蔽空的京杭运河上
为了你，拍栏称绝
多情的唐玄 曾在
热闹的七夕时节、昏暗的长生殿内
嘴里反复呢喃“ 武功廓清 ”
历史照见这一轮山月
将一幕幕清晰地刻进石壁

跳跃的火光下
仿佛精灵在岁月长河中翩舞

三

你敛裙起身
牵着我
飞翔在穹宇
嗅着兰櫟的芬芳
我跟随你
追逐我的未来
我一颗激动跳跃的心
完全震盲了我的听

我只有极力地睁大
这双渴慕的眼
俯身下望
金色的经纬条纹，黑夜中
构成全身的奇经妙络
闪动的星点在血液中，汨汨流淌
那五条急速跳动的血管
足以见证，你蓬勃的生命昂扬

四

可是，抬起头
却丢失了你
我茫然四顾，遍访不到你的踪迹
能做的唯有守候
我守候着你的步履
你的笑语，你的脸
你的柔软的发丝
守候着你的一切
希望在每一秒钟上
枯死——你在哪里？
我要你，要得我心里生疼

我要找寻你
片刻不停地寻觅你

五

我飞到

绿意苍翠的黄堡

在这里守候你足一个春秋

四月莺飞草长，鱼翔浅底，我想你

七月碧海如潮，凉风徐徐，我念你

十月苇浪摇荡，水天一色，群鸟翔集

一月芦花飘扬，白雪茫茫，玉树银装

陪伴我的

是数以千计的鸕鹚鹭鸶

犹如

你当初的诉说

驱走了我的寂寞

六

我飞到

丰茂耸翠的港北

在这里守候你整一个晦朔

坠在枝头饱满的果实

驰在尘土中俊美的名驹

喧沸中阮嗣宗的避风港

尘世内陶渊明的桃花源

最是那午阴清嘉的一林华盖

恰似你温暖的身形

为我遮挡住寿阳淫雨

七

我飞到热闹的凯旋

听着稚童无邪的欢笑

感受到你母性的圣辉

我飞到意式的小镇

触着眼花缭乱的高端

感受到你典雅的高贵

我飞到迅捷的城际

看着疾驰飞奔的银龙

感受到你奔涌的激情

原来，你一直都在
去又复返，仿佛
总有潮音在暗夜里呼唤

原来，你已然成为我的信仰
在无声中，给予
我所前进的力量

你淡然的烙进我的灵魂
一如佛陀的一笑拈花
于寂静中在我的心中开放荼蘼

我的心中有你
便在寒冷中也能找到光明
我想你
爱你
我的，武清！

作者梁文华，祖籍黑龙江省哈尔滨市，2009年被聘武清任教，现任武清区黄花店镇黄花店中学语文教师、
年级学科组长。

战国时期，武清县有广袤千里的“雍奴薮”。

古时燕人在今豆张庄镇青坨村西筑长城，绵延百里，至今有迹可寻。

隋朝，隋炀帝开凿京杭大运河，途经雍阳（现武清）。

唐朝天宝元年，唐玄宗李隆基执政，27岁曾发诏书整治雍奴县（现武清区）。

指武清区内京津塘、京津、京沪、津保、津蓟五条高速公路。

指武清区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

指武清区港北森林公园。

指武清区新建大型主题乐园——凯旋王国。

花瓣飘来的方向

秦万丽

花瓣飘来的方向
紫燕呢喃歌唱
衔来一张张大红的福字
点缀大街小巷

鞭炮点燃的新春的问候
在最冷的日子里酿造最烈的亲情

花瓣飘来的方向
回乡的脚步随春潮涌动
打点好积蓄一年的厚重的行囊
把爱和牵挂统统带回家
一桌热腾腾的年夜饭
让守望一年的父母
脸上绽开了灿烂的春花

沿着花瓣飘来的方向
追寻四月蓬勃的春光
让姹紫嫣红的亲情大戏轮番上场
让暖阳新绿随着团圆的喜悦自由疯长
沿着花瓣飘来的方向
一步一步走向春天新的希望

观雾凇摄影

李善成

柳似娇娘两鬓风，
松花堤畔竞娉婷。
谁人素笔挥深夜，
描就江城万树凇。

雾凇造化久驰名，
几梦出关觅倩容。
影里梨花形似雪，
急然命笔赋诗情。

诗二首

袁立勋

春

和风染翠柳绵飞，
紫燕翩翩振雨回。
尧舜九州桑柘情，

金花银果酿新醅。

清明

烈士碑前热泪盈，
鲜花一束祭英灵。
今朝吾辈人才济，
不露风华枉自生。

诗二首

李志玉

游武清郊野公园

小船一叶荡天涯，
十里烟波万顷花。
落日流霞天欲晚，
渔鸥唱聚浪头沙。

农家

柳遮巷口是谁家？
墙上攀缘豆角花。
半掩柴扉窥院落，
数畦竹架挂黄瓜。

诗词二首

丁起生

夜雨即兴

暑气袭人蝉夜鸣，
多时才入梦乡中。
忽觉一缕清凉意。
窗外传来雨点声。

清平乐 观武清国际马拉松赛

风清云淡，五月花娇艳。国际马拉松竞赛，区府竭诚力办。市民融入其中，健儿大展激情。今日宾朋聚首，
何时再会雍城？

雪景奇观

刘希祥

冷艳梳妆别样情，
琼枝玉树绽晶莹。
常观北国千秋雪，
独此梨花映碧空。

晴空瑞雪两分明，
玉树银花万种情。
剔透玲珑谁绘就？
应酬美酒谢天公。

发奋

孙佑勇

甲午天支骏马年，
书途不懈更争先。
敢将骛马驱千里，
天道酬勤梦自圆。

学书

肖锡坤

八十学书不畏难，
晋唐墨宝细钻研。
蝇头蜗角何须虑，
只为安心度晚年。

西江月二首

尹凤起

乡村见闻

鹊踏枝头报喜，人行路上哼歌。膏腴滋润舞婆娑，生态平衡景色。
耘免赋惠风和，四处讴歌举措。

乐在其中物阜，喜出望外福多。耕

马到春来

窗外烟花绽放，楼前爆竹轰鸣。天空炫耀彩灯明，大地祥和吉庆。破五立春同日，马欢人笑豪情。机关反腐作风清，举步康庄尽兴。

北运河畔咏菊

郭景生

叹菊

云飞雾绕掩重门，雁叫蛩吟冷意临。风起桥头尘垢面，沙扬路上泪销魂。露凝碧叶妆新秀，雨洗芳心怨有痕。独守田园多寂寞，重阳羞见赏花人。

问菊

西风飒飒卷尘沙，又遇严霜恶意杀。秋色株株含锐气，春心片片展芳华。雕栏苑外恋归雁，碧水河旁叹落花。终是寒来时令晚，陶公不在寄谁家？

（责编 李善成）

在重庆西政大学的时光

张翠然

2002年10月，满心期待和父亲踏上了南下重庆的火车，奔向那所经过多方打听、审慎思考而最终投币决定报考的大学——西南政法。到了火车站已经是晚上，北方已进入初秋，而这里的晚风依然夹杂着热气。远处高山上的“山城啤酒”四个大字映入眼帘，耳边全是地道的重庆话，嘈杂而陌生。学校的迎新志愿者们热情地上前接待、提供晕车药，引我们上校车。之后长达近2个小时过山车似的路程，让人充分感受到了山城特有的道路走势和司机淡定而娴熟的驾驶技巧。父亲自称年轻时曾远赴重庆奔波，此时也不断感叹“全都变样了”，他应该在感叹一去不复返的时光。

到学校，天都亮了。渝北校区刚建成一部分，这一届学生也成了新校区的“原土著”。办完报到手续，父亲要回火车站，他上了校车，从车窗处用窗帘擦着眼泪，总以为是把这个矮小单薄的女儿扔在了破山区。看着父亲流泪，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远离家乡、陌生的新环境令我惶恐不安，但终究要一个人面对。

军训时认识了系辅导员郭老师，转业军人、从教多年、不苟言笑。这里的所有人都操着一口地道的“川普”，和那里的道路一样婉转曲折、抑扬顿挫。我小心翼翼地适应着新环境，强烈的自尊与充满竞争的现实形成的落差令人失落沮丧。此时，重庆、西政于我，因难以融入而厌恶。偏偏郭老师又在指挥队列时“生拉硬拽”，我所有委屈、尴尬和愤怒瞬间爆发给了他，大喊：“我自己会动！”郭老师惊愕。排队完毕，他叫我出队沿着校园的小路走走，一边解释并为刚才的行为道歉，一边询问我的情况。从那时起我感觉“川普”有着别样的动听，也模糊地意识到自己已是成人，是时候放下以前的任性、冲动和偏见了。郭老师给我上了社会第一课。

校园逐渐建得有模有样，大学生活也开始了。年轻漂亮、理论扎实的民法老师“课”座满堂，常常因为抢不到位子坐在地上做笔记。风趣幽默、理论与实践兼备的行政法老师的课也座无虚席，为了抢占前排天天起个大早。法律逻辑老师口音太重，常常把“发烧”说成“发骚”。合同法老师讲着讲着课，便水到渠成地聊起和自己荣辱与共的西政跌宕史。国际法老师是个临近退休的老头，一上课便开始絮叨自己的辉煌事迹，谁不去听

还点名。国际私法老师则完全按照评分标准备课、讲课，期末教师评比总位居前列。新闻学院院长在现代文学赏析课上娓娓道来，带我们领略青城山上“溜溜的云”和沈从文的《边城》，女主角带给我们关于美与爱的启发……每位老师、每堂课程都历历在目，总感觉知识太多，学不完、学不够。校园虽是小社会又不同于社会，没有生活的负累，没有油盐柴米酱醋茶的担忧，心性和目标都很纯粹。年轻时好奇心和求知欲强烈，敢说也敢做。

我们从位于山脚离宿舍2里地的四教辗转转到单双层布局不一的迷宫三教，从超市里的二食堂辗转转到图书馆楼下的一食堂。“西政大峡谷”中本有未迁走的农民，种着成片的橘子树，一年间便填为平地。校门口处载有全校规划图的海报牌子被同学们戏称为“大饭卡”，因为统一办理的饭卡上有同样的规划图。“大饭卡”旁边是后建的广场，用于学生文体、晚会等娱乐活动，因其盆地构造、梯形观众台和两排矗立的柱子特征被称为古罗马的“斗兽场”。校园的宿舍楼是公寓式的，楼与楼之间有起伏的小山丘，种满了铁树、芭蕉树、一圈圈的栀子花，楼后面则是一排排桂花树。青草绿树四季如一，花开时节芬芳四溢，令人永远充满活力。重庆雨多，你若等它停下来，它下个一天一夜；你若不等，也可能瞬间艳阳高照。雨后的傍晚，不小心趟过草丛，还会惊起几只萤火虫。栀子花旁，有卿卿我我的恋人；毓秀湖边，有探讨学术的三五人。全校停电，会结伴到草丛捉萤火虫；聚餐吃自助火锅，会偷偷地装走点心；体育考试不合格，会哭着求老师“放水”；党支部会上，会有人和“领导”顶嘴。真是无忧无虑又肆无忌惮！

在这样的校园里，我一点一点感受着传说中西政特有的傲气和坚持。为了听贺卫方、张志铭、梁慧星、邓正来的讲座提前踩点占位，学者们理论功底之深、知识之渊博、态度之淡然、语言之幽默深入人心。从他们那里听到的法律和法治知识虽然高高在上却振奋人心，让人对未来要从事的法律职业充满期待、奠定了信仰；他们讲述的恢复高考后78、79届学子的奋斗史和辉煌成就，让我们窥探了中国法治的发展史，深感肩负重任。毕业论文导师会告诉我“之所以将你的论文评为优秀，因为你没有抄袭，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面对整齐的A4打印纸，老师没有对唯一用格子纸手写的市场秩序法考卷耿耿于怀，而给了最高分；借用同学电脑敲打出来的愤青风格的论文出人意料的获得了一等奖；我挥手推开、恶语相向的辅导员没有计较，却给予更过关心和帮助；同学舍友间没有嫉妒和钩心斗角，大都善意坦诚相待……社会似乎告诉我不要格格不入，西政同时告诉我要坚持自我；社会告诉我识实务者胜，西政告诉我独立意识和实力同样赢得尊重，只要善意待人必受欢迎。在这里的青春时光大部分给了课堂、图书馆和校门口的租书店，相应地赚取了生活费、学费和各种荣誉。这种因为奋斗得到的回报使一切努力变得有动力，使青春变得纯粹、充实。

课余闲暇时，我一点点了解重庆这一方水土和人。爬歌乐山、逛三峡广场和解放碑步行街，穿过瓷器口到嘉陵江边，从红岩广场到周公馆……感受了城市厚重的历史，见识了传说中“三步一个张曼玉、五步一个林青霞”般如云的美女和“没个头、有脸蛋”的帅哥，体会了夏天的毒日头和湿闷的空气。吃着火锅、串串、荤豆花，说着乍一听起来地道的重庆话。在街头上被盗、找兼职被骗，也会在公交车上遇到打抱不平的好心人……重庆人给人的印象是，火爆却讲理、灵活却仗义、认真不敷衍，就像那里的天气。整个城市的生活节奏没有北京那么快，“相关部门”也没有那么重的官僚气。不是故乡，却在这个地方成长。

生活有起伏倒也总体顺利，直到舍友莉莉的离去。这个来自贵州的女孩黑黑的皮肤，甜美内向。她会主动靠近同样看似内向的我，两人一同吃饭、一起练习毛笔字，有时候又突然冷淡。我从来不知道这样一个家庭富裕、会弹古琴各种令人羡慕的女孩患有抑郁症，或起因于父母离异或起因于爱情困境，总之半学期后莉莉就回家养病了。再来已经是大二，她因吃药治疗身体发胖，母亲也一直在招待楼寄宿陪读。前一晚我们还都迎接她的回归、玩笑寒暄，第二天早晨她已经身体僵硬、面色发青。据说她总害怕一个人，据说她用可乐和敌敌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母亲哭得撕心裂肺，后悔带孩子返回学校，后悔没有陪孩子过夜……我一时不相信一个年轻生命的离去，脑子里全是她穿着红裙子去参加歌手大赛的场面，然而生命就是这样脆弱，哪怕它看起来多么年轻多么活泼！一夜之间就没有了！没有任何预告，令人难以接受。宿舍里时不时从远处飘来夹杂着农药味的桂花香，让人想起了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美丽而迷茫的青春就像一道过不去的坎儿。“就像走进一片潮湿的森林，找不到出口。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每年那天，我们都会提起她、为她惋惜。全宿舍乃至全班的同学之间，莫名变得更加融洽、友好。从那以后，我再也不会觉得自己有多么艰苦孤独，健康活

着已经很好。

转眼间毕业了。毕业晚会末尾，同学们煽情地唱起了《栀子花开》，而校园里的栀子花开得正烂漫。校车全天候为随时离校的学生送行。同学们都散了、床铺空了、照片照了、毕业证和录取通知书到手了、学士帽抛了、毕业纪念册也写满了……应该没什么可留恋的了吧，有什么好哭的呢？男同学帮忙把行李装上车，同样的校车上，突然想起了四年前来时的时候，那时的陌生不安、迷茫无知已经转移到车外新生的脸上了。青春一直在这里上演。校车渐渐驶出大门，教室、图书馆和食堂、“大饭卡”和“斗兽场”、政法路和毓秀湖，老校区的歌乐山、瓷器口和嘉陵江，重庆的毒日、大雨……一切都远去了。想到时光和自己再也不会回来的时候，已是泪流满面。是呀，“全都变样了”。

面对那年栀子花开，我挥一挥手说：再见了，西政！再见了，重庆！再见了，青春！

（责编：李克山）

儿时回忆

杨淑琴

农历一九六三年腊月，奶奶在忙着织布，说织布机上的这块布，一定要在腊月里完成，不能放到明年。我缠着奶奶，要奶奶教我纺线、织布。我左手握着棉花卷，右手摇着纺车，粗一截细一截，根本不合格不能用。妈妈说：你别捣乱了，去看妹妹吧。妈妈坐在用高粱叶编成的蒲团上，轻轻的摇着纺车，左手出的棉线又细又匀，一下一下又送到线轴上，左右手协调配和，那是一个很美的画面。小妹睡觉时，我用拐子帮妈捋线，然后把单股线合成双股线，再捋到梭子上，才能织布。妈妈每天纺线和奶奶织布到几点，我们七个孩子一概不知。

大姐当时上大学，我哥上初三，我和三妹、四妹分别上小学六年级、三年级和一年级。腊月二十八那天，伯父和大姐都回家来了，伯父让大姐找来砚台研墨，并把红纸裁成长条，说每年都是你哥写对子，今年你也写一副，我想我可写不好，我哥是未来的秀才，他的字写得好。伯父说，你们两人一人写一副，我哥写的贴在二道门，他的字好，是爸爸出的词，所以贴在外面，我记得是“天增岁月人增寿，勤俭持家福满门”，横批是“紫气东来”。我写的是伯父出的词，“五谷丰登国兴旺，五福临门家如意”，横批是“国泰民安”。哥说：这里有爸的名字（国安），大姐说：这里有伯父的名字（国兴），我说：这里有妈的名字（福如），心想伯父还真有点学问。

我问爸爸五福是什么？爸说：积德行善，我问妈还有什么？妈说：富贵有余，不愁吃穿。我问奶奶，奶奶说长命百岁。我问伯父还有什么？伯父说，去查字典，我就去查新华字典，结果没有，伯父说让你姐帮你去查大字典（指辞海），在辞海上部查到了，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好德，五曰考终命，谓善终不横夭。我前半部分明白，后半部分不太明白，伯父说这五福是：一、长寿是活个大岁数，就像奶奶说的甚至长命百岁。二、富贵是荣华富有，就像你妈妈说的不愁吃穿，不缺零花钱。三、康宁是指身体健康，心灵安宁，干有良心的事，说有良心的话。四、好德是具备良好的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就像你爸爸说的积德行善，一生心境坦荡。五、善终是指人因自然衰老而亡，不是亡于意外灾难。也就是百年之后有个好归宿，好人有好报，免受地狱之苦，这样才能算作完美的一生。

五福中，“好德”是最重要的一福，因为德是人生幸福的基础，德滋养着其他四福，没有了德，其他四福都不会有。古人把“德”归纳为八个方面，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八个字叫八德也叫八旦，是做人的标准。孔子在《论语》中把“好德”的行为体现，归纳在温、良、恭、俭、让五个方面。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因为“好德”而五福临门例子，《三字经》中说“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窦燕山就有这样的经历，窦燕山是五代时期的人，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人物。他出身富豪人家，非常有钱。但是，年少时的窦燕山为人不怎么样，虽然很有钱，却经常恃才傲物，吃喝玩乐打架斗殴，称霸一方。年到三十，还膝下无

子女。有一天他梦见自己的父亲，父亲教育他：“你现在这样的为人处世，这种做法和行为举止是不对的，你应该改过。你应该乐善好施，多做好事。”醒过来以后，窦燕山领受了父亲的教诲，痛改前非，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仗义疏财，修桥铺路，济难扶困，变成了名甲乡里的一个好人，一个善人。不久以后，就有了五个儿子。窦燕山牢牢记住自己的教训，呕心沥血的去教育这五个孩子，后来三个中了进士，两个中了举人。这就是“五子登科”这个成语的来历。窦燕山本人也延寿36年，做了谏议大夫，直至年老还乡。

在辉煌的五千年中华文化中，“好德”文化历代传承，留下了很多发人深省的故事。伯父说：窦燕山教五子名俱扬，我家要教七子小名扬。一九六四年大姐大学毕业，我哥考上城关中学上高中，我考上河北杨村中学（现杨村一中）上初中。左邻右舍的乡亲们对妈妈说：您的儿女真棒，妈妈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妈要为我和我哥各准备一套被褥，因为当时布票紧张，我的褥面就是奶奶织的那块布，我至今还保留着。

本来我和我哥都想考名牌大学，可是文化大革命打破了我们美好的梦想，后来我俩就只能上班了，三妹上了北师大。我上班五年之后，有一个上北京医学院的机会，是单位推荐，都已经通过面试考试，主要是问了一些化学和外语，也通过了政治审查。可后来不知被哪个局长的孩子给顶了。父亲听说后特别伤心，再三强调你们的爸爸，既无钱又没权，你们四个已上班，剩下他们仨，不要荒废时间，一定要好好学习，这是他们唯一的出路。伯父让我为他们仨制定学习计划，督促他们复习。七七年恢复高考，我的四妹、小弟、小妹分别考上了大学和中专，三人同时考中，当时在村里也是一个震动。三个最小的孩子要离开家门去上学，妈要为他们仨准备三套行李。大姐捎来了钱，我买了两个被面。妈说不用，我有准备，妈为他们仨每人做了两个褥子一个被子，枕套、枕巾是我买的。当时一边帮妈做被子，一边对妈说：“妈我给您背《游子吟》吧，‘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妈说：“儿女们出息了是长我的脸，我苦点累点，少吃点少穿点没什么。”这就是伟大的母亲，先他后我、无私无我的话。

上世纪八十年代，伯父说：你爸除了名字之外还有号，叫耀德，我的号叫耀斋，这都是一个道士给起的。我的号是闪闪发光的书斋的意思。你们七个如果谁不是大学毕业，都没有资格进我的寒舍。八三年，我与我哥和小妹到电大补习班上课，八六年小妹拿到了毕业证书，八八年我哥拿到了中央电视大学，法律专业毕业证书。就在这一年，我在段家衡老师的鼓励和帮助下，考上了北京人文大学，一九九〇年我拿到了北京人文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毕业证书。九〇年十月，我拿着毕业证书，与先生和儿子去看伯父。伯父问我多大了，我说快39周岁了。“你是咱这七个孩子当中最后一个拿到毕业证书的，人啊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给你儿子作个榜样。好了，这七个孩子都有资格进我的闪闪发光的茅屋寒舍了。我总算对的起我的父母，也对得起你们的父母了。”伯父含着眼泪，如释重负地说。

解放初期，伯父在津有个汽车修理厂，我从小是在汽车的水箱上长大的。伯父的梦想是：不光为别人修汽车，什么时候也要让家人坐上自己的汽车。他梦想挣钱后，为自己的母亲和孩子们盖楼房。如今我们这七个小家，又都延续了子孙。都平平安安，不仅都住上了楼房，而且都有了自家的汽车。老话讲：小胜靠聪明，大胜靠德行。我们只有从自身做起，重德行善，才能让五福世世代代永远光临家门！

（责编：李克山）

打 赌

孙 锐

这是发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事儿。那时，全国农村都掀起轰轰烈烈地“农业学大寨”热潮。当时农村中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唐朝塔，宋朝庙，毛泽东时代修渠道。是的，一到开春秋后，公社就大搞水利工程的基本建设。

那年秋后，我们村承担清淤柳渠的任务。柳渠离我村四公里，一干一整天，中午生产队管饭。那天中午，

厨师白师傅给我们做的是摇杂杂。干泥水活儿，哪个不饿？10个工友狼吞虎咽一通后很是满足。饱饭后，白师傅走进来说：“外屋锅里还剩点儿杂杂汤，谁还能把它吃掉？”见没人响应，他就说：“谁能把它吃掉，我输一盒恒大烟。”

“真的？”我正躺着看小说，听了白师傅的话一下子坐起来。“‘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您说话得算数！”白师傅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放在桌上。我随即也掏出两毛钱说：“我喝。喝不完，这盒恒大烟我买！”我们把四毛钱都交给了中人老张。老张说：“光说喝完不行，还须有个时间限制。在场的五个人同时点上烟，你开始喝。如果仨人抽完，你没喝完，就算输；如果俩人抽完，仨人没抽完，你喝完了，就算赢！”

“好，就这么办！”我那时血气方刚，一点没犹豫。

白师傅把一大水舀子冒着热气的杂杂汤端了进来。五个人的烟都点着了，我喘了一大口气，端着水舀子连吞带咽也不细嚼。热气蒸腾着我的脸，几口下去脸上就沁出了汗珠。不大工夫，大水舀子见底了，可那五个人还没一个抽完的呢。白师傅看得目瞪口呆，大伙都哈哈大笑起来。

老张用白师傅的两毛钱买回来一盒恒大烟。大家你一支我一支地抽起了便宜烟。我和白师傅谁也不会抽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抽。我俩都觉得这场赌打得有哪儿不对劲儿！

事后，白师傅问我：“孙锐，难道你是胶皮肚子，能大能小？”

我呵呵一笑道出实情。其实那顿饭我根本就没吃饱。在我小时候，爷爷就叮嘱我：“孙子，今后要记住，吃饭，不管吃公家的还是吃自个儿的，也不管是好饭还是赖饭，都不能吃十成饱，一定要留出喝水的地方。”之后，我每日三餐，都按爷爷的嘱咐一丝不苟地执行。所以打赢这场赌，我可是有童子功的！

这事儿，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年轻好胜，热血打赌的事是不会再做了，但凡事留有余地，“盈则亏，满则损”的祖训倒是记了一辈子。

（责编：周淑艳）

这条路（外一篇）

赵学俭

这是一条古老的路，当年我迈出学校的大门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第一眼看见的就是这条路。那天我走出杨村火车站，按照一位卖香烟老汉的指点，往北上了一个土坡便是北运河的堤岸，沿着河堤北走，眼前一派田园风光。走了许久，突然眼前一片宽阔，一条公路在运河边上拐了个弯儿，路不宽仅能错过对面的来车。在满眼都是农田的黄土颜色里突然见着了这条路十足地叫我心头一震，终于有了一丝我久已习惯的城市气息了。从此我就在这条路旁的县医院工作，后来又在这儿安家，它是当时杨村地界里唯一的一条硬化路面的公路。

我的一位邻居告诉我：这条公路很早就有，不过是土路。据说当年京津间来往的行人，除了水路外，只能在通州驿站租一条毛驴，驴主人朝驴屁股使劲儿拍一巴掌，驾！一声吆喝，毛驴便哒哒哒地驮着客人独自往前走起来，不需再用人招呼，它会沿着这条古老的京津大道一直走下去，到下一个驿站会自动停下来，客人要换乘另一头毛驴接着往前走，直到天津卫。

这条路是京城也是中国北方通往世界的路。倭寇垂涎中华的富饶资源，横渡大海破门而入，驱使中国劳工在这条土路的基础上裁弯取直修了一条水泥块铺就的路。那时的路面只有现在的一半宽，日本鬼子就是利用这条路在中国烧杀抢掠横行了八年！建国以后人民政府将它拓宽了一倍，它成了中国与世界交流的大动脉。这就是我第一次见着的那条路——“京津公路”。

1966年秋天，我请了一个晚上的假，骑着水管儿焊的“铁驴”顺着京津公路回家（那时还是单身汉）换洗被褥。“铁驴”在水泥方块上咯噔，咯噔地震动得车把发抖，公路上很静，好半天也碰不着一辆迎面来的车，附近没有人家也没有路灯，路上黑洞洞看不见路边的界限，除了凭着车把的震动告诉我还在路面上，还要抬头

望着天，借着路边的两行高耸的白杨树的树冠之间在头顶上露出一道亮影，指示着我前进。骑着骑着我只觉着：“哐”的一声，莫名其妙地人仰马翻了，没等我醒过神从地上爬起来，只听：怎么回事？骑车不注意，多危险！随后听见有人急步走过来，说：怎么样，伤着没有？原来我只顾着抬头看天了，撞上了铁路道口落下来的栏杆……

后来，就在这条路上我参加过无数次狂热的游行，无数次嘶喊，也逃避过许多次恶斗……在这条路上行进过人民解放军战备拉练的钢铁队伍，也奔驰过一队队支援唐山抗震救灾日夜不息的车队。这条水泥路一直保持着瘦弱的身姿默默地承载着 30 多年的共和国的风云。

1984 年冬我去山东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坐火车回到杨村已是凌晨 2 点多了。我徒步走到火车站路口转到京津公路时，南来北往的大吨位载重车亮着大灯轰轰地驶过。嗨，这条路会有这么忙，深夜还会有这么多车？我诧异地想着，不自主地回过身遥望着它延伸向城市郊区的路灯散发出的隐隐光晕，忽然有一种预感：这条路就像惊蛰过后的一条大虫，它身体里湍流奋动的血脉已经迫使它长大了。果然，不久京津公路杨村段进行了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拓宽提升工程，一举改造成 4 车道一级柏油路，迎来了它青春期的萌动。随后它承载了爆炸式增长的重负。我看见载重车的吨位愈来愈高、流量越来越大，它的肌肤像被碾压的橡胶似的终日颤动，国家的发展需要它出力，需要它承受。

改革开放的 30 年给这条公路又赋予了新的功能理念。它不仅要有交通功能，也要承载着生态环境功能，还要有文化功能，更要体现它的美学价值，肩负着创建美丽宜居城市的意义。它面临一次脱胎换骨的蜕变。2000 年这条路变了，连同它辐射的城区都变了，两侧的老屋拆了，凹凸凸凸的房基土台平了，高层建筑拔地而起；运河的土坡砌上了花岗岩，堤岸变成了公园，春色秋韵仿佛是一条五彩缤纷的丝带伴随着古运河荡漾的清波；这条路，不，该是这条金光大道焕发了青春的光彩，双向 8 车道，高速公路等级的特级路面，绿化隔离带，慢行车辆路，时尚的公交车候车站、人行天桥，路边绿化带奇木名花、园林小品、城市雕塑点缀其中，眼前这一切哪能不让人振奋，有谁能不由衷地赞美呢！

一次我出差乘长途汽车回来，车行驶到京津公路时一位学生模样的女青年，望着车窗外兴奋地拍手叫起来，跟她的同伴说：我一看见这条路的美丽景色，就觉得特别亲切特舒坦，为家乡感到骄傲！我听了由衷的感动。是呀，这条古老的路，它和祖国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一起，只有进入了新时代才会有这样的日新月异。

“四清”除蚤记

1965 年 9 月底，我被派到农村搞“四清”。

进村第一天夜里，我被浑身莫名的奇痒折磨得辗转不能入睡。困意使我头昏脑胀，那种不知原由的钻心的痒叫我产生了想弄明白的念头，于是我撩开被打开手电往里面照细看，嗨，光柱里竟有小黑点上上下下蹦个不停，原来是跳蚤在作怪！我好不容易挨到天亮。收拾被褥的时候，我看见枕头边有几只被碾死的跳蚤。一连几天，跳蚤把我浑身咬起连片的大红包。夜里睡不好觉白天头昏脑胀，还要和贫下中农同吃同劳动，身上奇痒难忍又不能当着大伙的面抓挠，真叫我苦不堪言。

我不得不进行一场与跳蚤的“抗战”了。我突发奇想买了两卷粘蝇纸剪成小段晚上用高粱杆儿把被窝支成个棚，把粘蝇纸挂上，打开手电一边挠着痒一边观察，看跳蚤能不能被粘上，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第二天一看粘蝇纸，还真粘住不少，我颇有胜利的喜悦。

然而跳蚤太多啦！粘跳蚤的雕虫小技根本起不了多大作用，我身上已经抓挠得伤痕累累，实在难以忍受了。我想了一个狠招：炕上、褥子上撒六六六粉。“不行，你会中毒的！”同屋的借干小李极力劝阻我。“豁出去了，太难受啦！”我边说边撒。这一夜我真地睡了一宿安稳觉。没出 3 天，跳蚤又卷土重来，原来六六六粉根本杀不死跳蚤。我要跟跳蚤战斗到底，实在不行，上四清分团医疗组要点 DDM 喷上，看管不管用！我暗自打算着。“喷 DDM，不要命啦？”医疗组的大夫厉声说。我撩开上衣给他看。“哎呀，怎么咬成这个样子呀！”大夫用手摸了摸我身上暗红色的包，“你是过敏体质呀！”

我没有讨来DDV有点沮丧。推开房东的柴门走进院子，只见我们的被褥都晒在了绳子上，我正纳闷儿，房东张大爷从堂屋迎着我走出来，劈头对我说：“赵同志，请你多原谅！你们住的屋，这几年一直放粮食，没人住，有些潮，哪能不生跳蚤呢？说工作队来住，我就把粮食挪走了，忽略了跳蚤，哎，没想到把你咬成这样儿！也怪你不跟我说一声。”张大爷说着用藤条抽打着我的被褥，又说，“要不是闻见了呛人的六六粉味儿，我还不知道；用六六粉不叫办法，中毒怎么办？你看大爷怎么给你治跳蚤。”中午，只见张大爷把我们屋的炕席卷到外边，把灶膛里的热灰全掏出来，用铁锨一锨一锨地往屋里端，撒得炕上地下都是。我站在一旁看着，仿佛听见跳蚤被烧得“叭儿叭儿”爆响的轻音！我心里跟炭火一样感到热乎乎的。张大爷为我们忙了3个中午，自此屋里干燥了，跳蚤也断绝了。

张大爷帮我捉跳蚤的事，我一直感激在心。

（责编：杨振关）

家常饼

龚文霞

婆婆和儿孙们亲亲热热坐在热炕头上聊天。我依偎在婆婆身边像个孩子亲昵地握着她的手说：“妈，我想吃您烙的家常饼。”婆婆突然在我眼前木呆了，眼睛直直地看着我，不说话。我忙喊：“妈，您怎么了，病了？”我有些害怕了，扯开嗓子叫：“妈，怎么不说话？”她仍是不答话，脸一点点地变，我吓得心扑通扑通地跳……刹那间我睁开了眼，哦，是个梦！我下意识地望望白色的屋顶，看看屋里的摆设，周围一片寂静，显得挂钟嗒嗒地响得更清脆，倏然一阵酸楚涌上心头，心里空落落的，泪水挂在腮边。

婆婆膝下有26个儿孙晚辈，她宽厚慈祥从来不跟儿女们说个“不”字，总是满脸笑容，“好，好，都好！”是她常挂在嘴边的话。晚辈们和她在一起都备感亲切。

婆婆年青时得过一场大出血的病，尽管命保住了却落下了一身毛病。我是村子里的赤脚医生，平时婆婆有个头疼脑热，腰酸腿疼，拿个药、拔个罐、按个摩，婆婆就爱找我。我们娘儿俩接触得多一点儿，所以比别人相处得更随意更亲昵。有时我忙着给乡亲们出诊看病，忙活完已经过了饭口，经常看见婆婆瘦骨伶仃拄着拐杖站在路口迎着我招手：“文霞呀，别回家啦，上妈这儿来吃吧。”我跟她走进屋，婆婆早就把洗脸水打好了，饭浅儿里铁锅烙的热饼飘着香味儿，细细的老腌咸菜丝也摆在饭桌上了。婆婆知道我就爱吃她烙的家常饼，比吃什么都香。

1984年，早春的一个凌晨婆婆突然昏迷不醒，大小便失禁，糟了！我立即想到了“脑血管病”，急忙抢救，同时令家人找车，去医院。公爹在一旁哀声说：“不行了，身子都硬了，别折腾啦！”我急了，喝令似地：“不行，心跳还有，哪怕有一丝希望也决不能放弃！”

经过几个日日夜夜的紧张抢救，婆婆竟然奇迹般苏醒了，在医生精心治疗下一点儿一点儿地好了起来，生活也能够基本自理了。

那天，家人聚在婆婆屋里说话聊天，她却中途出去了，好一阵子也没回来。我知道她行动困难，不放心急忙出去找。只见她远远地拄着拐杖，一只胳膊夹着一小捆儿玉米秸，一摇一晃艰难地挪动着脚步。我吓了一跳，心一下子蹦到嗓子眼儿。这哪行，多危险！我三步并作两步奔了过去。婆婆吃力地抬起头，脸色灰暗，干瘪的嘴唇颤着大口大口地张合，稀疏的白发随着喘息颤动着，那样子叫我心生恐惧，刹那间我的太阳穴阵阵作痛。“您抱玉米秸干嘛呀？摔倒了怎么办！”我又急又气的话吓着她了，只见她身子一抖玉米秸从腋窝儿里滑落了一地。她嘟囔着一字字断断续续地说：“你爱吃大铁锅烙的饼，这几天下雨家里没有干柴，我上邻居家寻点儿干玉米秸给你烙饼。”我听了像受了电击一样全身一阵紧缩，倏地感到心滚烫滚烫地疼，鼻子一酸泪水止不住地淌落……

那天，婆婆指点着我怎样用鸡蛋加水面和面；面又怎样醒才算合适；怎么添柴掌握火候；什么时候翻、怎么

转饼才起层……我双手捧着那揉进了无限母爱的家常饼慢慢品味时，那浓浓的亲情丝丝地浸透了我的心田——好香！

（责编：杨振关）

“银紫色”与“青灰色”

交织的人生

——读张爱玲散文与小说有感

郁秀

20世纪40年代，上海沦陷，被称为孤岛。在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一位中国文坛声名显赫的女作家——张爱玲横空出世。她用冷眼静观的人生态度，沉郁悲凉的文字笔调，在她青春最美的年华，写出了空前绝后的凄艳佳作，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成为几代人推崇的偶像，至今盛名不减，“张迷”遍布全球。而她的身世本身也是一部苍凉哀婉而精彩动人的女性传奇。

她出身于阀阅门第，父亲为名门之后，与满清宫廷关系颇为密切；母亲是李鸿章的外孙女，一个颇具艺术天分和修养的音乐家。她家既有前朝的豪华，而其本人又很早接受了西洋文化，因此她曾受到非常完整的教育。1937年，毕业于上海圣玛利亚女子中学，次年考取伦敦大学，后因战事改入香港大学。1943年，发表小说《沉香屑 第一炉香》，一举成名，同年发表代表作《金锁记》《倾城之恋》等。1944年出版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

张爱玲的散文要和她的小说放住一起来读，方才有味。一个作家无论如何善于深藏、掩饰自己，他的作品终究要泄出他的文字、身世、思想的“家底”的。张爱玲的小说，虽尽言他人之事，甚至回避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体，只管编织沪港百余年来男女悲欢的密密情网，但处处有她的倩影在内闪动。

散文中，作家比任何一种文体中都坦白，因此张爱玲毋须遮掩自己，毋须躲在她所展示的社会生活、自然景物之后，她往往和作品融为一体。然而在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中，一个重要的创作主张是作家的“观点越隐蔽越好”，是作家冷眼静观的人生态度。

在《公寓生活记趣》里，她说：“我喜欢听市声。”城市中，挤挨着的人和事，她都非常留意。开电梯的工人，在后天井生个小风炉烧东西吃；听壁脚的仆人，将人家电话里的对话译成西文传给小东家听；谁家煨牛肉汤的气味。这样热腾腾的人气，是她喜欢的。在《谈画》中，她看塞尚的《抱着基督尸身的圣母像》，大感惊讶的是，圣母是最普通的妇人，清贫，论件计值地做点缝纫工作，灰了心，灰了头发，并且注意到，圣母并不是抱着基督，而是，“背过身去正在忙着一些什么”，抱着基督的则是“另一个屠夫样的壮大男子”。而基督呢？没有使她联想起世间的任何一个人，“他所有的只是图案美”，于是，他就错过了她的兴趣。她喜欢的就是这样一种熟稔的，与她共时态，有贴肤之感的生活细节。这种细节里有着结实的生计，和一些放低了期望的兴致。

胡兰成在《评张爱玲》一文中把张爱玲散文与小说用颜色来打比方，说“其明亮的一面是银紫色的，其阴暗的一面是月下的青灰色”。我以为，用这个比方来区分张爱玲的散文与小说，也是可以的。其中，特立独行的银紫色，代表的是散文；灰暗幽明的青灰色，则代表小说。

张爱玲是这样解说自己的散文集：《张看》就是张的见解或管窥——往里面张望——最浅薄的双关语。《流言》是引一句英文——诗？Written on water(水上写的字)，是说它不持久，而又希望它像谣言传播得一样快。在大时代、大动荡的孤岛中，张爱玲侧之一隅，往里管窥，然而，时间总是匆匆，一个新世纪的开始，上个世纪的热闹无可奈何地褪色。张爱玲的艺术触角透过旧上海的纸醉金迷、旧香港的灯华璀璨表层，触及人生的贫穷、苦难、迷茫，特别是低层市民生活，所以，颇自觉在人物身上加上一股脉脉温情。追求生活的点点滴滴，人情世故的琐琐碎碎，张爱玲从中窥探、捕捉到了乱世中人生的温存，生活中可爱之处。如在《道路以目》中，绿衣邮差骑自行车载着她的母亲，“做母亲的不习惯抬举，多少有点窘。她两脚悬空，兢兢业业坐着，满脸的心虚，像红木高椅坐着的高帮穷亲戚，迎着风，张嘴微笑，笑得舌头也发了凉。”寒冷的冬季早晨透着丝丝冷意，久违人间亲情这一幕默默打动张爱玲，她敏感地捕捉了道路温暖的一面，向世人展示这乱世还是存在着希望。但由于是乱世，有挣扎、有焦虑、有荒乱、有危险，这种温暖也只能是隔着玻璃窗触及到的温凉。于是，包车夫坐在踏板上，笑嘻嘻抱着胳膊道：“这么许多人在这里，怎么谁也不捉，单单捉他一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冷漠淡然的旁观态度。但是，作者还是不愿意写得太坏，大喜大悲之处，总留回旋之地，正如作者最后所说“幸灾乐祸的，无聊的路边的人——可怜，也可爱”言语之间充满着怜悯。由此可以看出，张爱玲对散文里的人和事有种关爱的感情，总是怀着慈悲，透出默默关怀，她所触及的是人间温凉。

相反，张爱玲在小说里是冷静得近乎于无情，她不顾小说中大裂大变大悲悯的人物，在她气势艳异凌厉的笔下，是冷美人。读来让人感到：无力，荒凉，凄冷。比如，我最喜欢的《金锁记》。小说的开篇是在月色下，两个婢女谈话中开始的。

姜家新娶了三奶奶，乃是大家闺秀。陪嫁来的婢女和二奶奶的婢女在这个月色浸润的夜晚谈起来豪门中的八卦。我们得知，原来姜家的二爷有病，骨痨。自然没有哪家有地位声望的人愿意将千金小姐嫁过来，所以，这个机会就给了卖油店铺里的丫头——曹七巧。

七巧幼时就死了父母，和哥哥嫂子一起生活，自然不受待见。哥哥嫂子当然高兴能攀上这门富贵的姻亲，巴不得自己也能沾点光，得点便宜呢。七巧本来是当妾的，后来扶了正，就是希望“好教她死心塌地服侍二爷”。实话，七巧的婚姻不过是服侍人的，可以想见，这出婚姻中谈不上什么爱情。

说什么爱情，凭七巧的背景，她连基本的尊严都得不到。宅子里的下人们是多么势利眼，他们早就看透了二奶奶的身价，背后嘀咕她的坏话，面前也是给她颜色看，时时刻刻想看她的笑话，恨不得她出丑，下人们好搬弄是非，过过瘾。就连二奶奶的丫鬟也要为此受白眼。同样是早上打热水洗脸，别人房里的丫鬟理直气壮地插队，二奶奶的丫鬟也不敢回以颜色，等到最后一个，水已经凉了。比水更凉的是人心。当新来的婢女问二奶奶的丫鬟：“你是她陪嫁来的么？”七巧的婢女小双冷笑说：“她也配！”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可以看出，在这个豪门大院中，连一个小小的婢女都瞧不起七巧，她在这个冷酷、势力的家庭中的生活肯定不好过。

她没有后台靠山支撑她的台面，没有金银钱财笼络下人，她没有丈夫可以依靠，在长辈的眼中不过是一个买来服侍二爷的“下人”。她什么都没有，她只能全部靠自己。所以她不能要脸，她得豁出去和别人争。她尖酸刻薄惹人讨厌。她对钱的变态的占有欲，在她眼中只有钱，甚至儿子女儿也不放在眼里。就连她唯一的一点爱情，一旦涉及到金钱，她都像护食的狗一样，乍起全身的毛，呲着牙，低吼。她对谁都冷酷、猜忌，她变本加厉地折磨别人，像变态狂一样，把自己遭到的折磨加到别人身上。她甚至能把自己的儿媳折磨死。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的确，她的心理已经有病了。不是她自己要如何，而是生活把她逼得不得不这般。她只能靠自己。

哪个少女不怀春呢？七巧当年也是丰润泼辣的姑娘，在这个深宅大院中，她也会想起曾经来买油的那些少年的轻薄调笑。她会幻想，如果当初嫁给他们的某个人，那么她现在是什么生活呢？然而，这些事不由她做主，即便她能做主，我想，她仍然会嫁给骨痨的二少爷。因为在那个年代，阶级、金钱、权势是婚姻中唯一的砝码。有多少人羡慕七巧有幸嫁入豪门，从此不愁吃穿的生活呢。且不说那个时代，即便是现在，婚姻的天平上，家产、房子、车子……仍然占有很重的比例。幸福是什么？穿金戴银就是幸福。一辈子不劳作还有吃有喝就是幸福。出入香车宝马就是幸福。别人眼中的羡慕就是自己的幸福。太多幸福了。这些幸福都来源于外部，

与内心无关。

难道七巧真的就没有内心的向往吗？没有爱的需要吗？不是。朦胧中她有，只是这种欲望没有成为自觉，她自己还不清楚到底想要什么。她把社会、世俗的观点当成了自己的观点。她没有机会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很多人也是这样懵懂愚昧地生活，渐趋麻木。把内心深深埋藏，任它被遗忘。

七巧的朦胧的欲望和对爱的向往也在日复一日的、深宅大院中消失殆尽。她彻底忘记了内心中曾经闪过的美好，她也变得和这个冷酷的社会一样，甚至更加冷酷，就是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无非有钱就是更好，在她的脑子里，所以她要大把大把地把钱抓在手里。）她已经毁了，被这个家庭，被这个社会毁了。但是，她不但没有觉醒，而且变本加厉地折磨别人。她折磨死她的儿媳妇，摧毁了她女儿唯一点向善的希望，用鸦片把她的儿子绑在自己跟前。

七巧的命运，由一个悲剧式人物变成制造灾难的丑恶人物，张爱玲都毫不留情披露，不露半点回旋之路，一直到七巧在娘家婆家和儿女的怨恨中死去，死时还要骨瘦如柴，玉镯子顺着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灵魂的扭曲，人性泯灭在张的笔下如此的沉静，令人毛骨悚然！在小说里，张爱玲能够触及的是人生是一种彻骨冰凉感。

张爱玲的小说，很少有美满结局，基本上都是以悲剧收场，而《倾城之恋》却是少有的大团圆结局，但仍浸透了张爱玲沉郁悲凉的文风。

看《倾城之恋》，看才子佳人，却眼见断壁残垣。

失婚的白流苏在兄嫂的家中寄居，过着寄人篱下的抑郁生活，然而当她离婚的赡养费、她以青春的代价换来的最后一笔钱被兄嫂尽数骗去用光后，这家里就再容不下她了。“她若无其事地继续做她的鞋子，可是手指头上直冒冷汗，针涩了，再也拔不过去。”所谓的母亲早不是想象中可依靠的坚强的后盾、温暖的避风港，“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一味避重就轻的形式的安慰只有虚张，从子的老太君想到的只是家族的“安定”，亦是一心要把流苏一把推出门外，“领个孩子过活，熬个十几年，总有你出头之日。”古墓般的白公馆轻而易举地磨钝了流苏曾七、八年美好青春，而眼下就连立足之地也不肯给她了。难道这就是她的宿命？“白流苏阴阴地笑了，不怀好意地笑了”，这一笑，“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都与她不相干了。”对于流苏，一个出走的娜拉，一个生在新时代的闺阁淑女，一个被慢一小时的时钟碾压了28年的女子，怎样的出路才是生路，命运走向何处才是阳光？

这时，范柳原出现了。英国出生长大的范柳原成为流苏最后的一根稻草，“他年纪轻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地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喝，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这样一个同样颓废、孤独、不相信爱情的男人能救流苏吗？“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的这一口恶气。”流苏身上有着旧式的古典闺阁气质，又不乏现代女性的坚韧。面对现实的逼迫，流苏这样纤细的女子也只好孤注一掷了。白流苏如大海里的溺水者，在命运的浪涛中左摇右摆、极力挣扎着。而范柳原这只小船却是那样的自私、颓败、怯弱、脆弱，能否承载起流苏的希望呢？“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流苏心里知道，这次的赌博是只能赢不能输的。

“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一点贱。”白流苏带着整个白公馆的诧异、嫉妒、鄙薄，带着“挽回”的尊严来到了大时代的香港。“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繁乱的色彩倒映着迷乱的城市，在这夸张的物欲横流的蛮横城市，在这绚丽到耀眼、玄惑、迷幻的色彩里，一个俗世平凡恋爱在张爱玲精湛的叙述艺术中谜一样的开始了。在《倾城之恋》里，处处留着张爱玲的注脚，意象的作用发挥到极致。旧时代的钟，流苏手上的绣花鞋，扯着灰线的蜘蛛网，旅馆里的镜子，以及最有代表性的月亮——意象的丰富、运用的自如昭示着张爱玲这个心思细腻而又敏感、恃才而又自恋女子的聪明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那见证了这段倾城之恋的墙。

墙，是古往今来作家较常用的一个意象：萨特作品用墙的意象，表现对人类文明的恐惧感和被压迫感。钱

钟书的《围城》，也有面墙，“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墙隔开了熟悉与陌生，挑起了未知的好奇。而张爱玲的墙，却充斥着荒凉的意味和悲剧的情绪。

接着看《倾城之恋》。离开聚会的白流苏和范柳原，走过浅水湾的野火花、红的让人眩目的丛林，来到了一面灰砖砌成的墙边，“柳原靠在墙上，流苏也就靠在墙上，一眼看上去，那面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她的脸，托在墙上，反衬着，也变了样——红嘴唇，大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张脸。柳原看着她道：‘这面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地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坍完了，也许还剩下这面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面墙根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这面墙让漂泊的范柳原想到了天荒地老，想到了文明的毁灭，想到了最不敢想到的稳定的家，或许正是在这时，范柳原有了结婚的念头。但，这念头是来自白流苏吗？不是。他只是想在流苏这个地道的中国女人身上完成她的自我形象投射。所以他深深迷恋着流苏“善于低头”的中国神韵，所以他才会在墙根下固执地要求流苏懂得他！他多希望能和流苏完成一种精神上的交融啊！可他还是失望了。流苏只是秉着一颗急于再嫁以求生存的心，她不了解他。

在一场墙根私语后，柳原让流苏看见了自己内心的“伤”但是他也看清，流苏并不是医他的药。柳原对流苏艰难地表露着真心，流苏却总是在做着文不对题的注解，她只是把一切都指向她的目标——结婚。不是她不爱他，而是对她来说，结婚才能生存下去。他们之间或许是有感情的吧，可是再多的感情也不足以填补他们内心的自私的欲望。

倾城的代价成就了这一场爱情传奇，患难中的生死与共，“刹那的彻底谅解”，让他们获得了“至少能和谐的生活七、八年的保障”，柳原漂泊得太久了，他需要休息一下了，虽然灵魂依然无所依靠。

横亘在流苏与柳原之间的那堵墙，他们谁也无法跨越。

白流苏在这面墙前第一次听到了范柳原这个浪子的内心独白，他要她去懂她。把贞操当作砝码换取婚姻的白流苏终于在这面厚实的墙前确定了范柳原的精神之恋。白流苏是无法感受到这面墙的，作为女人，她早就不会管什么“辽宋的忠孝节义”了，她只会在意怎样才能成为眼前这个男人的合法的妻。

墙在这里，对于范柳原无着落的心，似乎给了他片刻的安全。像一个小小的蜗牛壳、替他隔开了现实的颠沛流离，虽没有去处，却也让他有短暂的自省的机会，让他有了个小得可怜的剖解心事的空隙。张爱玲让柳原说出了他压抑许久的对生活的渴望、对交流的渴望、对归宿感的渴望、对温暖的渴望、对安定的渴望、对认识自我的渴望。

这面墙，仿佛是这个传奇般的故事的背景，承载了历史的痕迹、表述着时间的寓意。“好一个天际辽阔胸襟浩荡的境界！”柳原说，“知道你不懂，你若懂，也不用我讲了！我念给你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注意，他说的是“相悦”，一般认为诗经原文是“成说”，也有人认为是“相悦”。而张爱玲抓住了这个特点，她让柳原口里说成“相悦”！是啊，柳原只求一时之欢、不要什么终身之说，要的只是暂时的欢愉；而流苏不是，能妙趣横生的激情四射的恋爱、于她只是意外收获，可有可无，她要的是长期的安稳、是安定的生活、平静的自由的独立的吃穿不愁的日子，说白了、就是要那一纸婚书。这才是这句诗出现在此处最悲凉的隐含意义啊！两个人来到了这样一个天长地久的地方，在这一刻彼此都是坦诚的、相爱的，偏偏是这坦诚让彼此如此失望、完全失却了男欢女爱的美好。爱不是应该纯净而美好吗？可是，爱是如此悲伤而盲目，如此短暂而刻骨铭心，因为真爱只有一次，那这次真爱又为什么不能是倾城倾国的呢？这面墙，见证了时间，见证了历史，也见证了范柳原埋在内心深处的激情与迷惘。

墙是冷色的，冷硬的，茫茫然无端地截断了山。这墙并没能天长地久，在这光怪陆离的世界，这面墙还是倒了。兵荒马乱的年代，劫后的香港四处皆断壁残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像

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范柳原与白流苏在浅水湾的墙边再次相遇。这次相遇的背景不再是优雅的气派的高高围墙，而是无数的断壁残垣。城是沦陷了的，纵然是这墙貌似依旧，也无法阻挡二人对这变化的感慨，“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城市已如斯，何况人？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要用一个城市倾覆来拯救的爱情，总是悲哀到了极点的吧。

这就是张爱玲，一位奇女子，以她出奇的才华，敏锐的洞察力和对生活独有的诠释，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万千风貌述诸于文字留给后人品味与感悟。

（责编：孙玉茹）

文学“马拉松赛”

——朱新民《风雨情韵 散文卷》序

冯品清

朱新民是我多年的朋友，他于去年出版了《风雨情韵 诗歌卷》，今年《风雨情韵 散文卷》又将付梓出版，并邀我写序。我对散文自觉没有精深见解，几次拿起笔又放下，无奈老友盛情，最后还是从命了。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是我在文化馆担任群文创作辅导工作时，新民参加了多次培训班。他瘦高个儿，说话温和谦逊，透着书卷气，很像“知青”。他交给我一篇《母亲在召唤》散文诗，这是他从一幅油画上获得灵感创作的。语言精致，文笔绮丽，短短数百字却将人物浮雕般凸现出来，一看便知其文学功力不浅。后来他又写出几组诗，其中《雾》一首我印象最深。这首诗自然隽永、朦胧凄美，将“史无前例”中逝去青春年华的一代，以凝练含蓄的笔触表现得意境深远，令人震惊。他举重若轻，很有诗才。记得那次有本市作家李治邦老师来文化馆辅导，他读了那首诗也是赞叹连连。从那时起，新民的诗歌与散文陆续在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如开闸的江河，一发不可收。

1996年的一天，一位文友转送来一本新民的诗集《大野诗草》，我十分惊喜。托着那本不算太厚却感到分量沉沉的书，不禁慨叹道：老弟呀，这些年你是怎样走过来的啊，莫不是文学给了你广阔的视野和毅力……我知道新民的经历与生活是坎坷和艰难的，这么个羸弱的人竟当过根治潮白河的河工！读他的作品我深深体会到，是文学滋养了他，生活锻造了他，他的心紧紧拥抱着父老乡亲，紧紧贴近着厚德不语的慈母大地。

至今，新民被聘任职《天津日报 武清资讯》副刊责任编辑，屈指算来已整整九个年头了。九年中他以辛勤与呕心沥血耕耘着一方园地，扶植出一批作者，对工作尽心竭力。2013年在武清迎春晚会上，由中央电视台国家一级播音员虹云女士朗诵的一首诗《明珠颂歌》，4分钟响起8次雷鸣般的掌声，将晚会推向了高潮。这首诗就是朱新民以极短的时间写成的。

去年一天晚上，他来家跟我商量要出版诗集的事，托我请本市知名诗人许向诚写篇序。我立即拨通老许的电话，对方欣然应允，并说他与新民早就熟悉。九月初，《风雨情韵 诗歌卷》由中国文联出版社顺利出版，其诗歌艺术水平受到读者和朋友们的好评。新民在诗性语言的熟练运用、和以生活为矿藏的深层挖掘上，是个非常大胆且有才华的诗人。这一点我深信不疑。

新民说，他的散文是自己诗歌的一种延续，诗歌有时太过于拘谨凝练，散文挥洒得开，更自由一些。我觉得他首先是诗人，其次是作家。但这不是说他的散文比诗歌有多么逊色，恰恰相反，他的散文同样是紧紧贴近

着现实，字里行间闪烁着语言的光彩和魅力。大处如峻岭戏月，气遏寒云；微处像鸟鸣春晓，婉转妙曼。新民的散文曾于全国各地报刊发表 120 余篇，获全国及省市级奖项 7 次。这次他只是从中精选出 70 余篇成书，由此可见他对自己作品的遴选是认真和严肃的，这是对读者的尊重，也是他的性格。

“散文卷”分六编：游记、亲情、乡情、散文诗、随笔、附录。

新民曾游历过不少名山大川、古刹禅院，山山水水给他留下了诸多感慨。“游记”诸篇写得新颖传神，文笔洁净秀美，吊古抚今感情充沛，颇有见地；“亲情”是作者瀚海般的情感波涛，对亲人思绪绵绵，不堪回首而又不得不回首的凄楚之心，似雾中的烛影摇曳着幽幽深情；“乡情”一编中，不少篇章笔调辛辣活泼，他将乡音、乡情、乡俗信手拈来，如鲤鱼放入水中，泼刺刺巧笑能闻其声，嗔怒可见其容。乡情，在新民的心中是炫目的太阳，红的像血、热得似火；散文诗写的人不多，新民以诗歌与散文创作的得心应手，将散文诗“经营”得也是清新精美，韵味悠长；“随笔”是散文的一种，大多是文史中的探幽释疑，或是人生感慨的点滴成篇。新民读的书多，阅历也丰富，随笔应当写得不少，但书中只选进十多篇，让人略感有遗珠之憾。

由此，我想起著名作家刘绍棠先生曾说：“文学不是分秒必争的百米赛，而是至死方休的马拉松赛。”新民一步步走过来，他是用了半生的痴迷打磨着自己的艺术语言，不论是写作还是为人，他脚踏实地不逐虚名。他的散文与诗歌是他的心血的结晶，字字句句闪烁着他的人格与真情。

我为新民出版《风雨情韵 散文卷》祝贺，并由衷地感到高兴与欣慰！

（责编：孙玉茹）

我读莫言

朱新民

读莫言的小说，是在两年前。

那之前听说过莫言的名字，但作品没有读过。莫言的书最初是在书摊上见到的，《丰乳肥臀》在排列的书脊中很是醒目，原以为是煽情的“通俗”之类，故不以为然。待到莫言获得 2012 年诺贝尔文学奖，并在各大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我才大吃一惊，旋即购买了他的六部长篇小说。

先读的《丰乳肥臀》。“严肃文学”不知怎么会起这么个名儿。

小说是日军侵华期间，山东高密（莫言的老家）的一位含辛茹苦的母亲上官鲁氏，在生活极度困苦的状态下，抚育着一群嗷嗷待哺的儿女。被视为宝贝的唯一男孩金童，还是上官鲁氏与教堂的一个外国牧师玛洛亚“借种”后的结晶。书中以日军侵华、国内战争及解放后大大小小的运动为背景，一直写到改革开放。历史背景犹如骇浪滔天，深重的苦难将齐鲁大地变成了人间地狱，上官鲁氏的庞大家族不可抗拒地被裹挟卷入 20 世纪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颠簸中。读这部书，让我会想到十九世纪初法国伟大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贫苦百姓的命运与生命犹如车轮下的草虫，随时都会被碾碎。《丰乳肥臀》中的几代人的惨淡人生写的真实感人，没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和弊端。看得出，莫言的创作主旨是公正的、客观的。他笔下的人物涤净了脸谱化、标签化的创作痼疾，有的所谓的“革命者”也有“痞子”习气，被社会唾弃的“无赖”，内心也会爆发出人性之光。这些人有的成为当时的掌权者，有的成了命运的抗争者或被害者，场面震撼人心。

上官鲁氏这位坚强的母亲，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她于逆境中的抗争精神，浓缩了重负下妇女的高贵品质及不甘泯灭的伟大韧性。通过描写上官鲁氏这个大家庭，深刻反映出中国农村的风云变幻，也表现出作者对于女性的深切同情和赞颂，同时也写出了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

据说《丰乳肥臀》是莫言写得最为丰满、时间段铺展得最长、人物最多、寓意最深刻的一部长篇巨制。以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命运展示，反映出风雨飘摇中人物群体的酸甜苦辣。我阅读这部作品时心情异常沉重与压抑，但觉得内容却是非常真实。真实，是一切艺术的试金石。我所说的“真实”是艺术的真实，忠于生活而不是照

搬生活。虚假，往往是被某种概念所左右的瞎编乱造，写出的只不过是塑料做成的花。

《生死疲劳》是莫言另一种况味的长篇小说。作品中假借佛教的“六道轮回”，演绎出一场场荒诞离奇而又真实感人的世间悲喜剧。这个剧一抻就是半个多世纪。在戏谑的描述中，重现出历史的“波澜壮阔”，步步惊心且又酣畅淋漓。

作品中主人公之一的西门闹，在土改中死去，“阴魂”跑到阎王那儿去“申诉”。他说自己死得冤枉，他的土地、房屋、牲畜等等家产，都是靠自己的勤劳与节俭挣来的，一切家产被“农会”剥夺，连他的性命都给“剥夺”了。他可怜兮兮声泪俱下，阎王爷动了恻隐之心，批准他重回阳界，但却是一世投胎为人、一世投胎为马、一世投胎为牛……这个一再转世的西门闹从不同角度、不同年代，在充满令人眼花缭乱的人间，观察体味着生生死死以及后代人的风雨际遇。

这部小说采用的是传统的“章回体”形式，利用西门闹几次转换投胎的过程串起了全书的情节，给人以大胆泼辣、耳目一新的感觉。书中再现了农民饱经苦难、贫穷不堪的真实生活，怪异的情节与哲理内涵浑然天成。内容与外延，充满了作家的探索精神和艺术灵气，其意境可说是一部划时代的史诗般的作品，也是中国文学终于跳出图解概念沼泽，最具辉煌的标志性的著作。

我阅读文学作品有一个习惯，读完全文再琢磨其题目。我觉得“生死疲劳”四个字有两层含意——投胎转世的几种动物连接起故事的整个情节，使得小说紧凑而有趣，西门闹也疲劳到了极点；另一方面是几十年“运动”不止、“斗争”不绝，农民被折腾得苦不堪言，几代人的生生死死能不疲劳吗？准确地说，这个“疲劳”是整个民族的疲劳，是所有百姓身心的极度疲劳！

《蛙》这部长篇小说更具震撼性，因为它的笔锋直指计划生育这一“国策”，这种题材可以说是个“雷区”。多少年来，涉足这一题材的作品别说长篇，就是中篇、短篇也是凤毛麟角。零零星星的短剧、短文，充其量也就是赶任务的宣传品，非常勉强。小说是通过农村妇产科医生“姑姑”这一鲜活的形象，重现了历史的“轰轰烈烈”和跌宕起伏，这是一部最接近现实社会的作品。

“姑姑”的父亲原是抗战年代的八路军军医，是白求恩大夫的一位助手，当时在胶东一带很有名气，后来牺牲了。解放以后，青春少女时期的“姑姑”继承了父业，成了一名乡村妇科医生。开始，她以新的接生技术和方法，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心目中的地位，接生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的各个村庄。书中写道：“吃草根树皮的日子终于结束了，饿死人的岁月一去不复返了。……那些吃饱了地瓜的女人们的乳房又渐渐大了起来，她们的例假也渐渐恢复了正常。那些男人们的腰杆又直了起来，嘴上长出了胡须，性欲也渐渐恢复。在饱食地瓜两个月后，村里的年轻女人几乎都怀了孕。1963年初冬，……仅我们公社，五十三个村庄，就降生了2868名婴儿。这一批小孩，被姑姑命名为‘地瓜小孩’……”

仅一个初冬，“姑姑”就接生了近三千婴儿，那么，在之后的时间里，她接生的婴儿肯定是很的。就是这位人见人敬的“接生娘娘”，在计划生育“运动”急风暴雨般来临之后，却成了人见人怕、人见人恨的凶神恶煞般的女人。在她带领“计生办”人员“大刀阔斧”地威逼和追杀之下，使得那一带乡村鸡飞狗跳乌烟瘴气，房被扒、树遭砍，投河上吊的也时有发生，到处是一片恐怖。一段时间过后，不少孕妇腹中的婴儿全部被“引流”，那些“不准出生的孩子”还没有见到这个世界的鲜花与蓝天就被“夭折”了。“姑姑”毫无疑问地成了这一艰巨任务的模范与榜样。

精彩的情节还在后面。

就是这位“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革命观和党性极强的铁腕女人，当她双鬓斑白渐近黄昏的时候，人性的悲悯与良知折磨着她，那些被引流的婴儿使得她彻夜难眠，歉疚和负罪感占据了她的整个身心。她精神恍惚，心绪烦乱，让会捏泥人的老伴捏了好多个泥娃娃，然后一个一个摆入墙上许多小木格子里，天天焚香忏悔祈祷，那种神态是无以复加地虔诚。书中这样写道：“姑姑……在房间正中的一个小小的供桌前，点燃了三炷香，跪下，双手合掌，口中念念有词。……我明白，姑姑是把她引流过的那些婴儿，通过姑父的手，一一再现出来……”读到这里，我的心不禁猛然一颤，感叹这么一个心肠如铁的女人，也有人性的省悟与柔软的一面，她心里的痛苦通过其举止表现得已是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了。

莫言接着写道：“我猜测，姑姑是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心中的歉疚，但这不能怨她啊。她不做这事情，也有别人来做。……而且，如果没人来做这些事情，今后的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还真是不好说……”这可以说是作者的一段独白，也是他在写这部小说时的纠结心理。读到这里，我们不能认为作者对计划生育这一“国策”有什么抵触或“成见”以至于认为这是恶意“诽谤”与“暴露”。恰恰相反，作者的出发点是善意的，他遵循着创作规律，在生活中挖掘出人性的真实状态，以人道主义的怜悯和良知，写出了忠于历史真实性……

历史是已经过去的事实，历史常常会有缺陷，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历史需要记忆。195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的帕尔·拉格维斯特曾说，作家的任务是需要从艺术家的观点来阐明历史与时代，并且为我们以及后来者留下真实的东西……是的，莫言用他的一支笔，为中国文坛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在世界文坛刮起了浓浓的“中国风”。

莫言是位才华卓著、有胆有识的真正作家，无疑更是一座丰碑！

（责编：孙玉茹）

灶王爷的传说

武保水

相传远古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教人熟食。从此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加速了人类的进化。不知从何时起，民间有了关于灶王爷的故事，传说是纪念燧人氏给人间带来了烟火，祈求美好的生活。

从前，山东胶州一带有户王姓人家，种田为生，家道殷实。儿子王槐娶了一位美貌贤惠的张氏女子为妻，妻子无名，人称王张氏。王张氏朴实勤劳，细心照顾丈夫，孝敬公婆，一家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日子久了，王槐对平淡恬静的生活产生了厌倦。一天，王槐下地回来对正在低头做针线活的妻子说：“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辛辛苦苦一年下来，也积攒不下几个钱。这样的日子太没意思了。”

妻子闻言瞟了一眼丈夫，随口问道：“那你想怎样？”

王槐凑近妻子，笑嘻嘻地说道：“我听人说到外面去做买卖能赚大钱，发大财。我年轻力壮，何不出去闯荡一番，也好见见世面。你放心，待我混好了，一定把你接出去享享清福，如何？”

妻子听了，只当他说说而已，没有放在心上，只是抿嘴一笑，起身回屋做饭去了。

过了几日，王槐与几个朋友喝过酒，醉眼惺松地回到家里，郑重其事地告诉家人，他已和人约好，明天就动身外出经商。家人苦苦相劝，怎奈王槐就是不听，去意已决。没办法，妻子只好含泪央告他：“既然你执意要去，那也只当出去转转，不可当真。在外闯荡个一年半载的就赶紧回来，好吗？”

王槐听后点头应允。

第二天，王槐收拾好行李，带上家里所有的积蓄出发了。

王槐走后，妻子王张氏终日辛勤劳动，勤俭持家，挑起理家和侍奉公婆的全部重担。

时间过得好快，一晃七八年过去了。王槐非但没有回来，且连个音讯也没有。恰逢家乡连年大旱、闹蝗灾。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到秋后田里只剩下秸秆，粮食颗粒无收，家里的生活逐步陷入困境。年大体弱的公婆因思儿心切，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王张氏一个人忙了家里，顾不上外面，急得焦头烂额，终日以泪洗面。为了给二老治病，她变卖了田地和家产，还向人借了不少债。虽然想尽了一切办法，但最后还是无力回天，二位老人相继去世，丢下了王张氏独自凄凉地过活。

每当夜深人静时，王张氏总是望着墙上男人的画像暗自神伤。她无数遍地祷告着丈夫能够早日平安归来。

生活的窘迫和对丈夫的日夜思念，使得王张氏原本姣好的面容日渐憔悴。那年春天，春黄不接之时，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她也只好跟随人们离开家乡出外逃荒。在四处飘泊的日子里，王张氏逢人便打听王槐的下落，望眼欲穿地寻觅着丈夫的踪迹。

一个昏暗的黄昏，心力交瘁、病饿交加的王张氏实在支撑不住了，眼前一黑，昏倒在黄河岸边。正在河滩上耕田的一位年迈老爹及时发现了她，把她救回家中，请医喂药，细心照护，半个多月后，王张氏慢慢恢复过来。她见老爹孤苦一人，况且自己也无处可去，便听从老爹的劝慰留住下来。王张氏本是一个勤快的女子，病稍好些，就帮老爹洗衣做饭，干些零活。惺惺相惜，同病相怜。苦难的命运使得二人相依为命，艰难度日。不料仅仅一年多，老爹因染风寒，无钱医治，咳血而亡。可怜的王张氏身在他乡，举目无亲，告借无门，处境更加艰难。她不知哭泣了多少个夜晚悲叹自己的命运为何这般苦楚。

光阴荏苒，岁月难熬。王张氏守着老爹留下的一间土屋和几分河滩薄地，度日如年。她的心底里残存着有朝一日能够与丈夫团聚的一线希望。谁知过了一年又一年，春去秋来，丈夫王槐犹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多少次她伫立村头眺望远方，希冀着奇迹的出现；多少次在梦中，丈夫衣锦还乡，把她带入了衣食无忧的天堂。梦醒时分，又见家徒四壁、凉锅冷灶，好不凄凉。夫哇，你个挨千刀的究竟去了哪里呀？她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爱恨交加，欲哭无泪，真真的让人望眼欲穿，肝肠寸断。

又是一个难熬的冬日来临。北风呼号，滴水成冰。一夜之间，大地封冻了，她的满腔热血也随之冷却，寻夫的梦想再次破灭。腊月二十三这一天，人家皆忙着过小年，唯有王张氏依偎在炕角的破棉絮里痴痴地发呆。想起丈夫在家时那温暖的生活，想起逃荒路上那艰难的跋涉，想起与老爹相依为命的苦日子，心中充满了悲愤和惆怅，不知这苦难受罪的日子何时是个头啊！

夜深了，肆虐的寒风使劲地吼着，顺着窗棂钻进来，发出阵阵哀鸣声。似睡非睡中的王张氏忽被一阵敲门声惊醒。她起身下炕，摸索着打开房门，只见一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老乞丐立在门前。那人用力地拄着一根木棍支撑着他那摇摇欲倒的瘦弱身躯，哆哆嗦嗦地在向她讨饭。心地善良的王张氏见状，赶忙将老乞丐让进屋里，避避风寒。她寻了一遍也没找到什么可吃的东西给他，只得从一个破瓦罐里将仅存的一点玉米面取出来，有些歉意地对老乞丐说：“家里只有这些玉米面了。你稍等一下，我煮口粥给你吃吧。”

王张氏从屋外抱来一捆柴草，动手烧火做饭。

老乞丐自打进屋后，便有气无力地一屁股坐在地上，浑身像筛糠似地颤抖着。他见女主人如此善待自己这样一个素不相识的讨饭人，感动得把头如鸡啄米似的点着，喉咙里反复咕噜着千恩万谢的话语。王张氏一面生火舀水，一面平和地说道：

“都是出来逃荒的落难人。我也没啥可吃的给你，赶上啥就凑合着糊弄一口吧。”

面粥很快煮熟了。粥锅里的热气弥漫开来，冰冷的小屋一时有了些暖意。王张氏盛上一碗热乎乎的面粥递给老乞丐：“趁热喝吧，赶紧暖和一下身子。看你冻成这样，怪可怜的。”

老乞丐望见热粥，如同见到了救星一般，不顾一切地用他那瘦骨嶙峋的手指抓过粥碗一阵吸溜，就把个粥碗喝了个底朝天。末了，他又用舌头把碗边舔了个干净。

“看样子，你是又冻又饿。别舔了，我再给你盛一碗吧。”王张氏又把粥递给他，随便问道：“你是哪里人，出来多长时间了？”

老乞丐顾不上回话，一眨眼的功夫又把粥喝了个精光。看样子，再给他三个碗五碗的也会一扫而光。这才是雪中送炭、干渴逢浆。老乞丐已经两天没有吃过东西了，正是饥饿难捱之时。对他来说，这碗热粥比那琼浆玉液还要珍贵。两碗热粥下肚，老乞丐冰冷的身子开始暖和起来。他想起女主人的问话，忙回答道：

“唉，说来话长了。我老家在山东胶州，算起来，如今离家已近三十个年头了。”说完这句话，老乞丐看了一眼女主人，赶忙把头低下去，不再言语了。显然，他有着满腹的心事。

王张氏闻听他是胶州人氏，又离家乡三十年，心头不觉一颤。这时她才细细打量起眼前这个老乞丐来。呀！这人的身材容貌怎么与自己的丈夫王槐那么相像啊！特别是当她看到老乞丐右耳边那块显眼的黑痣时，不由得浑身打了个冷战。莫非他就是自己那负心的冤家？她上前一步，颤抖着声音问：

“你，你，你叫啥名字？”

老乞丐见女主人不住地打量他，又在追问自己的名字，立时感到有些蹊跷，疑惑地观察起女主人。这一观察不打紧，老乞丐的心头也是一阵颤栗。看那女主人虽然上了一点年纪，但她那窈窕的身材、端庄的举止、瘦

削的脸庞上仍然透露出年轻时的美丽，多像自己当年的新婚妻子啊！他使劲揉了揉浮肿的眼皮，睁大眼睛细瞧。哎呀，难道世上真有这么巧的事？最后，他从女主人那小巧迷人的鼻头上认定眼前的女主人就是他的结发妻子王张氏！他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马挺起腰身，嘴巴大大地张开着。与此同时，女主人也异常激动地靠近他。四目相视，放射出兴奋的光芒。

“你就是……”两人同时叫喊起来。

“王槐，你个死鬼！”王张氏大叫一声，一头扑到老乞丐怀里，狠劲地捶打着他的肩背。早已干涸了的眼眶里抑制不住地又流泻出心酸的泪水。

二人相拥了许久许久……

突然，老乞丐用力推开王张氏，自己把头扭向一边，喃喃自语道：

“错了！你认错人了！我不是王槐，我不是什么王槐。”

王张氏直起身，惊愕地睁大眼睛。她用双手把他别过去的头扭转过来，厉声大喝道：

“你说啥？你再说一遍！”

任凭王张氏的哭喊推搡，老乞丐只是低下头沉默不语。

“你为啥要这样？为啥不认我？难道你不是王槐吗？”王张氏发疯似地一连串质问着。

面对王张氏的诘问，老乞丐怔了一下，嘴里嗫嚅着：“我姓李，叫李鬼。真的不是你要找的王槐，请大娘放手吧。”说着，老乞丐转身欲走，可刚迈了一步，脚下被柴草一绊，跌倒在地。但他还是挣扎着向门外爬去。

“你给我回来！”

王张氏揪住老乞丐的脚，奋力把他拖了回来。

老乞丐趴卧在柴草堆上，一种负罪的心理使他再也不敢抬起头来。

“好你个王槐，到了这步田地你还耍赖！知道吗？这些年我找你有苦啊！”

王张氏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诉说着这些年的悲惨遭遇。自从丈夫走后，她如何含辛茹苦地种田理家；如何逃荒离乡，差点病死在逃荒的路上；房主老爹如何把她救下；如何怀抱着寻夫的希望，支撑着她才勉强活到了今天……真是字字血，声声泪啊！

听到这里，一直低头不语的老乞丐，再也忍耐不住，“呜呜”地哭了起来。

原来，这个老乞丐正是王张氏朝思暮想、日夜思念的丈夫王槐。当初，是他贪慕虚荣，不肯吃苦种田，执意别妻离家出走。起初，他仗着自己年轻气盛，与几个朋友游山玩水，好不惬意。游手好闲的他坐吃山空，眼见所带盘缠快花光了，不得已与人做了几笔药材生意，赚到一点钱，却又沾染上赌博恶习。没多久，身上的钱财全部输光，朋友也离他而去。他也曾有过早日回家与亲人团聚的念头，但看到自己落魄的样子，害怕回去被人笑话，幻想着有朝一日混得有模有样地再回去面见妻子。可是脚陷泥沼，越拔越深。一个一无所有的外乡人，要想翻身谈何容易！他到处给人家帮工，也只得混口饭吃，难以攒下钱来。一次，穷困潦倒的他病倒在江南一小镇的街头，幸遇一位杂货铺店主见他可怜，把他收留在店铺里做自己的帮手。从此，他对店主感恩戴德，改掉了游手好闲、吃喝玩赌的坏毛病，一心一意地在店铺干活。后来，店主见他年轻又踏实肯干，有意将独生女儿许配给他。当询问到他的家世时，他谎称自己孤身一人，未曾婚娶。店主闻之甚为高兴，便择日为他 and 女儿完婚。婚后生有一子，一家四口其乐融融。

俗话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自从他有了安身立命之所，过上了安逸的生活，却把家乡的父母和结发之妻丢在了脑后，不再想过回乡之事。

人世间，世事难料。没过几年，一场天大的横祸降临在他的头上，把个安逸舒适的好日子一下子打得支离破碎。原来镇上有一恶少，依仗权势和钱财横行乡里，无人敢惹。恰巧在一次庙会上，恶少撞见了年轻貌美的妻子，不容分说，强掠而去。他奋力反抗，却被恶少打手打断了一条腿，还被诬为肆意滋事而投入大牢。老丈人气愤不过，多次去衙门状告恶少。哪知恶少早与官衙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恶少没有被告倒，逍遥法外，无人敢追究。待他出了大牢，闻知丈人变卖了店铺家产也未打赢状告恶少的官司，因而气血攻心，一病而亡。妻子不从恶少，撞壁而死。三四岁的儿子也在混乱中失踪，不知去向。好端端的一个家，顷刻间破碎瓦解，妻

亡子散。真真是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伸，有仇无处报，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

后来，他从家乡逃难出来的人那里打听到自己的父母早已过世，结发妻子流落他乡。此后他万念俱灰，拖着一条残腿流离失所，四处乞讨，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得过且过、混吃等死的流浪汉。

想到这里，王槐仰天一声长叹，望着哭成泪人的妻子，伤感至极。他又感叹命运真是捉弄人，不想在这异地他乡的寒夜里竟和自己的亲人不期而遇，心里既高兴又羞惭。他沉默许久，心里七上八下思忖着：认，还是不认？最后，在他身上残存的那一点点可怜的男人自尊心占了上风，驱使他咬紧牙关，强忍着巨大的悲痛，下决心决不能与妻子相认！是啊，世上再也没有比亲人就在眼前而不能相认的痛苦与悲伤了。他万分懊恼自己当初不听亲人的劝告，鬼迷心窍地非要离家而去。正是由于自己的鲁莽和愚蠢，才造成了两个家庭的败落啊！如今是家败人亡，物是人非。一个一无所有的流浪汉，还有什么脸面与妻相认呢！

王槐费力挪动了一下身子，环视一眼四周，他下意识地咬了一下嘴唇。他认识到眼前的妻子虽然生活清苦，但她毕竟还有这间土屋可以栖身。而自己呢？除了这副将死的躯壳外还有什么？当年信誓旦旦对妻的允诺，如今拿什么来兑现呢？自己给亲人们带来的痛苦和伤害还少吗？不行！不能打破她仅有的这点安静的日子了，不能再做对不起人的事了。如果有来世，自己一定做一个安分守己、能给亲人以欢乐的好儿男吧！

“罢了罢了！”王槐狠狠地咬紧牙齿，抓过柴草塞入灶膛，待火苗升腾时，他突然俯下身子，一头扎了进去。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未待王张氏反应过来，熊熊的火焰已然把王槐吞噬。灶膛里发出噼噼啪啪的爆裂声，丈夫随着烟云升天去了。

“去吧，去吧！算你还有点悔悟的良心！”王张氏抹干眼泪，端坐在灶前，一把一把填续着柴禾，灶膛里的火势愈加炽烈起来。红红的火焰照亮了小屋，映红了小村的夜空。

王张氏跪在院子里，面对满天的寒星虔诚地祈祷：

“王槐呀，你幡然悔悟入灶而亡，这是大家的福分。愿你到了天上能够向老天爷诉说人间的疾苦，禀报人们的向往。人间多么渴望着富足、平和的生活啊！”

村里的人们闻讯赶来，无不为王槐悔悟焚身的义举而感叹。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先生根据王张氏的描述，画了一幅男子的画像贴在灶台上方的墙上。他郑重地对众人说道：

“这位男子能够悔悟自焚，实乃舍身取义之壮举。他是在腊月二十三这一天入灶升天的，我们就尊他为灶王爷吧！愿他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

从此，有关灶王爷的故事传说开来。

（责编：杨振关）